

2017
TAIPEI
HAKKA
後生文學
獎

待續



首獎	阿婆案／陳偉之	0
優選	轉屋／黃勝群	0
佳作	打等／吳奕蓉	0
佳作	行過／黃硯鋼	0
佳作	甜艾仔／張簡敏希	0
首獎	河神的四點金／黃硯鋼	0
優選	山林・山靈／張簡敏希	0
佳作	母親的客家小炒／李悅	0
佳作	向盤花叩問原鄉／林青蓓	0
佳作	角落裡的蘿蔔乾／林昀樺	0
佳作	山城裡的「阿比百」／陳韻婷	0
佳作	阿嬤的紅眠床／黃佑婷	0
佳作	原鄉情懷／曾紫萬	0



首獎	阿婆學字／吳翰章	0	7	2
優選	偲係客家人／詹怡珍	0	8	0
佳作	存一吋光陰在大風草裡／林青蓓	0	8	8
佳作	她鄉／黃勝群	1	0	2
佳作	浪漫潭山線／黃硯鋼	1	1	1
優選	菸草花／方冠民	1	2	6
優選	無處安頓的舌頭／林青蓓	1	4	0
佳作	蝓螺阿婆／郭芳慈	1	6	7
佳作	刀店板條／陳韋任	1	8	8
佳作	光之鹽／黃可偉	2	1	2
佳作	轉屋／黃國誠	2	3	7
佳作	迴莊／賴永明	2	6	8
／依姓名筆劃排序／				





客語詩

Hakka
poem





客語詩 首獎

阿婆索

陳偉之（南四縣腔）

胸前个香袋仔 阿婆求个

想該年仔愛離鄉背井

阿婆毋盼得

幾下年來索不離身

阿婆个掛念

恁毋敢添放忒

該年做大水

阿婆个河壩田打淨淨

細時搞寮个該片蓮霧園

伸著 黃泥石頭霸田

侄在大海个另一片

愁該蓮霧園仰做得變蕃薯田

阿婆講侄 好愁毋愁

屋身還在 等你歸來 還畚得雞鴨

年下頭歸來

十八羅漢 老濃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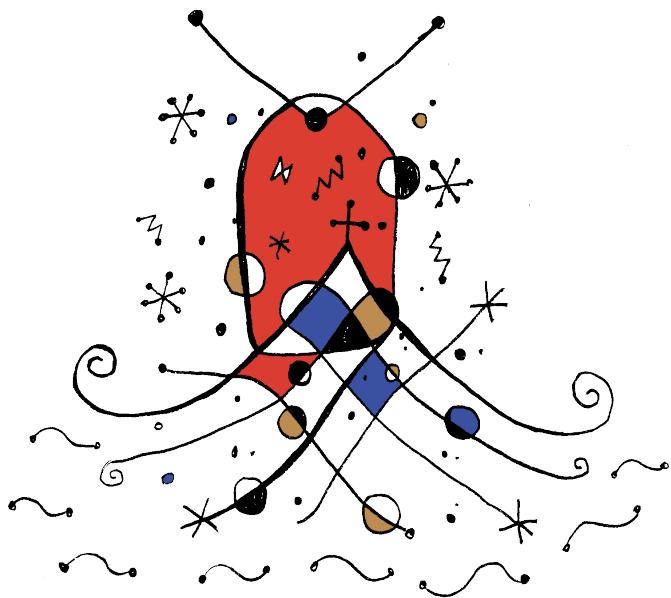
山還山 水還水

無忒蓮霧个清香

阿婆餞个蕃薯糖

口口甜到心肝頭

入梅个臭脯朝晨
屋簷水跌到人有氣無哪出
連該條分汗水落到烏金个綫索
也分該天頂拓落个雷公扯斷了
歸屋个路又遠又長
柵仔門掌屋个老狗連尾都懶域
歸禾埕个白菊同毋知名个白花
該張無溫度个大相片
佢身項難心个阿婆綫
阿婆交待屋身還在……



華語語譯

外婆索

陳偉之（南四縣腔）

胸口的的護身符 是外婆從廟裡求來的
想當年因為要離鄉背井去求學

外婆難掩不捨

這麼多年來這護身符一直掛在我的身上

外婆的期盼

我銘記在心不敢忘記

那一年村子河水氾濫

瞬間沖走了外婆河川邊上的耕田

兒時玩樂嬉戲的那片蓮霧園



只留下冲刷下来的泥沙和石頭橫躺著

我在大海的另一個國度

煩惱著蓮霧園沒了變成了蕃薯田

外婆說我想太多

只要家的根基還在等你回來還可以養雞養鴨

冬下回來過年

十八羅漢山 荖濃溪

山依然矗立河水依然潺潺南流

沒有了蓮霧的香甜滋味

外婆蜜的蕃薯糖

每一口都甜到了心裡頭

瀰漫著梅雨季霉味的早晨

從屋簷落下的雨滴聲讓人心煩氣躁

連那條被汗水浸漬到油亮的紅綫繩

也被那從天而降的雷電給扯斷了

漫漫歸鄉路又遠又長

家中那條老狗也無視我的來歸 尾巴無力的垂著

整個曬穀場滿佈著白菊還有不知名的白花

看著那張沒有溫度的大照片

我身上那椎著心的外婆綫

外婆最後的叮嚀 家的根基還在……



客語詩 優選

轉屋

黃勝群（海陸腔）

侄轉來咧

侄知妳在田項做事

日頭下煞煞拿涼水分妳啣

有時妳坐車去山肚摘茶

侄就自家轉屋寫功課

侄轉來咧

從學校个宿舍轉來咧

在外背讀書考試个時節

暗晡頭看著遠遠个月光

長透想起屋下个事情

毋知妳自家過到仰般形

佢轉來咧

這下在都市尋著頭路

佢大漢咧 毋使爲佢煩愁

佢會煞猛打拚拿錢轉來

妳既經毋使恁辛苦咧

阿婆啊 在轉屋以前

佢想愛摻妳紹介一個人

佢係佢个老公，佢係佢个老公

佢兜按算結婚咧

敢做得 渡佢共下轉屋

阿婆啊 佢兜轉來咧

下二擺就換佢兜

照顧妳 孝敬妳

好無？





華語語譯

回家

我回來了

我知道妳在田裡工作

豔陽下趕著拿冰水給妳喝

有時妳坐車去山上採茶

我便自己回家寫功課

我回來了

從學校的宿舍回來了

在外讀書考試的時光

夜晚眺望遙遠的月亮

時常想起家裡的事情

不知妳一人過得怎麼樣

黃勝群（海陸腔）

我回來了

現在在都市找到工作

我長大了 無須爲我操心

我會勤奮打拚 拿錢回來

妳已經不用這麼辛苦了

阿婆啊 在回家以前

我想爲妳介紹一個人

他是我的老公，我是他的老公

我們打算結婚了

能不能帶他一同回家

阿婆啊 我們回來了

以後就換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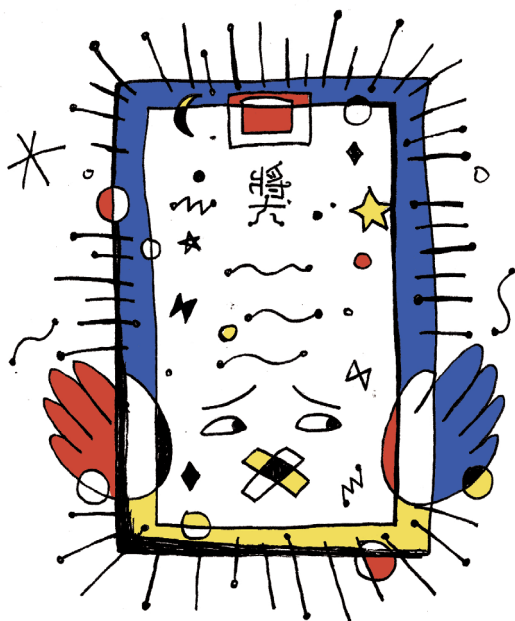
照顧妳 孝敬妳

好嗎？

客語詩 佳作

打等

著到花理嘍爆
講到落力噴天
比到面鰓面孮
台下評判先生
領頭微微笑
結果斷真打頭等
大人稱說
同學欣羨
屋下壁上
又多一張



吳奕蓉（四縣腔）

俟係講

用你背到粒熟的該篇講演稿

敢做得同阿婆

講半點鐘的話？

抑係

用你上擺唱到牽聲牽斗的該條

客家歌仔

敢做得去市場

同我買一担甕菜

一條南洋鯽轉來？



華語語譯

打等

穿得花花綠綠
講得口沫橫飛
比得眼歪嘴斜
台下評審老師
點頭微笑
結果真的拿第一
大人稱讚
同學欣羨
家中牆上
又多一張

吳奕蓉（四縣腔）

只是

用你背得滾瓜爛熟的那篇演講稿

能夠和阿婆

聊個半小時嗎？

或是

用你上次唱得餘音繞樑的那首

客家歌謠

能夠到市場

幫我買一把空心菜

一條吳郭魚回來嗎？



客語詩 佳作

行過

黃硯鋼（四縣腔）

日頭下 微風輕吹

吹等年歲

搖搖葉葉行啊行

行啊行到陂塘下

兩兄弟 相爭泌背

搶一枝釣板

屋簷下 走相逐

毋堵好 險險跌落屎缸下

行啊行到山排下

兩公婆 出雙入對

講一擔情話

花樹下 牽等手

和和掞掞 相惜月光下

行啊行到伯公下

兩子阿公 歡喜譚哆

買一支糖仔

店亭下 盡有講

唱山歌 比比坐寮戲棚下

行過一彎又一幹

探過一溝又一坎

有成時 速度忒遽

眠床下 門礮下 稈棚下

豬欄下 雞埕下 崩崗下

緊行緊遽

來毋掣停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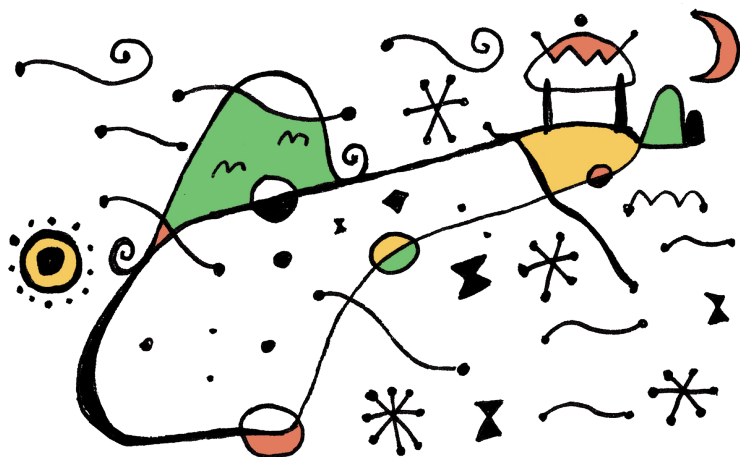
行恹哩

竹頭下 頓腳坐涼

樹杯思念

看風起 等風恬

笑看人生 跌落跋起



華語語譯

走過

黃硯鋼（四縣腔）

陽光下 輕風吹拂

吹著時光

迎風搖曳走啊走

走啊走到池塘邊

兩兄弟 爭三搶四

搶一枝釣竿

屋簷下 追逐著

一不小心 差點掉落茅坑裡

走啊走到山坡邊



兩夫婦 出雙入對

說一擔情話

花樹下 手牽手

和和樂樂 月光下彼此疼惜

走啊走到土地公旁

祖孫倆 開心閒聊

買一支糖果

商店前 談天說地

唱山歌 並肩在戲臺下坐下來休息

走過一個個彎曲

跨過一個個溝渠

有時 速度太快

床鋪下 門階下 稻堆旁

豬圈旁 雞舍旁 斷崖邊

愈走愈快

來不及沉澱

走累了

竹林下 駐足乘涼

倒杯思念

看風起 等風停

笑看人生 起起伏伏



客語詩 佳作

甜艾仔

張簡敏希（四縣腔）

天矇光 北風起

歸片仔个艾仔青里里仔

剪刀聲恰恰恰

剪忒梗，剪毋斷根

一滴一點，一步一吋

歸竹籃 青草香

清水緊沖就緊搓

攏火聲嗶嗶啪啪

放入艾仔滾水「燂」過

一擺又一擺

摻苦嗒嗒仔个味

摻苦丟丟仔个人生

一擺又一擺「煤」忒

水倒淨 人篩過

一鑊頭个艾仔

一息一息仔用磨板機磨過

機器哄哄哄，磨忒水分，乜磨忒毋盼得

炒出香 倒入糖

一片炒一片擇青梗

鑊鏟搨過艾仔噹噹噹

一道又一道

等等糖入味，等等艾仔入味
等等人个心乜入味

該係阿婆盡尾一擺

餵阿太食甜艾仔

食入嘴會答答滾

毋過甜甜个味嘎還會苦苦

可能糖放毋罈多

阿婆个肩頭緊顫

目汁乜苦苦，毋過一息聲就無



華語語譯

甜艾仔

張簡敏希（四縣腔）

天微亮 北風起

整片的艾草青青綠綠的

剪刀聲恰恰恰

剪掉梗，剪不斷根

一滴一點，一步一吋

整竹籃 青草香

清水一直沖就一直搓

燒火聲嗶嗶啪啪

放入艾草滾水汆燙過

一次又一次



把苦苦的味道

與苦苦的人生

一次又一次汨燙掉

將水倒完 將人篩過

一鍋的艾草

一點一點的用磨板機磨過

機器哄哄哄，磨掉水分，也磨掉不捨

炒出香 倒入糖

一邊炒一邊挑青梗

鍋鏟翻過艾草噹噹噹

一次又一次

等待糖入味，等待艾草入味
等待人的心也入味

那是阿婆最後一次

餵阿太吃甜艾草

吃入嘴中會有答答聲

不過甜甜的味卻還會苦苦的

可能糖放不夠多

阿婆的肩頭一直顫抖

淚水也苦苦的，不過一點聲音都沒有



客語詩 賞評

何石松

不論古今，詩之所以感動人者，乃在於真，所謂真性情者是，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故，詩之所貴者，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而又深情婉約，溫柔敦厚，最是感動人心。

欣喜今年後生文學獎之作品，多能道性情之真，人倫之善，真情感人。

首獎〈阿婆窠〉描寫那千百年來庇佑孩童長大的護身符，因物寄情，跨越時空，尺幅千里，道出人們心中同樣的思念，同樣的真情，永遠是心中永遠的寄託，只感餘味悠然。

同樣，優選的〈轉屋〉，也在敘述對祖母的情真意濃，就在那轉屋的一剎那，不論是小時候或是長大求學，以至於在外工作，行將結婚時的轉屋，層層變化，始終如一者，仍是繫於祖母的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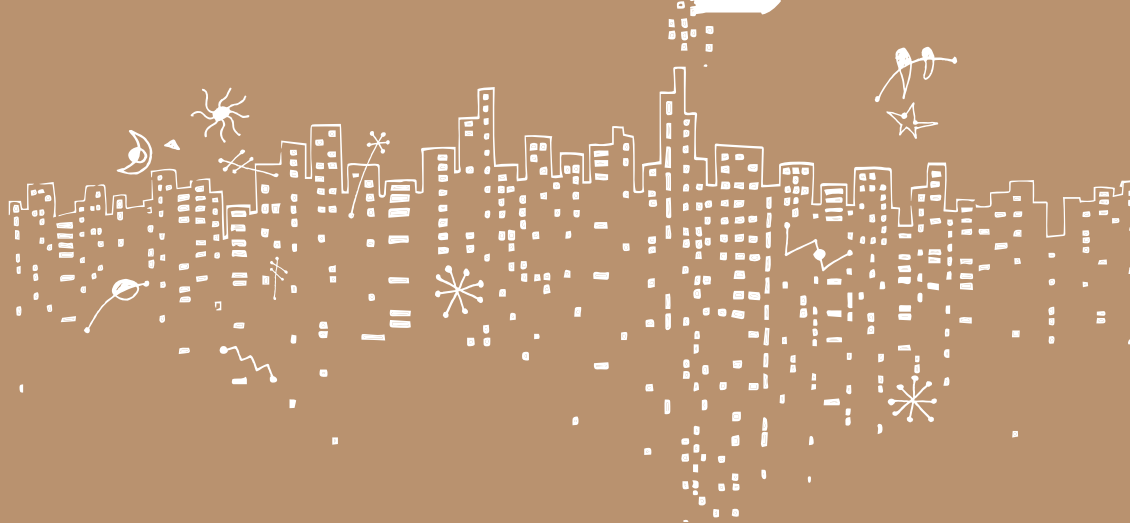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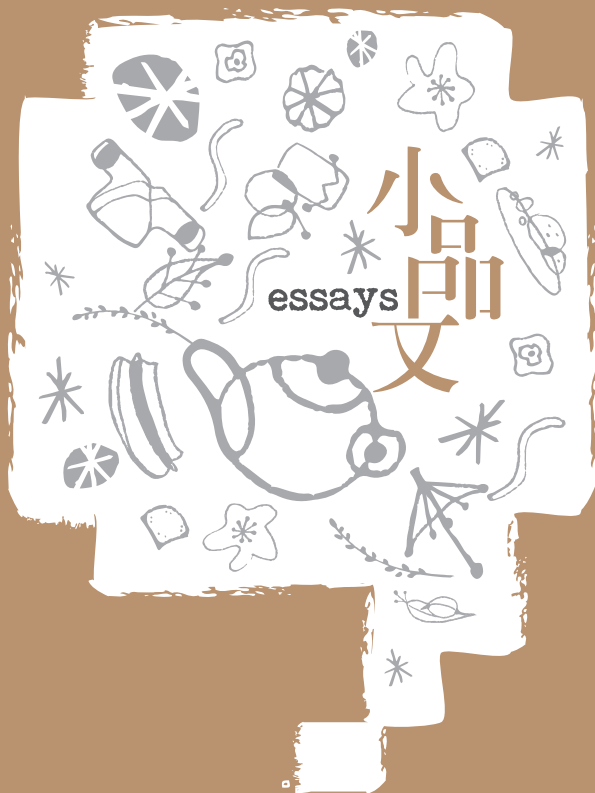
佳作〈打等〉，都是用另一種形式讚頌祖母，烘托出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鮮明形象，求學期間有形演講的打等，怎比得上歷經風霜的祖母呢？

〈行過〉的輕快、飄逸、隨興、悠然，不在意山路的彎與陡，不在意地形的變化，率意向前行，陡然之間，才驚覺不只是行蹤而已，竟然可以笑看人生，行過人生之路。

〈甜艾仔〉所描寫的，不只是甜艾之甜，更是倫理真情的甜，託物寄情，隨物起興，艾草其實傳承了幾千年的芬芳，尤其阿婆餵阿太，確實是人間美景，動人的詩篇，語云：「見青就是菜」，於此更可深體，見青就是情——

詩，可以性情為主，可以溫柔敦厚為主，即在深情委婉的表現，所謂：「軟水入石，軟語入心」，如何入人深心，能將真性情道出我心中的塊壘，感人之詩將飄然而來。







小品文 首獎

河神的四點金

黃硯鋼

「頭前駛較慢兜仔。」

驅車前往錦水村的叔公家赴宴，行經明德水庫蜿蜒卻明媚的南岸道路，在後座的父親望著車窗外的湖光山色，囑咐我開慢些。

「我讀小學時曾在那裡吃過好幾次大餐。」父親指著湖心的位置說著。

「阿公、阿公，是河神請吃大餐的嗎？」坐在父親腿上的小兒子調皮問道。

父親笑而不答。

「河神家到囉。」父親下車後開玩笑說著。

父親口中的河神其實是小叔公，在家中排行老大的父親和身為么兒的遠房叔公雖然在輩份上差了一代，但年齡卻相去不遠，是兒時一同成長的玩伴。

當賓客坐定後，豐盛菜餚早已擺了滿桌，現今的客家地區在料理方面也跟上養生的時代觀念，不復當年的鹹、油、香，但不變的是，主人家總會準備白斬雞來當桌心菜，「雞是自己養的，放心吃。」叔公殷勤款待著遠道而來的我們，小兒子半跪在餐椅上，伸長手和筷子要挾雞腳和翅膀吃，父親此時急忙阻止，口中唸唸有詞：「席上盤中四點金，頭尾腳翼不容侵」，叔公笑著回說：「嘉賓貴主皆完美，風俗由來弦外音。吃、吃、吃，都什麼時代了，還在四點金，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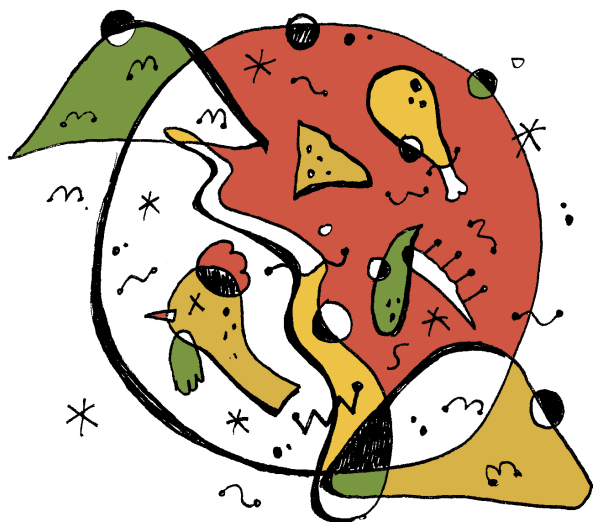
叔公老家世居仁隆地區，地處老田寮溪土地肥沃的南岸，是當地的一級良田墾區，家境尚稱小康，每年演平安戲及建醮時，會宴請鄰近親戚聚餐酬神，雖說鄰近，但在四、五十年代時，交通尚不暢達，徒步至隔壁村莊至少要一個小時，更別說是要越過兩、三座山的遠房



叔公家了，但小孩們卻爭搶著想跟大人一同前往，因為一旦跟上了，就可以暫時擺脫飯甑裡的蕃薯籤，取而代之的是整碗的白米飯和滿桌的肉食菜餚，五、六個小時的來回路程也算有了代價。

到了宴客主人家，小孩們往往顧不得好好打聲招呼，便會一屁股坐在餐桌的板凳上，大口嚼著白米飯，眼巴巴地直盯著桌上的肉品，稍一動念想要挾白斬雞之頭、尾、腳、翅時，便會被長輩低聲斥退，表面上說是要預留給主人家媳婦食用，其實是爲了招待分居四地的親朋好友，他們散居各地，交通不便，皆以徒步方式前來，住近些的可趕上午宴，住遠的只能赴會晚宴，更有甚者要隔天才能抵達，主人家爲避免失禮及鋪張浪費，肥美的雞肉總是剁塊處理，一隻雞的肉量足可裝滿三大盤，分別配上只有一份的四點金——頭、尾、腳、翅，便是三份完整的桌心菜，如此，前後抵達的客人便皆可享用有如全雞般的饗宴，對誰都不會失禮。

六十年代時，爲了解決灌溉用水的問題，興建了明德水庫，良田全被淹沒在水庫底下，仁隆老家的叔公一家人及周邊幾個村落的



居民也被迫陸續搬離，他們遷居到當時以生產油氣聞名的小香港——「滾水仔」謀生，搬遷之後，路程更遠，父親便鮮少前往拜訪了，但兒時養成的習慣一直跟隨著他，打從我有印象起，便不會見父親夾食過四點金。

如今，滾水小鎮復歸素容、盛況不再，仁隆地區也已靜沒湖底、遺世獨立，原以為會逐漸被人們淡忘的四點金舊俗，隨著不停前進的時光巨輪，伴著悄然逝去的過往點滴，煉為父親似傳奇故事般的回憶，化為兒孫輩嘴角完美的弧線，閃爍永存。



小品文 優選

山林・山靈

張簡敏希

阿婆從不看醫生，她說：「外背个藥仔當毒，食多仔腰仔會食壞。」，於是她凡事皆取於山林，從不曾下山。

早晨四點天還未亮，外頭草叢燈光一照，雪霰如蜘蛛絲錯綜交雜、環環相連、閃閃發光，阿婆坐在禾埕旁用短木棍與皮帶組成的小板凳上，吃力地穿上雨鞋、揸起竹背簍，緩慢而堅定地站起身，儘管用盡力氣背仍彎弓著，背脊如竹背簍裡的鐮刀那般，彎曲且鏽蝕嚴重，但還算堪用。

怕吵醒還在睡夢中的孫兒們，所以阿婆總是繞過倉庫，從農舍那兒的小門出去，沿著溪徑朝山林走去。為此爸爸唸了阿婆很多次，但阿婆相當「硬殼」，她說那條路她走了十幾年，矇上眼睛、綁住手腳她都能到，而且早上醒來上廁所後就睡不著了，不起來動一動感覺渾身都如紅螞蟻爬過，又癢又痛。

人家說：「客家人惜子。」，阿婆也不例外。我愛吃竹筍，寒假回家時，阿婆就上山拗竹筍，待我們起床，竹筍早已「燻」（汆燙）好、切好，準備入菜或做成筍乾，筍殼被扔在樹下覆蓋土地，一天堆得比一天高。放暑假沒竹筍時，阿婆會到山腳處割牧草，將竹背簍塞得滿滿的，回到家後，用菜刀把外皮挑掉，並切下莖上最嫩的部分，長得比人還高的牧草，被阿婆挑下過後，也才留下那一、兩公分，一整大簍挑完正好一盤。

嫩牧草洗淨後先放一旁瀝乾，接著在炒鍋內加入豬油，待鍋油皆熱透了，就放入薑絲、香菇爆香，香味出來後，倒入嫩牧草拌炒，最後淋上些許香菇水與醬油，蓋上鍋蓋燜個三分鐘左右，這道只屬於阿婆的料理就完成了。雖說是專屬阿婆的特別料理，但吃起來與竹筍差不多，只是更嫩也更脆。

記得小時候中暑或喉嚨痛時，阿婆就會去山上採『刷雞嫲卵』，與紅糖一起熬煮，等整鍋湯都變成暗紅色後，便可盛來喝，據說能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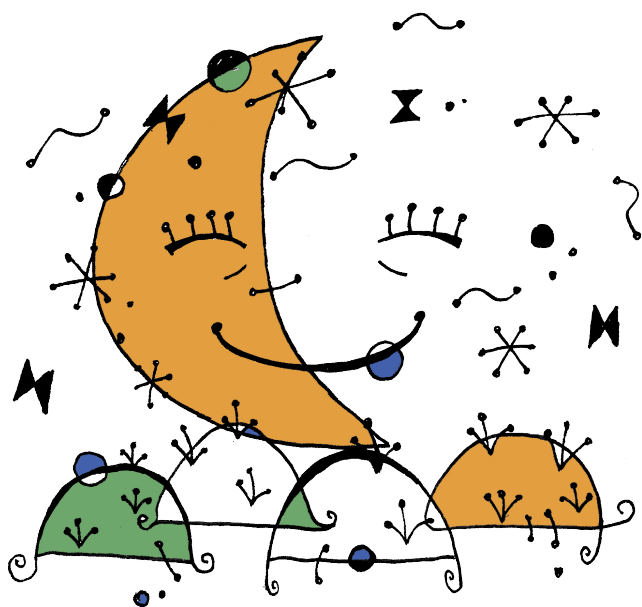


熱解毒，說來神奇，每回剛感冒時喝個一、兩杯，隔天喉嚨就不痛了，多出來的茶水，阿婆會等它涼後，放入冰箱，讓我們當飲料喝、消暑。長大後才知道阿婆煮的是腎蕨的球根，要找到這種有球根的腎蕨，必須要找長在岩石上的，因為岩石水分少，植物為生存下去，便長出球根，反言之若是長在土壤中的，就不用白費力氣去拔了，而它之所以被稱為『刷雞嫲卵』，是因為拔出來的球根就像母雞輸卵管，結滿一顆顆大小不一如未發育完全的雞蛋。

阿婆的三餐伙食、藥材皆取自於這座山林，竹背簍是運送工具，而這個家是存放東西的大型倉庫，隨時都能變出意想不到的玻璃瓶罐或陶瓷甕。受傷時就搬出浸得黑黑的橄欖水；年紀大了，身體長出帶狀性疱疹時，就將蛇皮酒敷於傷口；山事做累了，就找顆石頭坐下，隨手摘火炎草當零嘴，也解解火氣。

阿婆走後，這些東西都如消失在世上，我想或許只是被靜置在某個角落，怕我們找到後會將它們全丟了，也或許她還正在使用著，慢

慢慢地就用完了，因為媽
媽說她偶爾會看到阿婆
揹著竹背簍在山腰上工
作，埋頭苦幹的樣子，
好像她放不下，所以不
敢抬頭……





小品文 佳作

母親的客家小炒

李悅

開飯後，母親一時興起，指著餐桌上一道偶爾會出現的菜餚說：

「這個啊，就是客家小炒。」

「我知道啦……」我笑著夾了一筷子。最喜歡吃這樣爆炒過的豆干了，裡面的肉絲和魷魚香氣四溢。

「噢，其實這道菜對我來說，算不上太美好的回憶，它以前一點都不好吃。」

「嗯？不是這個樣子？」

我知道母親從前日子過得並不優渥，一家六口總是很勉強地在維持基本生計，迫於房租問題而經常轉換住處，彷彿吉普賽人的生活。直到母親成年，大概也累積了十七、八次的搬家經驗——從苗栗銅鑼鎮起始，最後在桃園龍潭鄉落腳。

「以前家裡窮得要命，平常根本沒有肉可以吃，更不用說海鮮。每到初一十五拜拜的時候，我媽媽就會去市場買一塊最便宜的『三層』豬肉，白水燙過就是祭肉了。」

母親一邊說，一邊拿起桌上的廢紙塗鴉起來。這是老習慣了，不管是聊天還是講電話，她的手永遠停不下來。我好奇看向「示意圖」：一個底座很高的大碗剖面，裡面有三個圓圈、三個方塊及一個不規則半月形。

「……這三個圈圈是甚麼啊？」

母親毫不猶豫就說：「雞蛋啊！三顆雞蛋、三塊豆干和一大片萬惡的豬肉，『三層』，加起來就是三牲。」

「萬惡的豬肉？」我好笑的反問。

「那東西真的難吃死了，我們小時候哪有甚麼調味，瘦肉的部分又乾又硬，肥肉口感很噁心！我們四個小孩要是在飯菜裡碰到它，除非沒東西吃了，否則全部挑出來。每次拜拜完就必須消滅同樣的供品，所以把豆乾切一切，加上豬肉絲、一點蔥和泡軟切條的魷魚，把這些



通通炒一炒，搭配我們的客家血統，就是所謂的『客家小炒』了。」

我幾乎可以想像母親年幼時和兄弟們同心合力挑食的場景，還有那滿臉嫌惡的表情，令人莞爾。我很喜歡像這樣一邊吃飯一邊傾聽母親分享她的兒時回憶、關於成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偶爾夾雜幾句客語教學，只不過一直沒有好好應用練習。

「還有啊……」母親補充道：「之所以對豬肉的印象這麼差，是因為每次那道菜都會剩下大量的肥肉條，我爸爸捨不得丟掉，就會趁媽媽不在時把它們全都蒐集起來當下麵配料，再打一個蛋，煮成一坨更加難吃的黑暗料理。不過當然，那些肥肉最終還是會剩下，很頑強。」

母親每次說話都會忘記進食，我推了推盤子，提醒她吃幾口飯再繼續，結果她卻揮了揮筷子，又道：

「其實就算是那樣劣質的豬肉，我們也不一定每次都有財力可以買呢！」母親再次拿起原子筆，畫了一個等腰三角形，下面連接一條條有些彎曲的長線。這大概就是畫魷魚吧！以前和母親逛菜市場時看

過，真傳神，現實世界裡的它也是這麼2D。

「不夠買『三層』的時候，我媽媽就會派我去雜貨店買一片曬得乾乾硬硬的魷魚，就這樣一整片跟其他供品放在一起。我小時候就覺得，土地公的伙食真糟糕，而且還不能好好把那些食材合成一道菜。」母親笑著說。

我看著母親筆下貧窮過往的簡筆畫，慶幸自己如今夾了滿碗的客家小炒是這樣好吃的版本，而她也不必再受「三層」的欺壓。往後的日子大概不會在餐館點這道菜吧！和家人圍桌而食，才能吃出客家小炒真正的味道。





小品文 佳作

向盤花叩問原鄉

林青蓓

花朵是寫在大地上的詩，母親將花朵一一剪摘，做成盤花，遙念故鄉的氣息與精彩。

小時候，喜歡跟著母親屋前屋後採取花材，玫瑰、菊花、新丁花、軟枝黃蟬、美人蕉等，稍微修剪清理，取一圓盤，按照花朵的大小擺放，愈底層愈大朵，從盤的外層向內依序擺放，緊密組合，越疊越高，然後在盤中放些清水，圓滿豔麗的盤花，旋即完成。

喜悅的朱紅配上開朗的陽橙、燦爛的鮮黃與誠敬的藍紫，再點綴著潔淨的純白，這是母親對生活的感激，亦寄託了對阿公婆的緬懷。

隨手取得的花材看似隨意簡單，卻包容客家人在生存實踐中，掌握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經驗。

母親說，雨水、太陽、土壤、種子，讓她和天地交流，懂得順應時節，在盤花的花材轉換之中，能看到過去、現在、未來，更能明白時間的循環往復。

春天的含笑、玉蘭，夏天的夜蘭、黃梔，秋天的桂花、山馬茶，冬天的蘭花、山茶花，凝聚無法言說的生命力，天然質樸，母親將這些四時的花朵納入盤中，自家院裡開什麼花，就使用什麼做盤花，無須刻意到市場採購，既展現客家人的勤儉與惜物，又蘊含對神祇與自然的崇敬之情。

盤花製作需要巧手慧心，更需要謹慎耐性。

年幼的我總是拿捏不好分寸，桂花、新丁花或圓板花，在激動又緊張的擺弄，花蕊盡碎。母親一遍又一遍的教我，語氣溫柔如平靜的碧波，空中懸浮花的芬芳，慢悠悠飄著。

母親說，組合盤花以表對祖先的虔敬，也是在合攏心中的堅定與直實，不要慌張，不要急切。用盤花祭拜，感念我們在客家祖先的智慧中延續，如同他們重生，時空沒有界線，何人、何地、何時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專注於當下。

我慢慢領悟母親的話，敞開心扉，重新探索盤花的外在結構與內在意義，沈浸於玉蘭的靜遠冷香，陶醉在夜合的馥郁濃香、桂花的優雅清香，領會客家因地制宜的精神與兼容並蓄的傳統。

祭拜過的盤花，母親會將其曬乾，再搭配一些艾草、香茅、抹草等草藥，製成沐浴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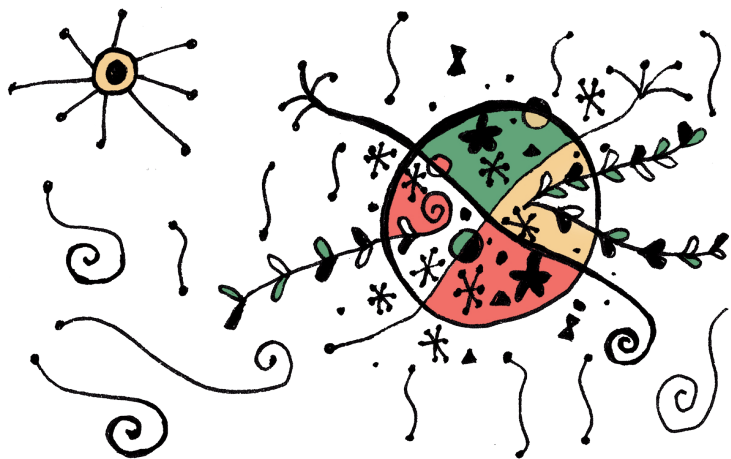
每次離開家鄉大半年，熙熙攘攘，面對客家、台式、閩南、原住民、新住民等敘述想像，各自開演的生活，宛如潮浪波波，將我捲入其中。我有種時空迴轉的恍惚感，曲曲折折中尋覓覓自己的身份與姿態。回到家，趕緊將浴缸放滿水，投入沐浴包，一道暖流襲來，舒緩疲頓的身體，滋潤迷茫的心靈。

浸泡其中，散發出難以抹滅的美好，是生命本來的姿色，是故鄉原來的氣味。

時代快速進步，盤花越來越少見，禮佛拜神的習俗也變得簡易，將歲月回望，難得的客家原鄉漸漸淡化。

母親感慨，「摘瓜尋藤，念祖尋根」，祖輩的歷史需要被護著，盤花與客家人的微妙關係需要被記著，惺惺每一次感動，相印每一份懂得。盤花的色彩，鑲嵌為客家人自身的一部份，化成生活或深或淺的繽紛。盤花的香氣，若濃若薄是情感的厚度，鏤刻成客家人舞動的生命符號，既溫柔又蒼勁。

風輕水藍，院裡的花又悄悄綻放，天空倒影在身上，我和母親吟著客家小調，採摘美不勝收的芳澤。仔細將花朵累疊在盤中，芳香滲入安然，顏色染抹虔誠，向盤花扣問原鄉的一切，亦向盤花遙想歲月的靜好。





小品文 佳作

角落裡的蘿蔔乾

林昀樺

每當回到家，目光裡為什麼有種不協調呢？眼裡就像有一根刺，恨不得馬上挑出來，我知道那是什麼，但我從不去面對，這是能丟棄的東西嗎？

最近網路上流傳了一則圖片笑話，是諷刺著現今的社會生活，在圖裡，孫女問老婆婆：「在離婚率極高的社會裡，讓人難以想像阿公那一世代很少人離婚。為什麼？」老婆婆：「在我們那個時代裡，壞掉的不好的東西，就是想辦法修，而你們年輕人只會想要換掉而已。」是啊！在高科技進步的時代，淘汰很簡單，珍惜那是什麼？似乎不這麼重要了……

街道上，琳瑯滿目的新品，誘惑著你，下手吧！那舊的呢？在這日新月異的時代，我們被寵壞了，念舊？還會被人冷嘲熱諷，現在有快速省時又方便的機器了！你怎麼還在用手上那古老又耗時的工具清

理？現代人講求快速，速度就是一切，可是老酒啊……便是越久越沉香，即便你利用了科學做出了相似的味道，但他們依然是本質不同的東西，就因為陳年的東西供不應求，只好拜託科學偽造，滿足大多數人的慾望，可悲的是，即便我們知道他是假的，我們依然沉醉在那虛假的陳年裡。

總以為我還很年輕，走在科技的尖端，讀過幾本小書，便自以為是的鄙視著傳統，多數的傳統習俗，繁雜又耗時，就像早年臺灣盛行的油桐傘，隨著工商業發達，幾百隻塑膠傘是輕而一舉量產，人們便開始遺忘了那思古幽情的紙傘，沒辦法，紙傘耗時、費工、又昂貴，輕而一舉的被塑膠傘取代，幾十年過了，才發現塑膠傘的量產帶來許多能源污染與浪費問題，而紙傘採用的是天然的材料，環保且更耐用，不會像塑膠傘一樣，大風一吹就斷，堅韌的竹子，他會毅力不搖的被你握在手心，原來我們的自以為是，拋棄就有的傳統，以為自己是步步向上，沒想到是環境崩壞的開始。歷史需要存在的原因，必定有他



的典故，而天然的東西，也許科技可以取代，但結果並非是雙贏的，快速、便宜，造就了浪費、汙染，我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只相信表面，不去探討背後真理。

周末，慵懶的躺在客廳，在這窗明几淨的角落裡，有著一瓶佈滿灰塵的玻璃瓶，那玻璃罐中一條條黑黑的物品，如同壞掉的食物，角落裡的蘿蔔乾，是阿婆留下來的物品之一，這蘿蔔乾，越老越好，就像陳年老酒一樣，越久月沉香，越久越黑金，誰說老舊的東西，只能丟掉呢？

誰陪伴著你走過歲月？老舊的東西永遠有與人一同走過回憶的痕跡，別因為麻煩，而拋棄了他，別因為需要花很多時間，選擇送出，也許你現在還無法體會，在你逼不得以失去過一份老舊材會漸漸明白，有一種痛，不是失去了老舊的回憶，而是失去了一個永遠在你背後守護著你的人，有一道傷，只在失去後才會出現痕跡，他會帶著淡淡的疤痕，時時刻刻提醒著你，老舊的人、事、物裡，藏著細膩的愛。

角落裡的蘿蔔乾，背負了世代的重擔，是文化傳承的媒介，是與親人的回憶，是提醒世人老舊的特別，薑還是老的辣，不論是因為什麼事情，請不要輕易的拋棄老舊的人事物，因為他們是用錢也換不回的文化與記憶。





小品文 佳作

山城裡的「阿比百」

陳韻婷

「姪細妹，阿比百唷！」隔了多久，才又聽到外婆如此呼喊，彷彿那些年頭的記憶再度鮮活了起來……

「阿比百，阿比百」，聽到熟悉的用語，就有濃濃的山城味，想起家鄉的點滴回憶，不知「阿比百」的身影，如今安在？

還記得，小時候的東勢街頭，總有一位被大家稱為「阿比百」的女性，看起來瘋瘋癲癲的「阿比百」，其實原名叫劉月蘭，又名阿蘭，是臺中東勢有名的傳奇人物。「阿比百」平常無事喜愛在街頭閒晃，見人就開罵，甚至追逐，於是被大家取了個名字叫「阿比百」。只要一聽到有人喊她「阿——比——百」，就使她更加抓狂，這麼你一來我一往，形成了有趣的情景。阿比百的名聲從大街到小巷，從街頭到巷尾，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成為山城人們平時娛樂的話題，甚至連北部的民眾都慕名搭車而來，只為看阿比百一眼。

阿比百對東勢鎮民而言，不僅是鮮活的記憶，更讓鎮民又愛又怕。每當耳邊響起似曾相似的咒罵聲，除了瘋癲的趣事，還多了點溫馨感。雖然阿比百的罵語裡有時總讓人聽不懂她究竟在說些什麼，但濃厚的客家味，想必被阿比百罵過的人一輩子也印象深刻，早期還流傳著這麼一句話：「沒被阿比百罵過的孩子，養不大唷！」

原本只屬於「阿比百」的專屬稱號，也從阿比百本身逐漸進入生活中。現在，一提到「阿比百」，大家隨即反應不是想到「阿比百」這個人，而是「形容瘋瘋癲癲，調侃女性行為舉止」的用語，例如說某人「阿比百个樣！」。原先帶點負面意涵的詞彙，也在時代演變下多了調侃意味，甚至轉變成創新的文化，成為東勢地方共同記憶的展現。像是東勢客家園區的廣場，被命名為「阿比百廣場」，鎮民成立了「阿比百樂團」，以及街頭隨處可見的「阿蘭檳榔攤」彷彿那些年頭的街頭情景，已無形間轉化成另一種文化現象，融入進市民生活的一部份。

那麼，「阿比百」究竟有什麼意涵呢？其實，關於「阿比百」，還有一段有趣的俗諺，內容是這麼說的：「阿比百，阿比百，行路腳跛跛，踏到臭吉百」。「吉百」代表女性生殖器，也就是說，「百」這個用語，原先在客家話裡是含有生殖器的意味，多作為罵人的話語，較為負面。「阿比百」的產生，或許與客語對性別調侃有些許關係，進而轉為人物的代稱，如今則又成為新的用語。語言的轉換如此有趣，就像「阿比百」本身即存在語言的轉化與再生，展現地方人群互動的特色。

每當聽見關於「阿比百」的聲音，就知道山城近了。雖然當年空隆隆的火車已走入歷史，「阿比百」的身影也進入另一世界，但關於「阿比百」的故事與記憶，就像一段可愛又有趣的詩篇，傳誦在大街小巷，留在人們的心中。

也許，有些事物總會過去，但一段故事總會記錄下時代走過的痕跡。



「阿比百，腳跛跛」，如果有一天，你聽見了這個聲音，別懷疑，
你已進入山城的歷史隧道。



小品文 佳作

阿嬤的紅眠床

黃佑婷

小時候我喜歡去阿嬤的房間玩，節儉的阿嬤房間裡長年只開著一盞燈，從門口望進去有些陰暗，但天真的小孩子總是無所畏懼，尤其最吸引我的是房間裡有一張全家最棒的大床。

木製的高架八腳床掛上蚊帳和床簾，紗幔層層疊疊，我特別喜歡在床上翻滾幾圈，再趴到護欄輕嗅淡淡的木香，每每高興大喊：「好喜歡這張床喔！」這張大床是專屬於阿嬤的，媽媽曾和我介紹過它全名叫做「紅眠床」，是阿嬤的嫁妝。

阿公是傳統的在地閩南人，到外地客家莊工作後認識了阿嬤，這對「台客組合」最後克服了族群和習慣等阻礙走到了一起，雖然並沒有就此一帆風順。阿嬤擁有客家人勤儉的美德，在打理生活與持家上屢屢與豪氣慷慨的阿公有所摩擦，但即使如此，他們仍願意牽手走過幾十年，並不是單單只因為那紙薄薄的證書，而是因為彼此的真心。

我很少在阿嬤的房間看到阿公的身影，阿公有著另外的房間，媽媽說他們分開睡的原因是阿嬤喜靜，早早就睡了，阿公卻老是找朋友聊天到半夜。雖然有各自的空間，但是當阿嬤離開房間時，基本上只要找到阿嬤，就能看見阿公守候在側，即使在廚房裡也不例外。

阿嬤在我們家掌管了許久的廚房大權，是家裡公認的阿基師，除了料理技藝精湛外，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嬤經常可以從紅眠床底變出許多寶藏，舉凡醃漬的蔭瓜、菜脯，以及各種自製的紅麴、金桔等甜鹹醬料。阿嬤總是親力親為的將食材切塊後日曬風乾，再依據不同的性質加鹽壓實或攪拌後密封儲存，好幾次我看阿嬤動手做鹹菜，步驟跟過程繁複得讓我眼花撩亂，阿嬤卻非常仔細慎重，對我說：「這些步驟馬虎不得，食材做壞了浪費會被天公伯罵。」

我喜歡阿嬤，喜歡吃阿嬤的客家味料理，也喜歡到阿嬤的房間玩捉迷藏，探頭看阿嬤床底的甕罐猜測下回要吃哪罐，直到那天，阿嬤生病了。

阿嬤住院以後，我總覺得家裡食物吃起來都索然無味，後來才發現是少了醬菜提味的關係。但我又捨不得去阿嬤那裡拿庫存來開封，總想著等阿嬤康復大家再一起享用，到時候阿嬤一定又會露出開心得意的笑容。

過了年，阿嬤卻永遠離開了我們。阿公從此變得沉默了，好幾次我看見阿公一個人在阿嬤的房間裡，像以前阿嬤還在時一樣，阿公也只開了一盞燈。昏暗的光線下，阿公坐在那張紅眠床上，雙手緊緊摀在臉前，身體打顫，我不敢叫他。

再過一段時間，我們準備要搬離老家。整理東西時一口氣丟棄了許多年代已久的老舊物品和家具，阿公堅持要把阿嬤的紅眠床帶到新家去。媽媽把阿嬤剩下的甕罐珍而重之的收進阿公的箱子裡，媽媽說，之前看電視學了客家醬菜的作法，下次做給我們吃，看看有沒有阿嬤做出來的味道。這幾罐就不要再吃了，好好收起來做個念想。我點頭，阿公擦了擦眼睛，沒有說話。

到了新家以後，阿公說要把阿嬤的紅眠床擺進他的房間裡，我們合力把床搬到靠窗的位置，打開窗戶讓陽光灑進來。阿公坐在床沿輕輕撫過床的護欄，溫柔的注視就像以前望向阿嬤的目光。

「這裡風景很棒，阿妹也會喜歡的。」阿公說，「這輩子，我很高興能和她一起歡喜走過。」



小品文 佳作

原鄉情懷

曾紫萬

帶著舒泰的心，我起身前往久違的阿婆家。一路上蟬嘶如浪、烈日當空，下車行步不久，便遠見那熟悉而高大的老榕樹。如景依舊，薰風拂面，輕柔地喚醒了，蟄伏於心底的思念……

「阿婆，佢歸來吔！」我叫到。阿婆爬滿皺紋的臉龐頃刻間漾出一泓月牙，裡頭藏不去的，是歲月的摩娑……

驀地，我的手被一雙粗糙而厚實的手給牽引，隨著清癯而微偻的身軀緩緩前行，一股淒清的甜蜜淹滿胸臆。從前阿婆握的，是我稚嫩的小手；可如今那小手長大了，另一端握著的，卻是為歲月所鐫刻的雙手，多麼希望時間能就此停止，把一切美好永駐，止住衰頹，也驅趕別離。

屋內的擺設一如往昔，沒有偎紅倚翠、綺麗華美的藻飾，只有簡單實用的傢俱。然而每一傢俱上，只由清豔、恬美的客家花布的靠枕

綴飾。鮮豔的紫紅底配上大朵的山茶花、油桐花，爭妍綻放，頓時照亮了廳堂。如此雅致的布置，是昔日客家社會裡的生活印象，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舊有的客家文化與客家美學，也漸漸被遺忘。

可阿婆仍堅持著這項傳統美，遂此，乃可見一朵朵的英華，於屋內綻放。見那姣紫嫣紅的花布上，有多處縫補、褪色斑駁的點點痕跡，正是訴說了阿婆勤儉持家的美德。讓我這「後生人」也不禁暗自省思、敬佩那從古至今，客家人不變的「勤儉美德」。

不一會，香氣撲人鼻尖；眨眼間，阿婆親手羹調的客家佳餚便映入眼簾。豬腸炒薑絲、苦瓜炒鹹蛋、客家乾粄條等，每道兼具「色、香、味」的美食，看得我口水直流，筷子在桌上舞動，齒頰間留存美味。

而舌尖散化開的一是陣陣鹹味和酸味。過了一段時間沒回阿婆家吃飯，那鹹味喚醒我的基因記憶，年輕時的阿婆跟著阿公一同務農，而粗重的農事作業是極耗體力的，因此，最快速補充能量的方法，便是在午時間的飯菜中加入「重油、厚酸、濃鹹」的調味，作為營養補



給。時日至今，阿婆仍守著昔日的習慣，使我嘗到重鹹又重油的濃郁口味。

這樣的重鹹口味，讓我學習到客家族群的生活哲理。昔時多數的客家族群在艱困的環境、貧瘠的土壤中，仍越發的「刻苦耐勞、努力奮鬥、不屈不撓」等的特質。記得兒時，也許只是件雞毛蒜皮小事，我都會堅持己見、發一頓固執倔強的壞脾氣，這時阿婆就會唸我，是個「硬頸的細妹仔」。可後來長大，經過時代的演變，現在的「硬頸精神」，指的是客家人堅守原則、說到做到、為理想而執著堅持的精神。

如此克勤克儉的精神，儼然是客家人的共通性格。近年來，更是跨越了族群與聚落，成為「刻苦耐勞、節儉堅毅」的代名詞。而臺灣文學之母鍾肇政先生認為，這樣的思考模式即為「硬頸精神」——「受到壓迫挺身而出，爭取到底，願挑戰困難，更有突破的決心，和單純的堅持，是勇敢做自己的勇氣。」如此激昂筆調，讓身流客家血液的我，也備感歡欣。

我手捧一甌冰鎮透心的茶花清茗，入口便沖淡了味蕾中的鹹味。口中鹹味雖淡了，卻怎麼樣也沖不淡，我對阿婆的孺慕之情；以及身為客家子弟的那一份驕傲。「下擺正來奈！」阿婆親切的說道，我在她溫暖的目送中，踏著輕盈的步伐走上歸途。



小品文 賞評

甘耀明

這是老生常談，也是真切無比的技術關鍵，仍有不少人搞不清楚一個小品文的該有容量，試圖將過於龐大的題材壓縮。這壓縮將一個鄉鎮的介紹或一個人的生平流動，刪減條列，淪為空洞的雞肋。這種沉狀也出現在散文。幸好得獎的小品文作品，幾乎避開了這種窠臼與陷阱，跨出漂亮一步，並且在小品文的可能容量內，呈現高明的靈光或細節，令人可喜。

這次小品文得獎作品共八篇，八個秀異珍珠，絕佳示範。首獎〈河神的四點金〉掌握了客家食物文化如何從歷史縫隙走出來的足跡，並融入生活素材，成了古今觀點互證的可愛故事，詮釋出新意義，這是高明技巧。作者掌握小品文的容量與大膽的創意，使作品發光，是個成功示範。優選作品〈山林·山靈〉靈妙動人，描述阿婆如何從山林取得生活資源，竹筍、牧草與腎蕨，取之自然，足顯天地萬物之情，並珍惜之。以上兩篇，都是評審關注焦點，讀者可以細嚼慢嚥，品味其中奧妙。

佳作共六位。〈向盤花叩問原鄉〉是迷你可愛的文章，從生活植物取材，將新丁花、圓板花等繽紛色彩，擺聚成盤花，成了敬祖與祭祖的藝術品，文

字巧思與創作心意，無一不是美麗的語言。〈山城裡的「阿比百」〉從客語考究，看出諺語的發展過程，如何緊緊纏繞與貼合生活。文章中的「阿比百」是真實人物，作者細緻追溯，得到更立體的庶民內涵，非常有趣。

〈母親的客家小炒〉是將客家美食，還原到與家族成長息息相關的記憶，萬惡的三層肉、乾乾硬硬的魷魚，這道家庭黑暗料理，實則是從在地生活發芽，逐漸成長，糅雜了作者情感，才成蹦出真正客家小炒的味道。〈原鄉情懷〉以較為端莊典雅的文字，捕抓阿婆身段，並從食物切入人生，呈現客家文化與精神，還原人情與原鄉的味道，十分入味。

〈角落裡的蘿蔔乾〉採半議論半抒情的方式，鋪陳客家蘿蔔乾的風情，這種食物越老越好，如同陳年老酒越陳越香，一如人生的況味，總在風霜歲月之後值得回憶，藏著無盡的愛。〈阿嬤的紅眠床〉為家族記憶的搖籃，寫阿婆，亦寫了客家醬菜，同時將阿公阿婆的情感作完美句點。這篇從物入情，絲絲入扣，值得再三回味。





散文 首獎

阿婆學字

吳翰章

一如往常，晚餐後的閒暇時光，是全家人聚集在一起的天倫之樂，我們隨意聊天、談生活，分享心情。電視上撥放的鄉土劇，是家族的大家長——我的阿婆，與家人陪著看的。平時的我多求學在外，不常看電視，但劇中故事的發展，總有些公式，即使好一段時間不看，也能猜出幾分劇情。

大多時候，家人的話題並非討論螢幕中繁雜多舛的劇情，而是日常生活大小事。看著演員們慷慨激昂的情緒與動作，搭配口中變化多端的語言，螢幕下方顯示劇中密密麻麻台詞，對於早已習慣閱讀文字的我總能不費力的理解。但不習慣閱讀文字的阿婆會不時地問我：「這個字怎麼唸？」「要怎麼寫？」「是什麼意思？」做為子孫，我總會用不熟練的客家話為阿婆解答。如遇上較為生冷的文字，便會詢問母親，或用其他的字詞解釋給阿婆聽，願意多說幾次讓阿婆明白。

一日，結束餐後的漫談，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母親走進門讚許我。一時還不明白被稱讚的原因，母親便開始講起一段遠在數十個年頭前的故事；那是阿婆生命的過程，以及我們從未聽說過的人生劇場。

時間回到民國二零年代，仍為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一名小女娃誕生在花東縱谷的小村莊裡。出生僅三個月，很愛哭且很會哭的她，被父母拎著去給算命先生看命。父母在白紙寫下黑沉沉的生辰八字，遞給算命師，是阿婆生命中最先出現的幾個字。殊不知，他掐指一算，搭上兩三句話語，鐵口直斷她往後的人生發展，故事從此開始。他說，愛哭的小孩會使家裡不平靜、生活不順遂，所以必須趕緊送給有緣人收養，這樣往後的日子才會平安、順利。

三個月大的女娃，或許聽不懂算命師口中的任何一句話，這時的她，也不明白幾句話會影響她的生命多巨大。小女娃哪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去向？當時，生活困苦的年代，阿婆的父母還有許多兄弟姊妹待撫養。要將女兒送給人家，親生母親豈有不難過的心情？每一寸肌膚

都自己的骨肉，但爲了家庭、爲了生活，只得忍下心將阿婆送到別人家裡當童養媳。聽說，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成爲童養媳並不罕見，卻也代表一個無力決定自己一生，傳統女性的命運。

剛送到養父母家裡時，還是吃奶的年紀。阿婆回憶起小時候，養父母對她很好，也許是因爲家裡多一分勞動的力量、多一個勞動的成員，能負擔勞動力，讓他們表現歡迎的態度。阿婆原以爲養父母能把自己當作女兒，卻事與願違，等長大一些才明白童養媳一詞代表的含意。養父母家中，有一個年紀稍長的男孩，生的瘦瘦小小，童年時，覺得他很有禮貌，沒太多想法，只當他是個哥哥，長大一點才瞭解哥哥以後會成爲丈夫。

隔日，我問阿婆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只見她拿起筆，緩慢、仔細地寫下自己的名字，過程中有些害羞；她說，她不識字，只會寫寥寥幾個字，其中，她的名字是哥哥教他寫的。阿婆的字跡很可愛，帶有某種稚氣的風格，看起來，她的名字似乎從小學後，就沒再長大了。

七歲開始，養父母便讓她協助各種的家事；煮飯、打掃、照顧家禽、照顧弟妹，每一項都必須去學習、去做好。雖小少年紀，做不好的事也將受養父母的責罵與處罰。臺灣光復前，太平洋上的戰火延燒至整個臺灣，常會有防空警報轟隆作響。阿婆只記得，七八歲時最深刻的印象，是這一兩年的時光中，防空洞那種潮濕、腐朽的味道，夾雜瀰漫於空氣中的恐懼感。

碰上入學的年紀，卻因為戰爭的關係，只得拖延。到十歲那年，臺灣光復，阿婆終於有機會上學。養父母的每一個小孩皆依序入學，卻用家境清寒、兄弟姊妹眾多的理由沒讓她上小學，讓阿婆喪失學習的機會。

身為童養媳，阿婆憶起童年一項重要的工作；除了幫忙農務、維持家計外，還要代母撫養仍在哺乳中的妹妹。這段期間，阿婆常揹著妹妹，走到附近的小學，偷偷看著同樣年紀的孩童上課，心裡是一陣的羨慕，也害怕被發現。透過方正的窗戶，黑板上的國字，投射在阿

婆幼小的瞳孔裡；她揮舞著手指，在空中舞出字跡，或在玻璃上吹氣，劃破水氣凝結的痕跡。不料，在一次的行動中被養父發現，以偷懶與搗著妹妹亂跑的理由毒打一頓。從此以後阿婆再也不敢去學校看別人上課，甚至接近學校都會升起莫名的恐懼感。這次事件，在阿婆生命中寫下無法抹去的遺憾。

同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阿婆二十歲。養父母的兒子接受了當時的高等教育，到了適婚年齡的阿婆自覺沒有念過書，配不上這樣的高知識份子，跟家人討論，養父母也同意，就沒有嫁給哥哥。雖阿婆被養父母領養為童養媳，度過身為童養媳的青春年華，她最終卻沒能成為一位真正的童養媳。

經過媒人的介紹，認識當時種田務農的阿公。第一次見面，媒人請阿公寫下兩個人的名字，阿婆只看得懂自己的名字，另一端的名字很陌生，靠一起卻有安祥的感覺。後來阿婆看他老實、努力又認真，就決定嫁給他。而她在養父母那邊的工作一直到結婚的前一天才停下

來。長期工作的關係，手腳都長出一層厚繭，也不會穿過鞋襪。結婚前夕，才初次嚐到有鞋襪穿的滋味。她覺得彆扭，卻也喜悅。

嫁到阿公家後，並非優渥的生活等著她，結束上一個家庭的勞動生活，新生活伴隨著新的勞動開始。阿公是一個大家族共同生活在一起，除了阿公的雙親、兄弟姊妹外，還住著一些叔伯嬸姨，加上孩童共有二十多人。那時候家裡種田，也種植玉米、甘蔗增加收入，每個人過著早出晚歸的生活，為家庭與生計打拚。其中亦有養豬當副業，這項工作便落在阿婆的頭上。阿婆是新成員，同樣她也擔起生活的家計，彷彿童養媳的生活延續下來。而這次，她是以阿公妻子的身分加入這個家族。

阿婆先後生育五個子女，加上照顧妯娌的兒女，將他們拉拔長大。曾經有過失學的痛苦生命歷程，造就她十分重視子女學業與學習。不管環境再差、生活再艱困，子女須完成學業是她的堅持。她要求阿公讓每一位子女都踏上高等教育這條路，願意讓他們都能完成並發展自



己的學業。母親說，在她讀小學前，阿婆就要求她要把自己的名字寫的好看，才會讓老師喜歡。

在五六零年代之間，每一位子女都讀上當地的第一志願中學；接著，母親讀上大學、其他阿姨與舅舅都能夠從專科畢業，在我們生活的小村莊是極為不易的事情。能夠獲得這樣的光景，全憑藉阿婆一股強韌的堅持，即使環境再辛苦，仍堅持教育的這股信念。

聽到這裡，母親已佈上滿臉的不捨，鼻酸起來。回想，方才阿婆對我說的話：「孫欸，你有空多教我幾個字。阿婆老了，沒多少書好讀了。」雖阿婆的面容皺紋橫生而蒼老，我卻在滿是歲月刻痕的臉上，看到她用生命寫出，最美麗的字。





散文 優選

僑係客家人

詹怡珍

我的女兒剛升上小一，入學時需要填寫母語學習資料，我為孩子填了「客語」，之後我說了「阿婆是從印尼來的客家華僑」故事給女兒聽。

有一天，女兒對我說：「阿婆說她是臺灣客家人，不是印尼客家人，阿婆還說你亂講。」聽完心頭震了一下，也牽起了我小時候的回憶。

在以前戶政機關還是用手寫身分證的年代，媽媽曾經對我說：「我好想刮掉『印尼』這個出生地，我會怕別人以為我是印尼外勞。」我也仍然記得以前每次選舉投票要拿出身分證時，媽媽拿著身分證總是不想被人看到出生地，那左遮右掩的神情，讓我好疑惑。

是什麼樣的背景，讓我引以為傲的媽媽會這麼想要隱藏她的出生地？是什麼樣的背景，讓我明明是客家人，但我的父母卻從不要求我學客家話？

「月光光、四四方、船來等、轎來扛……」是我的童年回憶，我的父母都是客家人，但我對客家的文化僅止於這首童謠，爸爸媽媽都希望我可以認真學國語、讀好書、當老師，不要再像他們一樣過苦日子。爸爸是從大陸廣東梅縣撤退來臺的老兵，媽媽是正值青春年華就被外公押著嫁給爸爸的客家華僑，因為爸爸是梅縣客家人，我的外公對媽媽說：「嫁給同鄉好，以後比較方便回去祭祖。」似乎從嫁給爸爸起，媽媽就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產生了質疑，她討厭自己是印尼人、也討厭自己是客家人，更討厭自己家裡好窮，還說絲瓜是讓她從小吃到怕的食物，絲瓜湯、絲瓜麵、絲瓜粥、炒絲瓜……現在看起來清涼消暑的佳餚，會讓我的母親想起她慘澹的童年。

我的外公是在國共內戰時，從廣東梅縣逃到印尼去的，我的外婆是童養媳，外公逃了，她也透過關係輾轉來到了印尼，外公趕去碼頭接外婆，即便人生地不熟，兩人也就在印尼住了下來，也陸續生了九個小孩，無奈物資缺乏，姐姐妹妹相繼早夭，後來只剩六個，媽媽便成了家中的長女，媽媽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天都需要揹著弟弟去上學，下了課也要揹著弟弟煮飯做家事，身為童養媳的外婆，從媽媽小時候就灌輸她一個觀念「女人不用唸書，等長大嫁人就好了」，也因為如此，即便環境再惡劣，媽媽總是名列前茅從不讓父母操心。

在媽媽國中畢業那年，外公似乎嗅到一絲排華的氛圍，外公對媽媽說：「回大陸送死，回臺灣半死，在印尼等死。」所以就向臺灣政府申請返臺，那時來臺還有給補助金，大口三千，小口一千五，那年媽媽十六歲算是大口了，可以拿到大口三千。有了金援、有了排華的壓力，外公就這樣帶著全家大小來到臺灣，果真隔年印尼就發生了排華運動。

那時全家從印尼坐著五層樓的大輪船，裡頭擠了上萬個人，顛簸了九天九夜，終於來到了臺灣，遠遠地看到指引迷航的燈塔，媽媽心中默許著希望就此展開安定的生活，一上基隆碼頭，臺灣政府一人送一根香蕉，媽媽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炯炯有神的讚嘆那又大又長的香蕉，吃的當下好滿足，多希望自己能永遠擺脫貧窮啊！燈塔、香蕉是媽媽對臺灣的第一印象。

來到臺灣舉目無親，全家先被安排在臺北市的東門國小落腳，當時北一女鄭璽璵校長看著資料來找學生，媽媽以華僑身份申請北一女錄取，媽媽自豪地對我說：「我永遠記得我是四十九年九月九日踏進北一女的。」讀了一星期才被學校通知要繳三年三千元的學費，外公緊張的跑到學校把媽媽拉出來說：「阿英，三千元我們家可以拿來買地，不要唸書了，好不好！」之後爲了怕媽媽跑去上學，外婆還把北一女的制服藏起來，說起這段往事媽媽仍遺憾的說：「我們從印尼來的五個同學說好要一起唸北一女的，就我一個沒錢唸書。」即便感傷，

媽媽也是選擇認命，全家也因為有了這可以轉圓的三千元，外公選擇在桃園龍潭買地蓋房子。

無法升學的媽媽，爲了減輕家裡負擔，所以進到紡織廠當女工，一天賺八元，吃飯住宿再扣掉三元，一個月能領到九十元，每個月拿到薪水的媽媽，會把全部的錢交給外公支付家裡開銷，外公會再給媽媽十元當獎勵，媽媽和我說：「那時候我愛漂亮，拿到錢就會去買一件襯衫八元，兩元留著自己用，我好開心。」

雖然苦悶但也穩定的女工生涯維繫了幾年，外公輾轉認識了一個老兵想要娶妻，就是我的爸爸——在那個年代，軍人不但有國家的薪俸，還能獲得國家配給柴米油鹽等物資，外公希望媽媽能夠嫁給年紀長二十多歲的爸爸，如此也能間接改善家中環境。

爸爸平時會到家裡和外公下棋，看到外公家很苦，還會去拿軍營的米、麵粉救濟外公家，在媽媽二十歲那年的過年，爸爸趁著拜年來家裡看媽媽，外公請媽媽倒杯茶給爸爸，結果一看就看中了，爸爸當下塞了一個紅包在杯子下，媽媽到了廚房不敢收下這個紅包，外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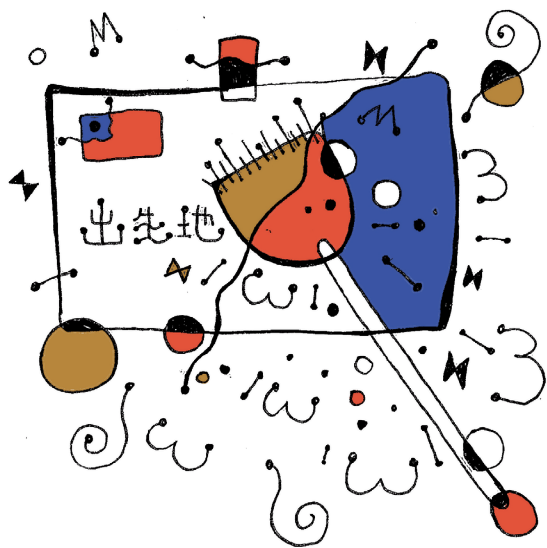
對媽媽說：「這個人對我們家很好，人家喜歡你，就要收下！」過了一陣子外公和爸爸談好要訂婚，外婆趕到紡織廠叫媽媽回家，到了家才說要訂婚的事，媽媽躲在廁所哭了一小時，外婆對媽媽說：「大人做主，不要也不行，你不出來，我們家會沒有面子的。」退到無路可退的媽媽，穿著拖鞋就出來套項鍊、套戒指，爸爸還付了聘金九百九十九元。

訂婚後，媽媽沒日沒夜的工作，只有過年才回家一天，爸爸很有耐性的寫了很多信到工廠給媽媽，拖了三年，爸爸告訴媽媽：「如果要退婚，要賠十倍的錢。」每個月只賺微薄薪水的媽媽怎麼有辦法賠呢？所以在媽媽二十三歲那年，只好答應嫁給爸爸，每次說起這段往事，媽媽眉宇間充滿了委屈與無奈，媽媽說：「那時你爸很喜歡來家裡看我，每看一次我就用掃把趕他一次！」我想，媽媽拿起掃把的手，是想要捍衛自己可能有不一樣人生的機會，但卻抵擋不住柴米油鹽的生活現實，也抵擋不住由長輩做主的這樁媒妁之言，媽媽也被迫接受這個失衡的天平。

婚後的媽媽繼續無聲的抗議著，媽媽到補習班學美語、學美髮，媽媽想要去美國賺錢，媽媽說：「在美國理髮、修臉、挖耳朵都算一個工資，美國的錢比較好賺。」之後等媽媽學成了，出國要保證人簽名，爸爸後來才反悔，因為爸爸害怕媽媽去美國就不回來了，爸爸對媽媽的舉動充滿著不安，也默默的到戶政事務所，為媽媽冠了夫姓。

之後爸爸溫和的聲聲呼喚，也耐心的經營著這段婚姻，媽媽曾和我說：「雖然你爸爸是好人，但是結婚後，爲了怕你爸爸越界，每次睡覺在兩個人中間總是放一杯水。」爸媽結婚後，過了六年，才陸續生下大姐、二姐，還有我，養兒育女後，媽媽也漸漸認命了、踏實了，父母一起經歷了胼手胝足的年代，而我們三姐妹也在如此單純的美好氛圍中漸漸成長。

直到我高三那年，父親因肝昏迷送進醫院，隔月就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享年七十二，即使沒有愛戀的火花，多年的相處，另一半的離世仍讓母親沉陷在思念之中，父親死後，母親往返戶政機關除名、整理遺產，也不忘爲自己移除了夫姓，感受得出來，母親終於得以喘



口氣了，之後都還來不及整理喪偶情緒，媽媽就一肩攬下照顧我們的責任，一天兼兩份工，就是爲了讓我和姐姐們有更好的生活，媽媽不常和我們提起客家人的故事，更不願意談起印尼華僑的身份，就是因爲不想要我們和貧窮的歷史連結，謝謝媽媽，您的努力，我知道。

但是，我親愛的媽媽，即使您不想面對自己的血源、自己的出生，但永遠不被命運打倒，永遠抬著頭面向陽光的硬頸精神，您骨子裡流的永遠是客家人的血！

我永遠以您爲榮，我很驕傲，因爲係客家人！



散文佳作

存一吋光陰在大風草裡

林青蓓

碧藍晴空高懸一輪紅火的太陽，蒸曬著我混亂的心緒，沒有雲，沒有風，一切都無精打采的。夏天黏在身上，汗水沉重如羽毛，緩緩下墜，卻觸不到地面。

我試圖去梳理越來越燥熱的脾性，設法改善，我知道，這並非僅是一種生理反映，口乾、體燥、渾沌，還是焦慮的心靈狀態，空洞、孤獨、脆弱。

在短短幾小時內，我經歷了文化的弧線，一下子我在臺北，急迫且不停地尋覓一把鑰匙，盼望開啓多元文化的謎底；一下子我奔跑在原鄉，赤腳踩在屏東內埔這塊土地，往事掀起，散落一地的記憶卻無法歸類。

老家的三合院內埕曝曬著大風草，一支挨著一支，沈睡的青草香在蟬鳴喧囂中漸漸甦醒，散發清新的氣息。我和阿婆拾起略乾的大風

草，團成草結，再用細長的香茅捆綁，一團一團，再次攤在蓬勃的陽光下。

以前，客家產婦坐月子時，會用大風草煮過的熱水擦澡，預防月內風，避寒祛風。

我好奇問：「爲什麼要用大風草，其他的草藥不行嗎？」

阿婆說：「就地取材啊……頭擺野外各處都是大風草，隨時都能採收，連莖帶葉曬乾，婦人家坐月子使用盡好。」

在居住條件與衛生環境比較差的時期，爲了避免產婦感冒風寒，做月子期間是不允許洗頭、洗澡，而大風草的運用，反映客家人的醫療觀念與文化特性，在自然資源的限制下，透過重複實踐與生活展演，呈現出養生保健的智慧，一代代傳承下來。

大姊即將臨盆，母親特地要我請假，回鄉一趟，只爲阿婆親栽自曬的大風草。母親說：「阿婆的大風草有一股寧靜美好的味道，讓人感到安心，我希望把大風草的香氣留在妳們的記憶裡。」

近來，野地開發，加上採集無度，大風草越來越難找，阿婆就在自家的田地種植。阿婆說：「人勤地獻寶，人懶地生草，大風草耐旱，盡好種，老頭的盡會槌……可惜，現在後生毋知大風草的好，除草除淨淨。」

大風草曾經是我、母親和阿婆的時間斷層，產生空間與心理概念的巨大隔閡。

春寒乍暖，我受了風寒且反覆高燒，母親著急從桃園搭車北上，帶著幾團大風草和一支大鍋子來到。

母親在窄小的廚房熬煮大風草，淡淡清香淨化屋內的陰濕與沈悶。她先盛起一碗飲用的份量，然後，我倆小心翼翼將煮好的大風草水移至浴室，緩緩倒入浴缸，不能添加冷水，等待熱水自然降到適溫再沖洗，才具療效。

我啜口大風草水，甘苦滋味從舌尖滑入，既熟悉又陌生，是母親溫柔艱韌的心意，亦是客家的本色內化於己身的沈澱過程。

我狐疑地說：「大風草水是偏方吧？」

母親一邊催促我去洗澡，一邊回答：「這是客家老祖宗在自然環境、生活方式中體驗出來的智慧結晶，信得老人話，免得上壩走下壩……婆太教給阿婆，阿婆教給我。」

大風草的存在本身就富有意義，它在艱困的環境中生長，為人們帶來身體的療愈與心靈的慰藉，承載客家族群的情感、文化和思維。透過對大風草在阿婆與母親生命意義中的瞭解，我撿拾藏匿在血脈中的記憶拼圖，重新拼起我的客家圖像。

狹窄的浴室瀰漫親切的芬芳，我感受大風草的撫慰，一道暖流抹去傷風帶來的高燒與酸痛，隨著水氣蒸騰，身心越來越舒暢。我感覺心底觸及柔軟的溫度，我安於自己的存在，並感受存在的真實；不擔憂被生活背叛，不害怕世界離我而去，我的眼睛為這一切而漲滿淚水。

我想深入大風草的核心，喚起一種原鄉意識，理解大風草便能理解我在阿婆、母親那兒繼承的客家底蘊。

每逢假日，我總是在臺北陽明山、觀音山、南港舊莊茶山、新北南勢角山、坪林等地，搜尋野生的大風草。在採集上，我始終自律，

只取幾片葉、一束花、短小的莖，當作標本，我必須透過更仔細的觀察，反芻植物圖鑑上的知識，印證客家就地取材的哲理。

母親叮嚀：「開花的大風草不要採，洗了全身會癢。」

阿婆交代：「採集時只能用割的，不要連根拔起，留下的根會再長出新苗，繼續繁殖，年年才有大風草……大自然給的福氣不能享盡，不然遭難就來啦！」

採摘大風草，不但要採則確保其續生，還得採下必生其意義。

中秋之夜，月圓圓，人團圓，親友齊聚一堂。夜晚透明如此，當下，很多事物才看得更清楚。我在澄澈的月色下，拋擲關於大風草的疑問，阿姨和母親興奮地搶答，臉上閃著珍珠光澤，語音輕盈欣喜。

大阿姨說：「大風草洗身腳盡好，香噴噴，毋會冷著。」

小阿姨接著說：「我生第一胎時沒洗大風草，之後老是腰酸背痛，生第二胎時，阿姆天天幫我燒大風草水，改變體質，筋骨不再酸痛。」

二阿姨說：「小時候幫阿姆曬大風草，要不定時將草結翻面，最怕午後雷陣雨，大風草淋到雨水會變黑、發霉，洗起來效果不好。」

母親說：「我喜歡大風草淡淡的青草香，以前哪一家如果散發大風草的味道，就知道那家有人坐月子……大風草的香味讓我想起初為人母的焦慮與喜悅。」

她們姊妹四人，你一言我一語描述大風草的經驗，彷彿回到少婦時光，充滿甜醉的氣息，神采奕奕。

我看見大風草水滴沿著她們過往的酸甜苦辣流淌，在命運流轉的場景中，我看到傷口癒合的遺跡和生命刻藏的軌跡。

冰壺秋月之際，我明白大風草不只是大風草，對於母親、阿姨而言，它是客家媳婦身份的象徵，氣味相投。它是客家群族文化中，彼此互動，以大風草編織出家庭脈絡和社會網絡，獲得認同、理解和關懷。

隱藏在這片綠茸茸裡，大風草聲聲召喚我，到山涯海角尋覓未知的風景，尋找客身存在的證據。

大阿姨瞧我如此渴望探究大風草對於客家的涵義，她告訴我，屏東的客莊還有少數人家從事大風草的栽種與買賣，她鼓勵我：「大風草的價值，需要妳一次又一次用心觀察、使用、體驗，然後討論與書

寫，它的民俗意思才能清晰浮現，成為可以被經驗、被認知的療愈能量。」

我抬頭望向夜空，明月如一顆悸動的心，深情地照耀家鄉的大風草。

決定出發。

積累幾天的連假，再次從臺北抵達屏東，冷冽的東北季風催促我一路向南。直到車子駛入屏東，大武山山脈與中央山脈豎起了屏障，寒風止息，故鄉溫煦的天候，如暮春陽。

逐次抵達麟洛、內埔、萬巒和新埤。

穿越鄉間小路，高聳的檳榔樹林立，繞了又繞，來到麟洛田心生態教育園，這裡以復育臺灣的原生植物為主，園裡的樹都是屏東低海拔原生種，其中，有我朝思慕想的大風草。

園主吳先生和大姨丈曾是同事，退休後回家鄉養老，因緣際會，打造出生態園區，他說：「童年常看到的一些植物，例如大風草，因為工業污染和農藥大量使用，幾乎不見，興建生態園，希望留給大風

草等原生植物一絲生存的契機。」他還說：「大風草在福佬莊好像很少看到，既是原生植物又是客家民俗植物……需要靠我們傳下去。」

與其責罵人們對土地的過度揮霍，去做各種毫無意義的抗議和抱怨，不如認真去面對，重塑、還原，讓客家族群再次將大風草放在文化脈絡裡來對待。

我漫步在園區，森林、溝渠、溼地、草澤區、稀樹草原、水塘，重新去觀察那些過去被我忽略或錯過的植栽，一草一木，聽似無聲無息，卻眾生喧嘩，它們問我：「這位客（家）人，妳在找尋什麼？」

接著參訪新埤鄉建功村的大風草主題園區，這裡是鍾先生整修自家的老伙房，改建而成，他提及：「我們客家的民俗植物，大家共同討論的結果，就是大風草。」他又說：「小時候，長輩就說婦女坐月子要洗大風草……常常看到在禾埕曬滿大風草。」

爲了順應時代變遷，開發新的使用方式，讓更多人體驗，鍾先生將大風草製作成中藥包與精油產品，既提升大風草的質感又方便推廣。他談到：「想要發揮大風草傳承客家（保健文化）的作用，不能用閒



散的態度面對，要花更多精力去做……」

我透過雙眼觀察鍾先生的外在，用耳朵聽見他的聲音，嗅覺聞到他身上的大風草香，知曉他對大風草的一片心意。藉由他和大風草密切的交會，我從中獲得體物的義理，引發強烈感受。

確切來說，我從人與大風草的互動中契入機理，認識自己的原生家庭，釐清客家底色，竭盡所能去剖析，我這身客家骨架如何長出新的血肉，如何刻進客家意識，又如何綻放原鄉。

「愛做好，問三老」，離開新埤鄉，我驅車前往下一個目的，繼續收集各種大風草的資訊。

黃昏時刻，山色一刻深赭，一刻淡青，我已在萬巒。

表姊和表姊夫辭去新竹科學園區的工作，歸鄉，在此經營咖啡店。表姊不甘於大風草化作傳統記憶中的漣漪，巧手慧心，研發出花茶、鬆餅、果凍，或是加入火鍋、義大利麵提味。

大風草做為客家婦人坐月子的藥草氣息，被賦予嶄新的風味。窗外漸暗，路燈不知不覺中亮起，嚐一塊酥軟的鬆餅，清爽柔潤的口感

佛過舌尖，我忘了旅途的徒勞，忘了生活的無聊，再配上花草茶，餘迴繞味，我記起小時候陪阿婆曬大風草下午的風、陽光、聲音。

對客家社會而言，大風草是傳遞客家族群的經濟生活、社會文化結構、健康觀念的內涵。對表姊而言，她認為母輩走過的景致和嚐過的滋味，無法複製，卻在柴米油鹽中融化春夏秋冬，於酸甜苦辣中溶入歲時伏臘，給予我們巨大的光與熱，孕育著我們身體與思想。

大風草，是一段牽腸掛肚的情分。

如今，大風草不再只是客家民俗植物，除了生物性、文化價值與象徵意涵，表姊煎熬出屬於自己的味道。

表姊說：「前陣子，衛福部以大風草食用安全性有疑慮，禁止我們做為食材原料。」她納悶地問：「大風草是客家老祖宗的保健知識，這套知識如同宗教信仰般，指導我們對植物的態度與處理方法，為什麼不能融入日常飲食？」

我很快總結表姊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完整述說客家大風草文化的來由，以及提出大風草在醫療行為中的科學實驗，別人就無法完



全理解，而我們的感受與想法又參雜很強的心理因素和主觀性，別人當然產生疑慮。

我和表姊身處客家文化，所以常從類似的角度或相同的關注，來體驗同一件事物。我們深愛大風草，使用並食用，卻面臨不知如何和不同文化的人們溝通，各自對於大風草的主觀經驗與價值認定，更是難以跨越在體驗大風草的過程基礎上，判斷民俗觀念的對與錯。

一道迷宮將我們圍困，無形的囚牢，沒有邊界、沒有圍籬和看守員，甚至無法描述。

這頓大風草創意料理，遇見困境，儘管目前沒有受到罰則，但在大風草被視為安全食品原料之前，只好分享在自家人的餐桌上。

阿婆常說：「肯問就有路，肯想就有步。」創意料理做不成，開發副產品總行吧。表姊夫研究大風草手工肥皂和入浴劑，希望讓客家人的古老智慧與所有的日子是交融的、一體的。

我擔心他們夫婦倆投入太多的資本，萬一血本無歸，該怎麼辦。表姊夫感慨地說：「爲了成功推行大風草融入常民生活，我必須

懷著孩童的赤誠，必須永遠相信，必須把握任何的可能性……年輕人都走散了，忘了客家的本質。」

年輕人離開故鄉，不是真的知道要去什麼地方，不清楚會遭遇什麼，然而，他們仍然急著離去，想要親自去確認一些事情。

離開萬巒，我思索著，究竟是我們選擇了大風草，還是大風草選擇了我們？

我們將野外的大風草，帶進整齊劃一的田地和自家的菜園，只因它對我們有益處，可以善加利用，那麼，我們與大風草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馴化了大風草，還是大風草爲了自身的利益，設法改變，它進化出最好的方法來取悅、吸引我們，以符合我們對於吃喝和醫療的欲望，進而影響我們。

大風草和客家文化同時發生了選擇，大風草將當地環境的氣候、土壤、日照、人類的口味、期望納入自我，這些特質變成它重要的成份。於是，大風草本身成了天然資料庫，蘊含豐富的客家人文思維與自然資訊。



各種文化在這種植物與那種植物，劃出分明的界線，從文化內部來看，具有深刻的價值觀念和傳統含意。如此一來，提倡使用大風草或禁止，可視為一種手段，是不同文化用以界定自我或是加強凝聚力的方式。

我試著爬梳大風草的系譜，以為其中隱喻了客家人的精神，具有獨特性，聯繫日常生活、社會關係、宗教儀式及象徵意涵等面向，足以反應客家族群的價值觀。

一場冬雨，在晨曦未現時降落，啪啪嗒嗒敲打著車身，山的線條穿過高樓隙縫間，忽隱忽現，家鄉的大風草已成為遠方的景物，失去精準的輪廓，只有香氣若即若離留了下來，怎麼也揮之不去。

面對失去的東西，總有一種企求，希望能在原來的路上，重新把它找回來。我身在其中，不知是自己在尋找漸漸消逝的大風草，還是大風草尋找在客家意識中迷路的我。

雨後的間歇，時間如水霧瀰漫，靜謐凝結成大風草上的水滴。



新的生命誕生，大姊升格為人母，母親
依循客家傳統幫她坐月子，大姊的髮絲、身
軀、衣服沾染大風草的氣息。

嬰孩一個小哭鬧，呼喊飢餓，大姊將他
摟在懷中，用乳汁哺育，母子倆親密相伴。
他應該吸吮到很淡很淡的大風草味道，從一
開始的陌生抗拒，到鑲嵌成生命的一部份，
一點一滴，都是情感的厚度。

我亦是在母親源源不絕的乳水中，呼吸
著大風草的香味，用味道確認我的客家身份。

情緒早已沈澱，人事不斷更迭，不能因
為走得太遠，忘了當初為什麼出發。記憶來
回牽動，唯獨大風草一如往昔，執著地在原
鄉等著我，待我轉身擁抱它，存一吋光陰在
大風草裡。



散文佳作

她鄉

黃勝群

仔細一算，阿婆來這裡已經超過五十年了。

這裡不是桃竹苗、不是美濃六堆，這裡是嘉義中埔。蕞爾的客家莊，坐落於寧靜祥和的山腳下，村民多半從事農業或工業。人們稱這裡為「水仔尾」，因為八掌溪的水系之一——赤蘭溪的末端流經這裡，據說早期時常發生水患，加上工業建造科技並不發達，人們簡陋搭築的木橋往往被大水沖垮。爸說過，小時候過這種木橋，比走現今熱門景點的吊橋還來得膽顫心驚。一不小心，就一命嗚呼。

隨著日益現代化、都市化，客莊的人口結構已逐漸老化。

阿婆從橋對面的閩南村莊嫁過來，她原先並不是客家人。由於早期傳統家庭生活困苦、重男輕女，所以阿婆國小畢業後就開始工作了。阿婆轉述，以前的阿太曾說，因為阿婆是「細妹仔」，所以「毋使讀昶多書」。於是阿婆小小年紀就被迫出外掙錢養活自己，開始從

事種植菸草的相關農務。一做就將近做了一輩子。嫁到水仔尾之後，阿婆與阿公也持續種菸來維持家計，偶爾打打零工。當時「盡衰過」，連田都是租來的，幾年後存了些錢才買下幾塊農地。除了種菸，阿婆也種植各式各樣的蔬菜水果，五花八門，有些我甚至聽都沒聽過。她幾乎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農業百科全書，深諳風土民情與田園農事。

二十五歲時，阿婆經媒婆介紹，才嫁到這裡。阿公是公子，上頭還有兩位兄長，一同住在傳統的三合院。由於阿婆年輕，加上阿公的輩分較低，因此阿婆一家經常受到大房、二房家庭無端的欺壓。尤其是大嫂、二嫂兩個女人的心機城府特別難防。阿婆常回憶，過去的大嫂與二嫂都會聯合破壞她所種植的農作，例如故意野放牲畜家禽惡意踩踏。阿婆恨透她們，卻總是百般隱忍。個性直率坦誠的阿婆，不像她們會耍小聰明、玩小手段；她是認真踏實的工作人，同時也是勤儉持家的好媳婦。雖然阿婆看不慣大嫂與二嫂，在晚年卻時常與之相聚閒談話當年。也許大家都老了，時間淡化了曩昔的爭執恩怨。

阿婆管不了別人，只能做好自己。阿婆與阿公兩夫婦共生下五名小孩子——兩名兒子、三名女兒。或許是因爲想脫離貧困的緣故，也許是深受阿婆自幼獨立負責、行事認真所影響，五名孩子都有所成就。大伯是鞋匠、大姑是小學老師、二姑是國中老師、小姑是銀行主管。四人最後都落腳首都臺北打拚過活，只有爸一人選擇繼承家業，留在嘉義。長年以來都由爸陪伴、照料阿婆，也因此談起五名小孩，阿婆總最疼惜爸。儘管過了這麼久，阿婆還是時常對我說，她的五名孩子很可憐，從小就得跟著她辛苦過日。

多年之後，親戚們幾乎全離開了水仔尾的三合院，都跨過了這條橋，到臺中或臺北去了，只剩下我們一家人。幾年下來種植菸葉，阿婆與阿公已小有積蓄，於是便決定在買來的其中一塊農田上，建造一棟屬於我們家的透天厝，而三合院也隨之成爲閒置的農舍，一如消逝的過往雲煙。雖然透天厝的造型外觀不太起眼，但它是庇護我成長的家。我曾聽爸說過，建造新房子的每一吋距離，都是由迷信的阿公親自測量所決定的。獲悉之後，在夜晚我睡得更加安心。

大伯與姑姑們曾經有意接阿婆到臺北生活，可能是想就近孝敬阿婆吧。然而阿婆全然拒絕。她並不習慣臺北的生活，那裡人生地不熟。阿婆偶爾會坐車到臺北「度假」，暫時遠離繁忙的農務，然而總是惦記著田裡的蔬菜，不時提醒爸要記得幫忙澆水。因為生性克勤克儉，阿婆總是坐統聯的敬老票。只要一得知有人臨時來電找她幫忙採茶，她就會立刻從臺北趕回來嘉義，連小小的工作機會都不願輕易放過。也許在旁人眼中看起來舟車勞頓，但對阿婆而言毋寧是「賺到了」。畢生以「勞動」作為「運動」，難怪阿婆的身體能夠如此強健。

阿婆有存錢的習慣，部分積蓄會請託爸存到郵局。雖然節儉惜物，卻總是不吝給我生活零用。阿婆總是五佰起跳，有時候直接給我一千。我通常會委婉拒絕，阿婆往往硬塞給我，她總會說：「下二擺正賺錢還俚。」面對阿婆軟硬兼施，我實在難以推辭。不過有時候我會暗自揣想，等到我真的長大工作賺錢之後，我是否還能有機會孝敬她呢？阿婆一生嚴以律己，卻總是寬以待我。



阿婆常會向我炫耀，她採茶的功夫一流，好幾天就賺了快一萬元。只要少賺一些，她就會自我揶揄可能已經老了。小時候，我猶記得阿婆滿頭黑髮、精明幹練的持家模樣，如今已添綴些許歲月的雪色髮絲。年幼的我不會綁自己鞋上的蝴蝶結，阿婆曾多次教我。我當時很困惑，為什麼阿婆如此全能、還會綁鞋帶呢？後來才了悟，其實在種菸的農務過程，時常需要打結，或許在我當時的年紀，阿婆早就已經獨立自主了吧。

幾年前，小姑罹癌過世，阿公也因車禍意外喪生，接連突發的憾事使阿婆心力交瘁，更顯滄桑蒼老。頓時間，守寡的阿婆失去交談生活的老伴，變得孤寂許多。我常心生陪伴的念頭，給予支援與溫暖；只要在家，便主動詢問阿婆是否需要協助。然而阿婆擅長客語、閩南，我卻只會中文、英文，我們都習慣用對方最熟悉的語言來傾訴，於是時常雞同鴨講，瞎猜半天，釀出許多逗趣的對話。有時候，我挺後悔沒有學好客語。阿婆偶爾會說故事說到掉眼淚，起初我頗為抗拒，後

來便慢慢學會安慰她。外表看似堅毅的阿婆，其實內心亦有豐富細膩的情感。

在親戚朋友面前，阿婆總說我是她最聰明的孫子，我彷彿隔代遺傳了她的些許優點，如不浪費食物、不輕易花錢等。她常說我自小便聽話懂事，學業成績也不錯。她常鼓勵我，要我繼續加油。她說我的成就，就是她足以向外人炫耀的驕傲。我記得她最常和別人說：「侄孫仔讀嘉中喔！」我常常為此感到欣慰，好像我終於能給予阿婆一些回饋了。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彷彿是阿婆的第六個孩子。也許等我有能力之後，我也想像爸一樣，好好孝順她。

阿婆原先並不特別喜歡臺北，但一聽聞我將前往臺北實習時，她毅然決然離開嘉義，到臺北陪我。阿婆說：「侄孫你去煮飯好無？」不禁感到窩心。實習期間兩個月，阿婆陪伴我兩個月。阿婆不辭辛勞，每天為我打理生活，能夠在陌生的臺北擁有熟悉的感覺，格外幸福。或許重要的不是家鄉，而是陪在身邊的人。能與阿婆一同相處，同溫



過往舊有的記憶與故事，這兩個月對我來說毋寧特別難得。對大伯與姑姑們也是吧，兩個月的時間，讓一直以來忙碌的彼此擁有更多相處的機會。而那年暑假，也可能是阿婆第一次在臺北過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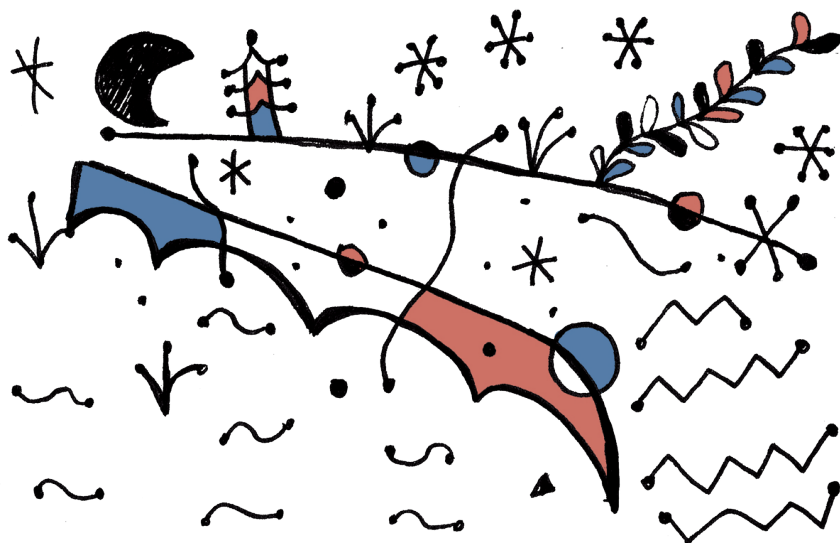
偶爾開車載阿婆，過橋到阿婆的故鄉，或者更遠，橋的另一邊似乎已經變了許多。從前這裡是陌生的客家莊，命運註定讓阿婆嫁到這裡，經過時間日久的洗禮，她漸漸從「閩南人」變成「客家媳婦」，再從「客家媳婦」變成「客家人」。求學期間，我曾經參與過些許客家語朗讀比賽，只要遇到不懂的詞彙用法，我就會詢問爸，如果連爸也不清楚，我倆就一同請教阿婆。年邁的阿婆雖然已不識字，卻蘊含深厚的客語詞彙、豐富的生活學養。

爸說，嘉義縣政府公告表示已經無法再種菸了，昔往的記憶就此塵封在我們的腦海裡，有種說不清的感慨。如今阿婆已經八十歲了，年歲不斷攀升，身體似乎還算健朗。儘管動作不如過往靈敏，仍喜愛到田裡閒晃，照料種植蔬果的小天地。過年過節阿婆也會做菜包、包

粽子、炊菜頭粿，對我來說，那是家的味道。阿婆常說她再活也沒多久了，我聽了總是很難過，直忙安慰。雖然心中早已有所準備，卻希望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多數時候，我與阿婆各處橋的對面。偶爾在他鄉的夜路上，我會望著寬闊無際的星空，想起遙遠的故鄉與慈憫的阿婆，想起許美靜〈城裡的月光〉、黃乙玲〈惦在你身邊〉。然而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打幾通祝福的電話，盡可能鬆脫學業的桎梏，多多回家，陪在阿婆的身邊。

這裡是水仔尾，阿婆在這裡住超過五十年了。這裡是我的故鄉，也是阿婆的故鄉。



散文佳作

浪漫潭山線

黃硯鋼

從小聽父親說起故鄉獅潭，以為那裡住著一隻勇猛無比的雄獅；聽母親談到故鄉龍潭，又以為那裡是千古神龍的巢穴，兩地之間，有如時間鎖鏈，令人無法掙脫，亦如空間珠鍊，使人光華美麗。

浪漫台三線，近年客莊之旅的新寵兒，振興客家文化經濟的火熱話題，其實，在油桐花和客家美食的意象包裝背後，她還有著許多不同面相的風貌底蘊，縱然富豔難蹤，卻很值得細細漫遊，窺伺大千。

於是，我從青山的嵐氣裡甦醒過來，縱身躍入浮著縷縷煙霧的潭面，這環繞了父母大半輩子的潭與山，曾以它看不見的暗潮，成全了彼此，成全了愛情與幸福，或許，連自己也並不十分清楚。

一九五七年夏天，曇&潛。

明明秋日未至，遠方天空卻滿布如落葉般的綠色小點，緩降而下，八歲的母親跟著玩伴在茶園嬉戲時，初次望見這奇異的景況，伴隨著空氣中不時傳來陣陣的傷感啜泣聲，原來有好幾位採茶阿姨的兒子正在服兵役，那落葉般的綠點，正是她們心中愛子跳傘而下的身影。

「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來哦，好危險哦。」

一句女童的無心言語，拋扔在心懸愛子的母親心中，漣漪無限擴大，在樸素的茶園與肅殺的煙硝對比下，頓時，曉山嵐起，曇氣雲布。傘兵的危險性及訓練堅實，母親是再清楚不過的，但母親絕對沒有料想到在三、四十年後的某一天，他的兒子也選擇了傘兵部隊，當年採茶阿姨心中泛起的水波此時正拍打在她心窩的岸頭上，鄰村大男孩跳傘受傷的情境又再一次游回她的腦海迴盪，即將跳傘的不是別人，是她的兒子。

但她爲了讓我放心，對跳傘之事隻字不提；而我爲了怕她擔心，對訓練之事從不喊苦。

只是，舌尖上的鄉愁卻趁我在島嶼南方從軍時無預警誕生了，身著草綠服裝、手持先進武器的特戰傘訓中，我突然嗅聞到家中母親烹煮冬瓜湯的香氣。難忘當日的休息時間，我在電話這頭捨下難堪，放聲大哭，潸然不能語言，只爲了一碗煮了通透的冬瓜湯，電話另一端，不難想像，母親俐落地掄起刀子料理那盅讓我明明白白的冬瓜湯，好讓心慌的孩子能收割難以言說的成長，溫柔中帶著堅毅。

於是，我帶著幸福的微笑登上飛機，想起那盅簡單卻溫潤爽口的冬瓜湯，曇氣立即消散，在藍淨天空下，色澤青綠的草原，我一躍而下，幾乎要笑出聲來。

一九六二年秋天，潭&山。

那天，母親買了人生中的第一雙新鞋，陽光暖洋洋照在身上，穿著薄長袖，雖有些微汗意，但她哼著小調，晃晃悠悠上學去，這雙新鞋，看在還打著赤腳的同學眼裡，羨慕之意油然而生。

母親書讀得不多，唯一的畢業證書就是那張閣樓夾層中舊皮箱裡的一張破紙，當時的她，對受教育與否絲毫沒有概念，上學，不就是換個環境玩耍罷了。穿著新鞋的第一次放學返家，正好遇著入秋後的第一場雨，霏霏雨點中，母親急著和雨絲競速，不知是雨絲追上了她，還是她趕上了雨絲，反正遇個剛好。

此時在烏雲中醞釀已久，有如世紀災難的雨，意欲吞噬天地，把母親的思維打亂，她只能站在半路鄰舍的廊簷下，任風把雨拉成斜線，手中拎著新鞋，等待雨停。

就這麼等著等著，在一抹不知從何而來的陽光下，身影被光線一天天拉拔長大了，緊迫釘人的生活也把青春催熟了，沒選擇繼續升學的母親，選擇把日子耕耘在石門水庫旁的茶園及楓木林下。

「有沒有看到水庫沿路的高大楓樹，都是當年你媽，我種的。」每回途經水庫旁，她總是語帶驕傲說著。

六零年代的水庫竣工帶動了地方繁榮，水庫入口處興建了當時少見的加油站，母親和女孩們每回上工經過加油站時，總會趁站務人員不注意，偷偷的踮加油機幾腳，她們不喜歡這種烏漆漆黑箱子所製造出的刺鼻臭味。

某天傍晚，母親一如往常地，下工後在雜貨店談天，外婆派人通知家中有人造訪，母親心中正納悶著，進門後見著一個男子坐在凳子上，旁邊站著遠房表姐。

「你不是在加油站工作的那個……」母親認出了男子的身份。

這一次以及後來的一再造訪，母親不再踮加油機了，這位沿著台三線，從獅潭遠到龍潭的男子，成了我的父親。

一九七七年冬，罈&衫。

早年客家女性中，十之七八當時的名字都以「妹」字結尾，外婆對面家的女兒名喚「桃妹」，隔壁是「秀妹」，再來是「平妹」，而

母親名喚「滿妹」。滿妹之「滿」，意指家中女兒眾多，而男丁甚少，爲求男兒，故取名「滿妹」，藉以告知眾神，盼賜男孩。母親是家中的么女，出生後，外公便因愛抽水煙袋而長臥於床，他對他的印象也僅止於那金屬鶴型的水煙袋及嘴角微揚的慈藹臉龐。

於是，「滿妹之子」，便是我們三個兄弟的銘印，也是擁有的共同初名，透過母體的臍帶，傳送家人的期待，在此名下，我們膨脹著軀體與心靈，完滿成長的儀式。

母親說，在每個孩子出生前，父親都習慣先替我們取了兩個名字，一個男孩名，一個女孩名，父親從不過問有關胎兒性別的問題，一切但憑天命，只知道他迎娶母親那天喝了那罈外公生前爲母親親手埋下的女兒紅後，其實心裡一直很想爲自己的女兒也深埋一罈，期待她的出嫁，可惜，母親替他一連生了三個男娃兒。

埋不成女兒紅，父親只能把杜康的壺觴往自個兒肚裡送，每日睡前的小酌，每月同事一聚的大飲，是父親消化這些釣詩鉤的方式，醉

酒當歡中的父親雖沒有大發詩興，但平日嚴肅少語的他，此時的話題卻特別多，就算同事都已飲罷返家，他也會把我們喚到跟前，滔滔不絕地長篇大論著，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反而成了父子之間難得的交心時光。

而母親在出嫁後便在家操持家務，偶爾會利用閒暇拿些針黹活回家代工，她的手工既細又巧，總能按半透明模紙繡縫出精緻的花樣，針線活完成後，撕去模紙的工作自然落在我們三兄弟肩上，按件計酬，這也成了我們零用錢的穩定來源，端張矮凳圍坐在母親身邊，邊撕邊聊著學校生活的趣事，也順便釋放心中負面的能量，工作也在絮絮叨叨中開心完成，多餘的花鈕扣便是我們最好的免費玩具，紅、綠、金、銀，一顆顆都成了在戰場上奔跑廝殺的千軍萬馬。

青春萌芽時，誰不會短暫地唯我獨尊過？誰不會為父母的多叮嚀而感到厭煩？自以為可以擁佔全世界，把細心關懷只當是熟爛的酸綠，在不知不覺的熟爛酸綠中，父母的臉，竟什麼都齊全了，父親鬢邊添



了星星白髮，母親的青春也在出嫁時便被摺入一只只的皮箱，倘若不細心處理那電光火石的瞬間，蛻變的路途上就會被冠上叛逆的封號。

在醴粹與衫扣之間，成長的影子被東拉西扯，所幸，我有過青春，未曾叛逆。

二零一七年春，彈&跚。

看著父親在潭面上打著水漂，我興奮地在一旁模仿著，於是，父親替我揀選一顆輕盈扁平的石片，再握著我肥厚的小手，後拉，再向前用力勾射出去，石片在潭面上反彈出數個淺淺的水花，我開心地連在夢中都微笑著。

後來只要遇到能打水漂的地方，管它是潭是河，總要打上幾回才肯罷休，那一去不回的一輪輪波痕，像一段段追趕青春的歲月，無論我們千方百計地蹙眉縮身，希望能像玩捉迷藏般匿藏，然而，躲不起來的我們，邁向中年，為人父母。

角色互易，身份從乘客轉為駕駛，想當初，父親每次返鄉，總捨棄省時的台一線或中山高，特別鍾愛行駛那蜿蜒山區之間的台三線。但如今的台三線，每到假日，沿途景點總是擠得水洩不通、摩肩接踵，所幸，父母總能在山澗潭溪中，找到鬧中取靜、避開人潮的私房景點。他們不喜好人潮擁擠的景點，更不習慣舊時與現代建築雜亂錯落的格局，只喜愛穿梭在鄉間沒有車水馬龍的道路，以舊時的從容態度靜心撫觸，以慢觀的心境節拍經年蹂躪，才不至於對眼前的土地景致停留在斷簡殘篇，一處轉角一面牆，一條山徑一杯茶，一個旋身一棵樹，在歷史的滾滾大潮更迭裡，這些巋然獨存的守望者，都有它獨具情感的歷史與故事，打開父母回憶的話匣子。

「讀書那時，剛好在興建水庫，有大量的美國人進駐指導，為此，開了條從美國人居住處連結到水庫工地的新路——美國路，一條陡坡鋪上嶄新的柏油路面，山下大坪村的孩子可樂壞了，有了筆直平坦的美國路，再也不必繞舊坡道上學了，運氣好時，還可以搭趟便車，省了不少爬坡時間。」母親的話語如薄且輕的回憶蟬翼飛舞著。



「台三線，我們都叫它內山線，是條重兵駐紮的軍事用道，也是發生戰爭時的最後確保線，小時候，常可看到坦克車來來回回。這裡本來橫亙著一條遠望如獅的山稜，地勢也像獅子將頭深入一旁潭中飲水，後來兩次的道路拓寬工程，將整座山丘夷為平地，獅形山稜了然無蹤，潭水也已改道。」隨著父母腳步旅行，一面聆聽令人著迷的故事，一面體會大自然的微風撫面，原來，生活中處處有坦然的美麗，感受這些生命中忘捨不掉的記憶，便是幸福，它在起伏的時代中，在傳承的氣氛裡，不斷流傳、竄動。

如今，父母的腳步雖已略顯蹣跚，但隨著他們記憶中的步履，一次又一次走著，如潭面上那輕盈的石片，在台三線上漂彈著，即使沉進了闇黑的深處，必定還記得在金色的陽光下，每趟優美的滑行與旋身。

從潭中起身出水的剎那間，身軀上掛滿的串串水珠，雖不能永久停佇，卻無從否認它們曾存在的痕跡，無形吊掛在心扉及呼吸間。

小時候，總期待著長大，期待著未來，如今，我卻著迷在父母的故事中，期待著回到過去，和父母成為兒時玩伴。

我很願意陪母親在廊簷下拎著新鞋，等待雨停；或是在美國路上搭個便車；我也希望自己能陪父親共同埋下一罈女兒紅，或是看著坦克車在屋前石子路上興起黃沙滾滾。我不清楚浪漫台三線到底要追求什麼層次的浪漫，興許，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台三線，她的浪漫隱身在潭山之間，浪靜風恬，漫沒潭心。





散文賞評

張典婉

回憶鄉愁及女性書寫似乎是後家文學獎最常出現的題材，今年也不例外。女性記憶的大風草、外婆、或是與女兒、母親之間的生活細節，交織成文字中的篇章。

移動似乎是這次散文得獎作品中較為明顯的焦點，加上身份認同的轉折，讓作品呈現出接力賽般風貌。

首獎；阿婆學字中，用學寫字的阿婆，鋪陳了花蓮客家女在戰前勞動身影，重視教育的一代女性印象，阿婆向孫子學字的溫暖，令人動容。

侄係客家人一文中，敘述了印尼客家母親，在排華運動時，到臺灣落地生根的生命故事；回大陸送死，回臺灣半死，在印尼等死。一無有的家庭，母親也犧牲可以進北一女的機會，當女工撐起養家責任，在臺灣結婚生子的時代背景。她鄉及浪漫山線分別也以阿婆及母親為主題人物，書寫有著遊移的環境，相對也書寫了地景與人的呼應。



存一吋光陰在大風草裡，則是突出了客家常民生活的大風草，在生活與家族間化不開的尋找大風草愛戀。







短篇小說 優選

菸草花

方冠民

深夜，獨自來到空無一人的三合院天空下起了雨。不對，是米。一顆顆灰白的米粒貫穿祖堂的屋頂流洩而下，在地板堆積發出沙沙聲。

大舅舅瞧不起小舅舅膝下無子，不務正業，和家族裡的人談不來。媽也直說跟他不熟，為何唯獨跟我特別要好？我也不曉得。不過當表兄弟姊妹在祖堂裡玩打火機和線香、蹲在水溝上拿紙杯抓蝌蚪，或到龍肚國小打籃球的時候，我總是窩在畫室裡看他作畫，聽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客家人成為印尼坤甸的首領，在距今兩百多年前建立自治國家，名為蘭芳。擁有獨立武裝和稅收，採金礦，從事農耕，自由鋪設道路、蓋房子等。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比美國更早出現的共和國體制。不被清廷承認，對外則稱作蘭芳公司。管理人們的香油錢，興建廟宇、舉辦祭祀活動、處理人情世故，和西方所指的「公司」完全不同。從廣東梅州來的羅芳伯整合不同礦區大小會社，

成爲第一任首領。當時婆羅洲（加里曼丹島）的黃金吸引大批華人，羅芳伯也在屢試不第的情況下選擇來到南洋。

「他在坤甸就是神明，」小舅舅說：「關帝廟裡除了關公，旁邊就是羅大伯。」相關的傳說有很多，人們相信他和當地的蘇丹是結拜兄弟；在一條水道中常有鱷魚咬傷人，羅芳伯便模仿韓愈的《祭鱷魚文》寫了一篇文章，在眾人面前和祭品一起丟到河裡，鱷魚就被趕走了。還有人說他的墳墓共有九座，其中一座棺材是純金打造，至今仍藏在某處。而結束這一百零七年歷史的是荷蘭軍隊，他們直搗蘭芳總部沒有受到任何抵抗。一位荷蘭官員的死或許是唯一的代價，誰叫他執意把關公和羅大伯移開。一段影片中談到蘭芳時代的建築只剩一棟和一塊朽木。後者本該是羅芳伯的議事大廳，因爲一場大火，只剩這塊木頭被當地人刻意留下。上面有兩個大小相當的孔，視線通過好像能穿越時空似的。

可惜無法。我無法回到過去親口問問小舅舅，爲什麼呢，爲什麼人會選擇死亡？爲什麼你選擇死亡？也許他會一如往常地作畫，從容

不迫把答案藏在接下來的故事，手上尖銳的雕刻刀刺穿木板，所以故事也不小心滲進他的畫裡。木屑有粗有細，有長有短，都是線條的外衣。弔詭的是當我開始調查卻發現沒有留下任何一幅畫，完全找不到，那麼，線索只剩下菸樓和媽了。

小舅舅在富里一棟早已廢棄的菸樓裡被發現。他把自己吊在聯架上，周圍幾根竹篙掛著發黑的福菜。基於這點我想了解菸樓的詳細構造，並從媽身上得知更多這個家族的事情希望能找出蛛絲馬跡。媽感到有些奇怪仍不厭其煩回答所有問題。這也難怪，在此之前客家血統彷彿毫不相干，除了兒時的零星記憶外什麼也沒有。我直覺地認為有必要好好追溯一番，因為這個家族的死亡都蒙上一層神秘色彩。

外公以外的五個小孩都大學畢業，有醫生有老師，只有外公被留下來種菸葉，因此只要喝醉就發牢騷，說自己國小畢業第三名，不讓我讀，還把我的書包丟到豬圈裡。爾後也經常發生爭執。媽每次回去

都得坐在床邊聽阿太講他的壞話。我說爲什麼是外公呢？「爲什麼是我？」沒有人知道原因。奇怪的是阿太過世前卻一直唸著外公的名字，長達七天，和烘烤菸葉所需的時間差不多。烤菸是最折磨人的步驟，必須不眠不休盯著爐火控制溫度。全盛時期的美濃有將近兩千棟菸樓，煙囪隨時都冒著白煙簡直跟加工區沒兩樣。

翻開相簿找到外公的照片，深邃的雙眼給人空洞的感覺，好像什麼也不剩，可能是因爲他總是盯著火焰。

媽在講外公的時候總像個小粉絲，露出追憶年少偶像的意猶未盡和惆悵。

我漸漸發現他們各自帶著不同的疑惑。

外公這輩子只打過媽一次，在一個雷雨交加的颱風天。學校提早放學，小小的媽慢慢地走，書包舉在頭上。經過廣泰雜貨店碰到外公。外公穿著蓑衣看起來像老鷹，沉默地給小小的媽一巴掌便拎著她回家。媽不明白外公爲什麼要打她，我說可能是擔心吧，媽笑笑的，說外公

本來也想把她和小阿姨留在家裡幫忙。結果她偷偷填了樹德女中的報名表，捧著一個綠色臉盆準備去搭車的路上遇到外婆，外婆沒什麼反應，從口袋掏出幾個錢給媽。小阿姨則和青梅竹馬跑到臺北來來百貨賣了幾年的帕布森牛仔褲。

那外公不種菸以後都做些什麼呢？我說。

臺灣開始進口菸葉，公賣局的限制愈來愈多。外公將菸樓打掉蓋新房子，成為日後我們睡的透天厝。過去興建菸樓要通過核可，數千名申請者只有兩百多人能如願以償。收入超越教師或公務人員，但龐大的成本和隨之而來的勞力壓榨使人怎麼也開心不起來。外公果斷將其抹滅的同時，不再有任何東西能將眼神點燃。陸續種過香蕉、番茄和白蘿蔔都不順利。也有人找他種花，外公認為那是兒戲，行不通的。最後，沒有人料到他會突然失蹤，在那一如往常的下午、再熟悉不過的蘿蔔田。到田裡巡視作物就沒再回來，誰也找不著，人間蒸發似的。媽說外公變成土了，所以那年收成的蘿蔔又大又肥，運氣好的話去市場買菜可以見到他，他小小的躺在報紙上形狀像人。

「我已經在外面了，這些都沒有經歷過。傳統的還知道，像電腦那些就完全不懂。」媽說的電腦是堆積式烤菸機，外型像小貨櫃。傳統的大阪式菸樓則是挑高的建築，內部一根根架子直達屋頂。屋頂也叫太子樓，普通的屋頂上又多一個小屋頂，看起來像日本皇太子戴的官帽。翠綠的菸葉大小不盡相同，用粗針繫著綁肉粽的線從葉柄一片片穿過，綁在細竹竿，再分工合作把它們擺到架子上。菸試所進一步推廣「電腦」，自動化控制大大降低人力。新式的鐵夾子只要把菸葉排好就能一次夾緊。這都迫使菸農非改成電腦不可，因為沒人願意繼續爬上爬下，架菸、牽菸葉，包廂式的電腦只要水平往內推就行了。想不到後來竟成爲外婆唱卡拉OK的地方。

外公失蹤後外婆反而找到了自己，開始經營她的事業。玉米檳榔青草茶，逢人就叫進來吃飯，結交一票狐群狗黨聚在電腦裡喝酒唱歌賭博。等外婆把錢花光這些人就消失了，一個人唱卡拉OK真沒意思。賣豬肉的跟媽說：「你媽欠我很多錢每天還來買，我不賣她了還罵



我！」郵局的跟小阿姨說：「你媽戶頭只剩兩百塊，還想領五千。」媽說大舅舅好像一個人把外婆的錢吞了。有可能，因為小舅舅不在意錢這種東西，外公失蹤後也只要了一間廂房，半毛錢都沒拿。

「不會，我兒子不會這樣對我。」表哥結婚當晚外婆這樣跟媽說。婚禮辦在三合院，結束彷彿看完一場華麗的煙火。那天外婆還是穿拖鞋，因為她是藝術家，藝術家是不在意行頭的。她爬到舞台上唱了三首歌向大家宣告些什麼，沒人發現。等到發現時她儼然成為出色的藝術家。外婆的藝術是黑色的，是沸騰的。起初做不好，但每次都有進步，有所突破，最後終於把每個鍋子都燒成純粹的黑。她有很多作品，黑色的魚、黑色的豬肉、黑色的高麗菜……後來這些已經不能滿足她了，於是外婆把自己也變成黑色的。

小舅舅一襲西裝出現在喪禮看起來像烏鴉。外婆當家的那些日子我們鮮少回去，一眨眼發現自己已經長大了。三合院的空地重新鋪過，依稀記得外婆在上面殺雞的模樣。拔掉脖子附近的毛在適當的位置劃出一

道精準的紅線，放血去腥味。我幫忙按住腳和翅膀，沒按好，看似奄奄一息的雞竟然在空地上亂跑，地上的痕跡像用蠟做成的畫。正常情況下我會仔細聆聽紅線掉進碗裡的聲音，外婆會和雞說話，偶爾唱歌。我聽不懂，但雞可以。聽見滴答滴答的聲音，雞便安穩的睡著了。

小舅舅不顧禁忌在附近的黃家板條吃了一大塊封肉。

「你好像不認識我了？」我笑笑，然後他突然說起這封肉是從同安傳來的，有幾種說法。其中一種是佛祖出巡沿路的居民要煮粥給信徒吃，誰的粥愈受歡迎愈受神明保佑。有一個人很窮只買得起一塊方形三層肉，他決定不切，用醬油滷，直接放在粥上面。油亮的外表和香氣吸引眾人，且沒有人好意思把肉夾走。幾年後這人竟也發達了，大家就開始學他。眼見反應不大，小舅舅說：「奇怪，我記得你小時候愛聽我講些有的沒的。」他仍在教畫，常開畫展，有機會到臺北找他。如果對版畫有興趣也可以教我，但看了看我的手又自言自語的說不，你的手不適合拿雕刻刀。



確實，我喜歡聽他說故事，因為他說的故事都是真的。

天雨粟 鬼夜哭 思念漫太古

五月天在〈倉頡〉這首歌的最後藏了這句話和背景音樂融成一塊，不看歌詞幾乎不會發現，必須非常仔細才能聽見。網路上對此有諸多解釋，經朋友一提才想起自己早聽過這典故。傳說漢字的產生使天空下起小米，鬼神在夜裡哭泣。文字將人變得更有智慧卻也更投機，不再腳踏實地從事農耕，天怕人們餓死因而降下小米。造物等神秘之事不能再躲藏，鬼怪無法再輕易干涉人事所以哭泣。

我用鋸子耐心把鎖和鐵鍊鋸斷，進入小舅舅的廂房。手電筒一照，紅的綠的塑膠椅好幾座還有旗子帽子和布條，跟媽說的一樣。但小舅舅這樣的人怎麼會投資美濃水庫呢？我是說一個天才版畫家，擁有無與倫比的天賦。媽說有人反對自然也有人贊成，小舅舅包遊覽車讓他們上去，供吃住，銀彈很快就用盡，水庫什麼的一點動靜都沒有。

「還打來跟我借五十萬，我說我哪來那麼多錢。你小阿姨更逗，說只跟她借三十萬。你舅舅比較看得起我啦！」我能想像那是一個用所有積蓄和顏料都無法填滿的黑洞。小舅舅選擇回到鄉下重新開始種菸，鄰居都笑他這麼老才種田，他倒是自得其樂。政府不再收購菸葉的消息一直都有，大部分菸農不以爲意，沒放在心上，反正種一天算一天。誰知道這天突然就來了。就在小舅舅砸下僅剩的積蓄將電腦等設備都搞定以後，政府確定不再收購。明年春天是最後一次收成。照片中小舅舅面帶微笑，後頭鐵箱子裡滿是隨風搖曳的菸葉。相較於剛採收的綠色，烘烤後是完美的金黃色。

我們一直用 email 保持聯絡。信中寫到小時候跟外公去輔導區繳菸，不知道說了什麼回家被痛打一頓。那個地方公開審查菸葉的等級，攸關所有辛勞能得到多少回報，是極爲肅穆且焦慮的時刻可不能開玩笑。另外還提到他這次選擇到臺東重新開始作畫，以前畫室的朋友把老房子整理成工作室，定期舉辦藝文活動邀他參一腳。我心想，這樣很好，這才是他該做的事情，順應自己的天賦。沒想到不久就傳來噩

耗。在那間工作室沒得到任何線索，反倒聽說小舅舅在關山國小以黑熊標本為模特兒畫了一幅水彩畫。標本歷經四十多年殘破不堪，裡面的棉花都露出來了。

「很奇怪，畫這種東西要幹麻？」附近的老人說。

每個人對標本的記憶都不太一樣。有人說獵人抓黑熊準備拿去賣卻被攔查，只能暫時收容在國小。有人說黑熊自己跑進學校，爲了安全起見把牠關起來。不少人甚至餵過黑熊，似乎還規定輪流從家裡帶食物給牠吃，今天是一年級，明天是二年級……。也有人說黑熊誤闖竹林被夾死才拿來捐給學校。聽不出所以然，那幅畫也下落不明。可我想就算是水彩，能使用的顏料仍只有黑白兩色不是嗎？

接著，我看見角落那張書桌擺著空白畫框，抽屜裡有兩副撲克牌跟一盒年代久遠的大富翁，底下壓著一張紙。那不能稱作遺書或懺悔之類的東西，只是一五一十將自己這輩子做過的事情向某人敘述，口吻相當平靜。我從中得知小舅舅在臺北其實沒有畫畫都在搞水庫的事

情，成天和政府官員混在一起。把外婆的錢全部拿走的也是他。他說外公太傻了，政府說一他不敢說二，外婆那樣才帶種，可惜不夠聰明。他唾棄所謂的天賦，不要任何人給他的東西。我漸漸有些明白小舅舅的種種行爲，與此同時天空下起了雨。不對，是米。我知道只要繼續往下讀一定能完全明白並且認同他的想法。所以我停下來，把紙摺回去。米也跟著停了。

我特地把這張紙帶到鳳林一處的敬字亭燒掉。敬字亭用紅磚頭打造，外觀有點像金爐。眼前這座有三層，底下是八卦，中間是正方形，最頂端是六角形。古人珍惜紙張，也爲了表達對文字的尊重專門用它來燒字紙。他們相信文字經過燃燒會變成蝴蝶，將其中的千言萬語傳遞給倉頡。我想像他的模樣以及四面八方而來的蝴蝶，所有的情感和意念都藏在微微顫動的翅膀上，倉頡用他那兩雙眼睛八個瞳孔，輕易地將其捕捉。

東部一代的菸樓大部分都已荒廢，我試著像小舅舅一樣在各地走走，觀察這種建築的外觀，雖然有一定的規格限制但基於各種考量，

還是能看到許多不同的設計。土地大小是決定位置的重要因素，如果土地不夠大就只好接著橫屋蓋，祖堂是正身，兩側的橫屋代表雙手，蓋在那裡好比手上長瘤對整個家族有害。

小舅舅是透過什麼來決定的呢，刻意的選擇還是碰巧，又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我想肯定和外公不同。外公一輩子都是菸草，開花是不被允許的，爲了集中養分花苞必須摘掉。小舅舅則一出生就是花，死的時候變成菸草。

這個下午天空不斷打雷，我尋找的那棟菸樓遲遲沒有出現，問附近人家也不清楚，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下雨，只好暫時躲進去。極爲偏僻的地方，菸樓孤零零豎立著，裡頭黑漆漆的，微微傳來嬰兒的哭聲。

雨停天還亮著，覺得自己睡了好久。躺在地上睜開眼，另一雙眼睛在高高架子上盯著我看，一團黑影無預警跳到肚子上，我吃痛拱起上半身，黑影把我嘴裡吐出來的什麼叼去，就這麼一聲不響地走了。我起身離開這裡，太陽正準備下山。





短篇小說 優選

無處安頓的舌頭

林青蓓

榴紅噴火的季節，我褪下灰色調的高中制服，遠從美濃奮箕窩奔向臺北大安區，在大學展開換一根新舌頭的語言運動。

我那根舊的舌頭被客家菜的油鹹香豢養得肥肥胖胖、紅紅潤潤，咧開嘴大聲說話時，國語中總是蹦出幾句客家話，「佢要食炒粿條」、「忒暗了，電火打開來」、「天氣預報今晡日會落水叻」、「這本書幾多錢」。

離開美濃之前，我以為大家的舌頭都和我一樣，從舌根到舌尖，摩擦出來的話語都是客家腔國語，一詞一義洋溢客家風情。

這樣說話其實好極了，我喜歡客家話賦予舌頭的聲韻與音律，得到充分的舒展，但是，我的大學導師卻不以爲然，我一開口，他的臉就帶著陰鬱和不耐。

他吟一句：「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我複誦：「西塞三前白鷺飛，桃發流（三三、）髓鰕姨肥。」此話一出，桃花開不了，魚兒沒肥卻先肥了阿姨。

我再吟一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我跟著唸：「泥喪偶欄留紫爪，逢飛那復計東西。」蘇軾的文采似乎腳踏渾濁，一路踉蹌。

詩詞在我的唇舌之間被客家話絆倒，優美辭意註定被攪得七零八落，導師涼颼颼的目光讓我以為我的舌頭生病了，造成語言障礙，背脊吹起一陣痠寒，不由得打了個冷顫。

導師遞給我一本《國語正音練習》，藍灰色的書皮讓我想起阿婆的客家藍衫，靚麗耀眼的藍色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洗滌，轉變成沈著內斂的藍灰色，「新做藍衫滾雙襟，步步連來愛勾針，步步勾針妹刺個，著在胸前掛在心……」山歌從舌根緩緩爬上來，幸好導師轉身尋找正音練習的CD，我吞些口水，將溫軟的歌聲吞進肚裡。

夏天的風吹進我的口中，替舌頭換上了華麗的披風，語言在我的舌間開始出現分岔，我不得不操著僵硬的舌頭，吃力地迎合流行的國語，練習沒有回饋的舌頭勞動。

語言對於舌頭的爭奪猝不及防，來臺北讀書之前，我無法預料舌頭會遭遇語言的競爭與歧視，更想不到舌頭吐出的發音必須被矯正，張開口的一瞬間，心陡然地縮小，舌頭打結，瑟瑟哆嗦。

「我恨不得多長出幾根舌頭，好應付各種語言……」來自馬來西亞沙巴（Sabah）的雪真，一邊忿忿不平地大嚷大叫，一邊將《華語正音練習》摔在書桌上。

雪真，她的舌頭擠壓著馬來語、客家話、英語、廣東話，現在華語又纏上來了，瘦弱的舌頭幾乎沒有翻轉的力氣。

我和雪真像做錯事的孩子，不知所措，彷彿揣著一雙沾滿泥巴的小手，擔心弄髒別人的東西，放在身前也不是，藏在背後也不是，最後，把手掖在口袋裡，卻因此弄汙了自己的衣服，愧疚且懊惱不已。

那一夜，宿舍的窗外籠罩著黑紗與冷寂，我們聊得熱火朝天，舌頭在四縣腔客家話和沙巴腔客家話裡遊來串去，偶爾疊著英語、國（華）語。

雪真說，她生長在一個多民族聚集區，被各種不明的潛流裹挾，廣東梅州的父親、馬來族的母親，鄰居是卡達山 - 杜順人（Kadazan-

Dusun) 和巴天(Bajan) 族，學校的老師則是新加坡人，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以及不同的習慣之間，穿梭不停、搖擺不定。

「唉，我不知道該聽誰的話才對，大人各說各的，我照著先講的做，又照著後講的改。」她粗短的食指玩弄掛在圓潤肩膀上的辮子，黃褐色的麻花辮大小不一，那是各種族群文化替她綁上的。

或許一路上的經歷，已經讓她明白，想要走出沙巴，融入外面的世界，就要突破語言的限制和障礙，她會說馬來語和客家話，她學會英語和廣東話，爲了來臺灣唸書，她努力在舌頭紋上華語。

遙夜沉沉，我陷入模糊的夢魘，夢碎後迸出無數的咽嚥異音催醒我，抹臉、揉眼、起床。

寒露剛過，阿勃勒樹鑲黏著蕭瑟，校園的清晨顯得有些慘澹。我帶著耳機一邊聽正音練習，一邊繞著操場漫步。偌大的操場繞著七個暗紅色的跑道，我選擇走在第四跑道上，左右各有三條跑道包圍，處在平穩的中間，讓焦慮不安的我尋得一絲被守護的安定感。

正聽到「ㄕㄣㄩㄣ」的發音方法」時，金風颯颯，我低下了頭，看見一抹光線從鬆開的鞋帶落下，掉在ㄣㄣ的細小顆粒上，微弱、淡薄，



光線也越來越暗。我慢慢蹲下，撚起藍白相間的鞋帶，繫緊一段在客家莊成長的歲月。

父親在上海經商，兩個弟弟陸續出生後，母親將我從桃園市區移植到美濃阿婆家，橘白色的火車拉扯著風帶我走，風自北向南吹掃我。藏在心底最深的想念，總是不經意的探頭尋我，那年我才八歲。

然後，我就活在白牆紅瓦的三合院，裡頭住著阿公、阿婆、離婚的阿姨和她三歲的女兒。

阿公雖然是客家人，因為接受日本的殖民教育，他喜歡用五十音交換我的注音符號，我喜歡用微甜的客家擂茶換取他微苦的日本抹茶。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公和我穿著日本浴衣、踩著木屐去觀賞收冬戲，一瞬間，我們倆披著東洋衣著的客家人，竟比傳統戲曲更吸引人們注目。

他的舌頭會將日語詞彙捲入客家話，「啊咧，有沒有看到㗎个領帶 (ne` gu dai / )」、「妹㗎，愛食章魚 (ta ko`) 嗎」、「先生 (sen / sie /) 總係交代俚愛注意身體」……。日語從阿公沙啞低沉沈

的客家話中穿透，下氣怡聲，還摻雜著淡淡的煙草香氣，這樣的聲音順著風鑽進我的耳朵，靜靜臥著，讓人心安。

阿婆本是說海陸腔的新竹湖口人，嫁到美濃後，時間的流動讓她的舌頭不再燥亂，四縣腔將舌頭的海陸腔紋路抹平，宛如土生土長的美濃人。

我的客家話是和阿婆一起揉艾粄、炊紅龜粄、包粄粽、捏菜包之際，隨著食物的氣味慢慢沾染習得；我的客家山歌是跟著阿婆在採摘金桔、曝曬芥菜、醃製蘿蔔時，一點一滴，逐漸唱成歌。

阿公和阿婆在共通的客家文化之下，又有著各自的語言和生活習性，他們像是油漆匠用不同顏色的油漆，往我身上塗抹，其間或許是技巧斂腳，或許是漆質拙劣，產生一些裂紋、斑駁，時間一拉一扯，混合的油漆緊密地黏貼包覆著我，文化斑紋在心底形成。

父親難得回台，一瞧見我，他眼神變得尖銳，笑容變得尷尬，因為他難以分辨混合客家、日本、臺灣等文化後我的底色，更無法發覺哪一種姿色是承自父親或母親的印痕。他深感不悅，漲滿怨懟，為此和母親大吵一架。

母親說：「大路毋行，草會生塞，話久無講，舌嫌會打結，孩子講客家話有什麼不好，這是母語，是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的語言。」

父親質疑：「客家話能說出什麼天地，中國大陸講的是普通話，歐美用的是英語……客家話哪裡派得上用場？」

於是，父親爭搶著用他的方式標記我。

留學英國的父親，他早已被喜愛的英國文化融解和吞嚥，信奉英語是前行泅泳至世界汪洋的最佳方式。英語成功佔領他的舌頭，不分你我，他對英語沒有差異性的思維，俯首聽命，甚至變成這個語言的合謀者，串通一起綁架我的舌頭，將我獻祭於它，成為英語的祭品。

即便我的英語滲入如油紙傘般堅固、如野蓮般清淡，少了英國紳士的優雅和從容，至少，父親已經成功把英語的精髓刻在我的舌頭上。那些雜糅交錯的語言印痕，像是一針一刺的紋身，那種刺痛、灼熱、紅腫雖然會消退，血漬擦拭乾淨，傷口也漸漸癒合了，卻留下若隱若現的疤痕，唯有我自己看得見。

導師對於我ㄘ、ㄣ的發音依然不滿意，他那雙帶著責怨和嫌棄的目光，暗示我應該用塗改液和橡皮擦，將舌頭上的客家話痕跡全部清除，一乾二淨。

導師拍拍我的肩膀說：「妳是國文系的，要說純淨的國語，不然以後站上講台怎麼教育學生呢！」

「純淨」兩字，如雷轟頂，將我不自覺溜到客家話裡的舌頭一下子拽過來，再次回到國語中，口中乾涸讓我忍不住吞些口水，把鹹鹹的、苦苦的滋味嚥下去，不願開口回答。

離開辦公室，阿勃勒樹默默在落葉，微涼的空氣鑽入頸項讓人心寒，我坐在冰冷的木椅上，眼睛刺刺的。

國中時，從英語課中掙脫，翹掉一整個下午，將日常運行的軌道稍微偏移，和朋友到義民廟看神豬競賽，吃點糖葫蘆，偷渡一點歡快到單調的生活裡。後來父親知曉，他舉起藤條觸打，我悲傷的眼淚點點滴滴往下掉，淚水落入塵土不見蹤影，暈濕的衣襟偶後也蒸散了，但，不踏實的心總是感到害怕。



渴望包容的訴求，無論在童年或是現在都是一個期望，這樣的期望長期攔淺，深深陷入迷茫中不容逃脫，唯有盲從。

阿公的日語、阿婆的客家話、父親的英語、導師的純淨國語，使勁追趕著我，似乎哪一種語言都無以逃脫，都奢望烙在我舌頭的扉頁。

語言搶奪的歷程，看似單調固執的行爲和乏味無奈的結果，如針刀深深刺入我的舌根，痛苦不堪，雖然希望得到解救，卻又不想拔除這把如此銳利的針刀，舌中的痛楚不時地刺激我，意外地產生空虛的榮耀感和莫名的興奮感。

雪真走到我的身旁，遞給我一杯暖呼呼的咖啡，驅離舌上的寒意。她問我，元旦連假會不會回美濃老家，又問我，可不可以跟我一塊到美濃走走看看。

「是啊，來臺北讀書之後，就沒有回美濃了……」，難得約定，我們放下繁瑣的課業，跨過惱人的正音練習，讓冷冽的東北季風吹著我們一路向南。

疾駛而過的高鐵，把冬日陽光震裂成一片片，細碎的結晶折射出雪真在沙巴的舊日時光，晶瑩透亮。

雪真父親的客家話和母親的馬來語，首先佔領她的聽覺，接著，爲了和鄰居的孩子一起玩耍，她適應卡達山語、杜順語和巴夭語，付出的代價就是轉動她的舌頭，讓各種語言在舌尖上激情地顫動、彈跳、翻卷。後來，到吉隆坡唸書時，廣東話、華語、英語、福建話、印度話，一路狂轟亂炸，淹沒在各地方言的洪流中，上沖下洗。

車窗反射出雪真橘黃色的連身裙，宛若一抹誘人的桔醬，她說：「有一年的時間與方言對峙，簡直陷入失語、失聰的狀態。耳朵像兩隻小船原地擱淺，無法行駛在廣闊的語言之海，我的舌頭就像一條小泥鰱，在寬闊悠長的方言水面上，翻不出什麼浪花。」

那時，雪真的舌頭被捆住，好比手腳被綑綁一樣，停滯不前。沒想到方言阻斷我的舌頭，也割斷向外部世界延伸的觸角，她變得又聾又啞，爲了和別人互相瞭解，她從簡單的方言學起，解救自己。



我問：「爲什麼認定客家話是你的最愛？」

她俏皮地說：「舌頭本能接受的，先天生來就感覺客家話如此親切、如此熟悉，我的舌頭想和客家話相依爲命。」

高鐵駛進嘉南平原，時間還沒過渡到春天，陽光已隨著平原無限延展，溫度有如爬階梯一般，向天際的高度伸展開來，漫天金黃色的溫柔光線，隨著藍天白雲灑落下來。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溫度，就是最好的時代。

回到美濃老家，站在屋前，深深一嗅，特有的氣味探入鼻息，一陣夜合花香，一陣含笑花香，將我拖入童年的回憶膠捲之中。

一個個熟悉又陌生的臉孔迎面而來，我利索地喊出一句：「阿公、阿婆、阿姨，侄轉來老屋啲。」

阿婆和阿姨烹煮了客家小炒、鹹豬肉、豬腸炒薑絲、客家筍乾、米醬野蓮、覆菜湯，安撫我和雪真思鄉又孱弱的胃。我的舌頭能分辨出阿婆用了黑豆而非黃豆釀造的醬油來調味，以苦茶油取代沙拉油拌

入鮮蔬中，覆菜是阿公種植的大芥菜曬成的，米醬則是阿姨精心製作的，帶有輕盈的甘草香。

「妹啲，趕燒遽食，愛食淨淨。」

「食忒飽，食毋落，俚食到肚囧囧仔囉！」

浸潤於家常美食與親人關懷中，蜷縮的舌頭變得十分舒暢，客家話在唇齒之間窸窣作響，阿姨卻聽出我發音細微的差別。

飯後，我在廚房幫忙阿姨清理碗盤，明明已是冬至的節氣，粗大的雨珠卻在此時奔瀉而下，三合院內埕噴濺起一道薄薄的雨霧，在暈黃的路燈映照下，瀰漫難以言喻的落寞。

阿姨問我，在臺北是不是沒有能說上幾句客家話的朋友，腔調變得游移不定，舌頭輸出的詞句一點自信姿態都沒有。我漲紅無助的臉，矯正發音的歷程，早把在美濃養得活氣神現的舌頭關在暗室許久，擠壓、逼迫、不斷縮小，客家話擱置起來，換上一根操著滿口標準國語的舌頭。

「天啊！客家人當然要說客家話，客家腔國語又得罪誰啦，這是語言歧視，妳怎麼可以悶不吭聲地接受？」阿姨氣得差點將手中的碗扔出去，罵聲散逸在空氣中，相互碰撞，迴蕩不止。

表妹和雪真聞聲走進廚房，探個究竟，阿姨把剛才的問題再問一次雪真，獲得相同的表述。

阿姨看似柔軟又充滿懷疑的目光裡，投射出一股強硬的光芒，堅毅且抗爭，她想搶救並保護我，奮力將陷入語言傾軋的我，拉回到屬於自己的語境中。她示意表妹領我和雪真先到右護龍的書房，稍坐片刻，她泡了壺槿風茶，準備一些茶點，隨後就來。

屋外的瓢潑大雨都比不上阿姨的氣焰盛、來勢猛，她啜口茶，用鬱著無奈與鼻酸的聲音，把她為什麼離婚的故事，娓娓訴說。

阿姨說，當初因為姨丈的一句話：「妳說話的聲調像迴翔的小鳥，一直盤旋在我心裡。」深深打動了她，愛情甦醒，很快地他們就踏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姨丈是廈門人，婚後阿姨和他定居廈門，眼前的島、沙灘和緊鄰的海，未來逐漸展開。

阿姨的婆婆只會說廈門話，也只肯說廈門話，每當她聽見阿姨說些聽不懂的客家話，就懷疑是在咒罵她，客家話的陰影像魔鬼在她佈滿皺紋的耳中不斷長大。阿姨試著用普通話和婆婆溝通，執拗的婆婆就是不願聽懂，語言無法交織、互融，婆媳惡劣的關係摩擦著夫妻感情，姨丈要阿姨去學廈門話，並少說客家話。

陰沈沈的廈門話搶去阿姨舌頭上客家話的陽光，陰濕中，阿姨的口舌開始生瘡，腫脹疼痛不已，姨丈卻要她咬緊牙關，撐下去。

有回，阿姨一不留心，用客家話回應了婆婆的問話，一個辣辣的巴掌印就塑在她臉上，腦海裡冒出無數個念頭，淚珠在眼底盤旋流轉，她什麼事都想，卻什麼事也沒個準，全沒主意。

姨丈勸她：「妳既然嫁到這裡，就該說廈門話，不要再說客家話了……聽不懂，也不好聽。」

曾經的燦爛許諾，在語言相爭的舞臺張大身形，海島風起，放逐客家話，就是放逐自我的命運。本來浪漫的家，從半空中不知何處傳出莫名的竊笑，在阿姨腦葉深處敲擊。

日子墮入無話可說中，沉默似岩塊，埋進空氣與空間合而為一。

生活反覆倒帶，徘徊在種種習俗交戰，慢慢地，阿姨驚覺姨丈和他母親，企圖泯滅她身上的客家文化和客家人的族群自尊心。她昂起頭，牙一咬，雙頰赤紅，熱氣從鼻孔噴出，心一狠，就和姨丈離婚了。阿姨走出姨丈築的牆、圍的城、挖的海域，重返美濃聆聽客家風土的清朗和客家民情的溫馨。

鐘聲敲響十一聲，我倒無睡意，阿姨為我們酌上一杯熱茶，獨特的熟果香和蜂蜜香沾潤舌尖，再咬口渾圓的柿餅，舌頭忙著抹來舔去。「因為不能說客家話而離婚，是不是太衝動？」雪真感到不可思議，激動的舌頭噴出幾滴水花。

「阿姆，妳的決定是對的……在學校，要是誰敢笑我客家人的身份，我就不跟他做朋友。」表妹雙手握拳，堅毅的眼神閃閃發亮。

阿姨清了清喉嚨，她說：「牡丹開花毋結子，榕樹結子毋開花，現在人都瘋狂哈韓、哈日，國語說不清楚就算了，還認為母語是雜草，

竭力拔除。客家話是我的根本，連話都不讓我說，就是鄙視藏在我身體裡阿公和阿婆的影子，更是輕視我的生命底蘊。」

我望著她茶色的眼珠，一切都如此沈穩自在，我聽著她躍然前行的客家話，一切是多麼喜悅自主。

時間靜靜流逝，直到在夜靄渲染開來，我們才互道晚安。

睡在鋪著客家花布枕巾的枕頭上，連夢境都讓人驚艷。我夢見各種語言在圍獵一隻兔子，各種各樣的鑿孔、裂痕、撕裂、糾結在白晰潔淨的兔子身上，毛皮上留著各種文化攻擊的傷痕，它們試圖爭奪兔子的舌頭，想把這根新鮮的舌頭當作一個有語言文化標本，解剖研究。眼前一片茫然，我竟是那隻被圍剿的兔子，綑綁在手術台上，一根舌頭拉得老長，即將被改造。我看見客家話從舌上被刮下來，重新鑲嵌國語、英語、日語，我用指甲摳下這些無所適從的語言，舌頭碎裂成片，久久說不出話來……

隔天早上，聽見阿婆喊：「都八點了還昏眊床，日頭曬屎咄哩。」



我和雪真簡單吃過早餐，然後帶她去民族路上的客家文物館參觀。她對於營造具有客家地方特色的文物館、會館或文化園區，非常讚賞，她多麼希望沙巴也可以有這樣豐厚的資源。

在臺北讀書時，汀州路上的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是我們倆的桃花源，裡頭某些情景觸發，如敬字亭、伯公廟、鵝卵石砌牆、油桐花，曾經生活過的客家景物，細節鮮活地浮現出來，像春雨洗濯後一樣清晰。我們還喜歡拎著從龍泉市場買的客家小點，到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內的土坡涼亭野餐，讓流離在多種語言中無奈的舌頭，伸展舒緩。

我們報名參加客家文物館的紙傘DIY活動，雪真一邊彩繪她的傘，一邊說：「臺灣各地都在維護客家文化，努力推廣，為什麼導師偏偏要我少說客家話，以免干擾華語發音？」

我點了點頭，總覺得有一隻手處心積慮想要修改我，抹掉過往的生活印痕，替我標刻新的標記，悄悄竊取、偷換我本來擁有的語言特徵和文化習性。到了臺北，我才驚覺，失去客家族群的參照和從小滋養我的客家環境，連我的語言系統也被環境強迫置換。

我說：「大家都在相互撕扯，爭相給對方打上自己所認同的印記，客家、外省、閩南、原住民、新住民……各自懷著心事，將語言和文化爭奪到極致。」

雪真完成她的紙傘，開心地嚷著：「這就是我的（傘），混合各種顏色所締造的獨特姿態。」

元旦連假即將結束，離開美濃之前，阿公拖著佝僂的身軀、遲緩的步履，帶我到祖廳，上香、默禱，我也閉上眼低下頭，當我從阿婆和母親那裡學會家族代代相傳的客家話，感到欣喜，因為這是阿婆的語言，亦是母親的聲音。深觀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或者舌頭上的每一個意識，我會看到所有的祖先在我之內，那是生命河流的延續。

感謝祖先庇佑生活的平安與豐盛，亦祈求祖先賜予我勇氣，能清楚認知與生俱來的客家文化，可以傳承始終纏幹在舌頭珍而藏之的客家話。

臨行前，阿婆和阿姨準備了甜水粿和菜包，讓我們在車上吃，阿公塞了幾張鈔票在我手中，然後輕拍我的背說：「妹啲，好好讀書，



刀無授會生齒，人無學會落後，愛加油，當了先生之後，轉來教弟弟妹妹講客話。」

當我再次回到臺北時，從客家話抽回的舌頭，有一點僵硬和不自在，我帶著羞愧和歉意站在導師面前，我清楚明白自己是來自客家的地域、客家的文化，明顯的標記無法隱藏，國語又開始爭奪著我的舌頭。

導師觀察我的樣子，就像看著即將溺斃在危險水流中的孩子，他焦慮地說：「好不容易將妳的國語拉回正途，為什麼又退得如此遠，難道妳不怕以後被學生笑話。」

我收起太多怯懦的自我，堅定的說：「我是客家人，說客家話是我對客家族群的肯定和重視，也是我與族群關係的重要脈絡……客家腔國語並不會影響我的教學能力，因為我受教於您和師長們的專業教導。」

導師半晌不說話，兩個手掌在桌面上抹來抹去，他的長歎在我耳朵裡穿越了沉默，悻悻然回收我手裡的《國語正音練習》，揮一揮手，趕我離開辦公室。

我很釋然。我已從危險水流中遊回岸上。我哼著「天公呀，落水，阿妹呀，戴頂草帽來到坑水邊」，發燙的音符與明快的曲調漂浮在字句裡，將舌頭從紛紛擾擾中釋放，無須咬文嚼字，呈現原來的真實、自然。

春意隨著金黃色的阿勃勒搖曳生姿，父親因為要張羅弟弟出國留學的事情，從上海返臺，他和母親約我在信義區的法式餐廳見面。

許久不見父親，他集上海、英國、臺灣文化於一身，他的口音、穿扮、氣息，讓我無所適從。

父親說，他打算等我大學畢業，送我到英國讀研究所，在倫敦可以眺望歐洲大陸，還可以盡情想像未來。他又說，當初不該讓我待在美濃，客家鄉土文化長期侵蝕我的口音，舌頭操弄的英式英語好像蒙上厚重的霧，擦不乾、揮不去。他接著說，臺灣在各个方面已經回不去了，要離開這個小島才有出路，他希望我站在人生的高台，他期許我要功成名就。

服務生端上開胃菜，複雜華麗的擺盤，我不能一一接取粉紅香檳凍、金箔、鵝肝、螺的象徵意思，只好任之流過食道，不加咀嚼直接吞噬。父親吃得津津有味，母親也是。

喝口杯中的氣泡水，微小碳酸氣體扎得舌頭好疼，我悄悄拿出提包中的保溫杯，喝點槿風茶，順便補充一絲勇氣。

我說，前陣子通過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現在準備報考客家研究所，客家文化具有深度與廣度的，想要藉由語言、文學、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從學術研究與田野實踐的方式，發現客家、支持客家。

父親皺起眉頭，眼神寒氣逼人，我覺得有股陰影在追趕我。

在享用法國料理的餐間，我一點點釋放對客家的認同與喜愛。客家話是我舌頭最初被打上的烙印，然後是國語、日語、英語，在舌上相互碰撞、相互標記，難免疼痛和不適，在對抗、撕扯、爭奪的過程中，產生過敏或排異反應，發出奇怪的聲調，連我都不愛自己的舌頭。

相互侵吞也好，互相融合也好，我明白在國際化的現在，所有的事物不可能完全割裂，語言也是，各種在我舌頭上的語言印痕，終會變得界限模糊難以辨識，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相信碰撞是融合的開始，只要熬過那段摩擦，我的舌頭可以適應任何一種語言，我的身心可以在發現、分析、比較後，汲取任何一種文化，而不會被徹底淹沒，遺失自我本色。

父親勃然大怒，他說：「妳愛怎麼說客家話我不反對，但是何必研究客家文化，這種老舊東西怎麼可以端上台面？」

我沒有被父親的怒氣震攝而停止闡述，我還是一路講下去，情深意長。客家文化需要透過客家後生相互激盪，一起成長，展現新的思維與風貌，文化自成格局才能永久流傳。我能體會客家，因為我走進客家，父親不喜歡客家，因為客家不在父親心裡。

此話一出，父親貌似被頂撞，他重重放下酒杯，濺出幾滴紅酒，玫瑰紅的水滴在桌巾上暈開，頭大尾小，像極迷你的新丁板。

很長時間我們不說話，靜靜地吃著。我清楚地看見父親那張被曾經的海上霸主英國陶冶出的霸道、強橫，濃黑的眉下藏著一對深邃的雙眼，裡面還閃耀著上海人的精明、講究；精心修剪的髮型，銀灰色襯衫，搭配古銅色的肌膚，一派清冷。我很好奇，他是如何日復一日地改造自己，如何在異鄉重新註記自己的身份。

終於，甜點上桌，服務生介紹：「這是我們主廚爲了融合在地的食材，採用客家的艾草和金桔調製，烘焙而成的舒芙蕾，請享用。」

母親不禁莞爾：「哇！法式精神鑲上了客家魂，變化的結果不一定是非此即彼，就放手讓阿妹去做她想要做的事，剝奪她身上的客家元素就是掠奪她的靈魂。」

她輕撫父親的手說：「趨光的人多爲生命而奔走，畏光的人則因逃避而苟延殘喘，她知道自己追求什麼，我們應該支持她。」

父親和我都沒有讓步，就像桌巾上擦不掉的淺紅色酒跡。道別之際，母親給我一個擁抱，她在我耳畔叮嚀：「敢去就一擔柴，毋敢去就屋下愁，勇敢去做自己，不要害怕。」

我看著母親明白的神情，點點頭，平淡簡單的鼓勵像是車輪疾駛而過，輾過我眼中的水窪，激起大片灰色的水珠。

聚會結束，我試圖平和胃中和心裡的失衡，在操場散步，挫敗、沮喪開始擴散，有如跑道一圈一圈，從裡到外，漸漸變大。我渴望得到父親的理解。

雪真從圖書館趕過來，陪我散心。她說，畢業後打算到廣東梅州的嘉應學院客家學院進修。梅州是她父親的原鄉，而歷史上客家人五次大遷徙，遷徙過程中梅州成為客家人的聚居中心，語言風俗漸趨一致，形成了獨特的客家文化。

她想閱讀父親血緣中編織出來的客家原鄉記憶。三十年前，當她父親背著簡易的行李離開廣東的時候，只有十六歲，漂泊到馬來西亞，陌生的城市，車流轟轟，滿眼都是燈，卻沒有一盞屬於他的，他倒是



無懼，順著年光闖蕩，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有方向的人，是有故鄉的人。

現在，雪真順著他父親的來時路，返鄉，梅州是她的方向，依著血脈往前走，她要用腳步丈量一下這座城市，很有可能就此駐紮下來。

橘紅色的夕陽懸在天邊，吸了一口春日微暖的空氣，一束陽光投在身上，拉出又斜又直的影子。我和影子像路的分叉，雖然同在操場上走，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無法合攏。天色漸暗，操場旁的路燈就像夜合花一樣，一盞一盞開放著，我心裡仍然充滿不安。

在跑道的前方，我看見現實迎面而來，狹路相逢，我側身，卻無法放自己過去，我卡在父親對我的期盼中，我不想讓他失望，也不想失去我的夢想。研究客家，在父親眼中是很薄弱的，好比空中亂飄的葉子，更像羽翼不豐無法高飛的鳥。對我而言，這是生命中淬取的真露，可以滋潤心靈，亦是我遨翔天際的能量，只是，目前還在蓄積中。

繞了十七圈，雪真放緩腳步，她撇著嘴說：「妳既膽小又貪婪，想要擁有自己的夢想，特立獨行，又奢求周遭祝福與認同的眼光，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一陣涼風颳起，我猛地抖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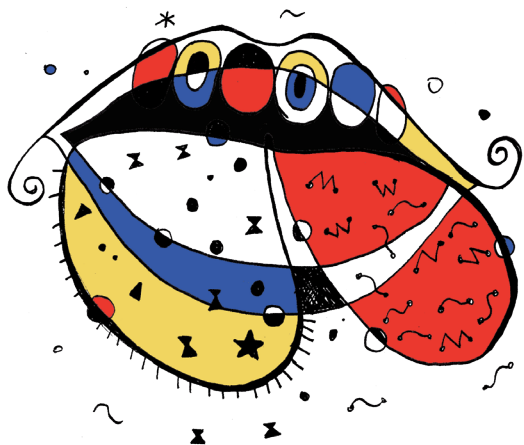
雪真還說：「薪傳客家文化是美好卻艱難的理想，我願意承受波折，遑論輕微或是沈重，這是淬練，一滴汗、一滴淚、一滴真，點滴皆是生命的精華。而妳的堅持呢？」

她的話戳破我心頭的陰霾和糾結，化作無數的黑色碎片，不再猜疑。我聽見客家小調一串串響著，我看到客家風情像潮水一樣湧動，而我的舌頭上坐著客家的靈魂，從容、真誠、自信，它是不肯離開我的舌頭，剎那間，我感到寬宥了。

我說：「生活中的客家經驗，在強勢文化的沖刷下逐漸遺失，那些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客家話，竟然成為需要立法保護的事物。我想讓客家文化回到本來的日常，我想要找回其中所凝結的生命意義。」

我又說：「我知道，我必須突破的不是體制，而是我有沒有本事。」

我喘口氣，接著說：「我要做一個有方向的人，客家就是我的方向。讓客家話在我的舌頭中佔有位置，我還期望團結臺灣的客家、串連國際的客家，開創新的視野與格局。」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自己對於客家的清晰表述。

我高舉雙手喊：「佢希望大人細子共下來講客！」話一說完，我瞄了一眼雪真，雪真也瞅著我看，嚴肅緊繃的氣氛突然鬆弛，笑聲從舌尖炸開。

後來，透過阿公、阿婆、母親、阿姨和我多方努力溝通，父親暫時妥協，先讓我在臺灣讀客家研究所，雖然我的客家夢沒有獲得他的讚賞，至少他會默默看著我的一言一行，我有些笑盈盈在心底。

我的舌頭守住客家的語言，舌頭動起來，世界也跟著生動起來，我要把隱在時代裡客家深邃的故事，再說一遍，讓人們能理解、能感受，客家文化存在的價值反思與歷鍊。

此今往後，我願將這根舌頭安頓在客家話裡。

短篇小說 佳作

蝸螺阿婆

郭芳慈

深夜，妻兒都睡了，他推開前一晚故意不上鎖的木門，牽著前院的摩托車往黑夜走去。直到過了兩個街口，他才跨上摩托車，發動引擎。順著夜裡的寒風離去。

隔天清晨，一窩孩子們在房裡各角落尋找父親的身影。母親安撫他們的情緒後，在他們午餐的便當裡多加了一塊牛肉，五個孩子們才終於在母親半哄半騙下，帶著便當上學去。

夜裡，丈夫仍沒有歸來，父親的位置還是空蕩蕩的。年輕的母親在孩子睡著後向守護村子的山神祈禱，祈禱丈夫平安歸來。山神答應了，允諾著：「當妳數到第一百座山峰時，妳的丈夫便會平安歸來。」年輕的母親對著環繞村子的群山數著，當她數到第九十九座山峰時，卻再也找不到第一百座。



這是村裡流傳的神話，當年輕的少婦找到第一百座山峰時，失蹤離家的丈夫，便會平安歸來。群山環繞的村落，時有雲霧繚繞山頭，究竟有沒有第一百座山峰，則是多年來無解的謎。

這村子裡，無解的謎題，不只這一則神話。

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阿婆開始覺得自己是隻蝓螺的。蝓螺，客家話裡的蝓牛，阿婆當了一輩子的自然老師，在老年覺得自己是一隻蝓牛。這兩者之間似乎沒有直接關聯，卻又好像不是那樣完全無關聯。

總而言之，這一年來，阿婆時時覺得自己是隻蝓螺。

每天早上，阿婆吃過早餐的饅頭後，會像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族，在門前那張竹椅上坐著，拿著一份報紙，細細看著上面的報紙，一看就是一個上午。

「阿婆，上面寫什麼呀？」

「我不知道呀，我是一隻蝸螺，我沒讀書。」說完後她就笑了起來，讓嘴角撐起她那特別高聳的顴骨，跟卡通裡的麵包超人有幾分相似。

「蝸螺怎麼會講人類的話？」我問，我的蝸螺阿婆就生氣了，噘起嘴繼續看她的報紙。

情況嚴重的時候，兩位舅舅曾把她送到養老院去。

養老院裡的日子很無聊，日出日落和裡面的住民沒有關係，不時從樓下街道穿過敞開的窗戶傳來的車水馬龍、喇叭聲也和他們沒關係。她們早起第一餐多半是肉粥，煮到看不見飯粒的肉粥，午餐多半也是粥，晚餐呢，幾乎也是粥；午餐和晚餐不一定，有時會是竹筍粥，有時會是四季豆粥。有時哥哥會皺著眉頭問我，會不會其實這不是粥，只是煮得比較爛的米飯。

我搖搖頭，拒絕思考這樣的可能性。



他們剛入住時，記憶都如米飯般渾圓飽滿，且粒粒分明；久了，即如糜粥，全部黏在一起。

每天一早，看護會推著推車進來，上面放著大鍋子，裡頭裝著肉粥。每個床鋪旁的小櫃子裡，都疊著三個碗，上面標著數字一到三，第一餐會用第一個碗、第二餐用第二個碗、第三餐用第三個碗，看護會依序使用這些標著數字的碗裝粥給住民們吃。剛入住時，阿婆退化還沒有那麼嚴重，她還分得清哪一餐用哪一個碗；日子久一點，她會在早晨盯著碗上數字一問看護為什麼晚上了一號碗；日子再久一點，她也不曾再看過碗上的數字。

一間八人，整間房裡都和阿婆一樣，說著一口海陸腔客語。我問媽媽為什麼這麼剛好，她說因為養老院除了分閩、客、外省，還分口音，哥哥說怎麼可能還有這種事，民國一百零六年還有人在乎這些。看護在一旁說他們也不想，只是曾經讓住民們混居，但發生半夜不同省籍的爺爺奶奶打成一片，夜裡，一位平日無法自行吃飯的爺爺拿起了拐杖毆打

了隔壁床的爺爺，一邊咒罵，兩人拿著拐杖互打，直到第三位爺爺因被吵醒不悅，按了鈴叫值夜班的看護，才終於結束這場鬧劇。

看著白天死氣沉沉的養老院，再聽了這故事，我和哥哥面面相覷，恐怕這裡並非我們想的那樣死氣沉沉。

分開住也好，至少阿婆會露出她那鑲了金牙的牙齒，撐起她的顴骨，笑著說：「這裡跟我以前住的地方好像，大家都會講我阿爸的話！」彷彿她從前住的地方，那依山的小村莊，還是她最愛的住所。有時阿婆會抓著我的衣角問：「阿霞現在過得還好嗎？那個賣水板的阿霞！」我會微笑著告訴她：「很好，現在還在一樣的地方賣水板！」即使那個賣水板的阿霞幾年前被她兒子接了出去，過幾年就死了，只是阿婆也忘了。「那就好，旅遊結束我就再去找她買！」阿婆總會這樣說，她總以為自己正在「旅遊」，住在飯店裡，其實是被兩位舅舅安放在這裡，這是一趟「漫長」的旅行，終點或許是死亡。

最後我的蝸螺阿婆還是離開養老院了，她的旅行結束了，並不是因為她過身了，是因為她的吵鬧不休，使得兩位舅舅屈服了。



「我是一隻蝸螺，我不要在室內，這裡沒有樹葉，這裡太熱了。」
她日夜爭吵著，直到院方妥協聯絡了家屬，家屬也妥協了。

阿婆回到村裡，繼續用她的蝸螺生活方式過日子，而且日益確定那樣的生活節奏。而且迫使家裡的每個人必須配合地視她為一隻蝸螺。

「媽，妳晚上要吃什麼？」剛嫁進來的小舅媽問著，坐在前廊的阿婆回應。她是閩南人，客語還沒熟練，只能用國語喊著。舅媽用眼神向我求助，我用客語也朝門前喊，阿婆一樣沒回應。

「蝸螺阿婆，妳晚餐要吃什麼？」我再喊道。

「都可以。」阿婆回答了，用她在課堂使用一輩子的國語回答，字正腔圓。我聳聳肩，小舅媽笑說那她以後知道了。

這是一個依山的小村落，村莊前有一條溪將村子與外頭砂石車奔馳著的台二線隔開，當外頭砂石車呼嘯而過時，村內還是一派祥和。聽村裡老一輩的說，好幾代以前，祖先們從東勢來此開墾，世居在此。

村裡只有一間國小，村裡所有的孩子都就讀這間國小，國小裡所有的孩子都住在村裡。在流行遷戶籍就讀明星國小的現在，從沒聽說村裡哪一個孩子跨學區就讀，也沒聽說哪個村外的孩子跨學區來就讀的。

阿婆在那裡任教，從師專一畢業，一直教到六十五歲退休，甚至有些人家，三代都是阿婆的學生。

像是阿婆常問起的阿霞，她的五個兒子、三個孫子、一個曾孫，都是阿婆的學生。其中一個兒子，最後還在生物學術圈裡發展，成為一名權威。年初時來看阿婆時，阿婆已經開始覺得自己是隻蝸螺，師生兩就在前廊聊著。

阿婆：「這天氣對蝸螺來說，有點太熱了！」

「蝸螺老師，妳也別曬太久太陽，對妳身體不好！」語畢師生倆爽朗地笑了，令人費解的笑話。

阿霞阿婆最小的孫子，是媽媽的國小同學，最後入贅到路口那間雜貨店去，成為第四代老闆。在靠近大橋的交叉口，有面搖搖欲墜的

藍色招牌，用白色的字體寫著「路口雜貨店」，簡單明瞭的店名，其實更像懶得多加思考、在此下時間，就這樣隨意地標明雜貨店的所在處。小小的店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民生用品，洗衣精、洗碗精、洗髮精，附近鄰居寄賣的蔬菜、後山砍來的竹筍，每年醃的福菜、酸菜，冰箱裡有維士比，雞蛋用塑膠籃裝著，放在櫃檯旁的小桌上。進去買東西就像尋寶，運氣好，找到就可以買，運氣不好，如果老闆不在，是由兒子看店，那就改日再來買。這是村裡從前的最大的雜貨店了，雖然它不過是兩間街屋打通而成。

近年來村子裡開了第一家便利商店，嶄新的店面就座落在路口雜貨店附近，交叉口，一邊或許代表著嶄新的店面、整齊的貨物，還有兼賣咖啡及熱食。另一邊的路口雜貨店，招牌繼續褪色著，貨物逐漸減少，只剩下老熟客會去光顧。觀光客及新搬進來的商家們，都到便利商店去，不像老鄰居們，還是時常在雜貨店裡進去、買東西，是因為這裡可以賒帳，月底再一併付清，不需要借條，也不需要立約。

「在山邊壁落角開店，就別太計較。」第四代老闆一邊說著，一邊將少少的貨物補上，乍看之下，店面還是擺滿了商品。

阿婆把自己當成蝓螺這件事，最後全家也就釋懷了。老年人逐漸退化的情形，阿婆的狀況算是還不錯的。她有時還會自己拄著拐杖在村子裡走動。有時還會像過去帶學生出校園遠遊似地，沿途講解植物，只是她身後已經沒有成排的學生，只有她自己一人，滴咕著。偶爾有前來關心的路人，她還會抓著人家的手說著：「六隻腳的是昆蟲……」有時會嚇著人，但她還是樂在其中，一步一步慢慢走，邊走還邊唱著：「蝓螺，蝓螺慢慢趕，一步一步慢慢趕，一二三四。」久了，鄰人對此多不在意，只是近幾年村子裡來了不少觀光客，對此現象還是驚嚇不已，有時會看到媽媽喊著要孩子不要靠近，彷彿阿婆就是故事裡的虎姑婆一般。

從前村子裡很安靜，不管平日還是假日。現在假日聚集了滿滿的觀光客，來看客家莊，這實在令當地人感到費解，從小到大生長的社



區，頓時成為了觀光勝地，觀光客湧了進來，有時還造成大橋上交通堵塞，車子卡在車陣中的情景，每個周末都會上演。

許多老鄰居改變生活型態，從過去以務農、養鹿為多的工作人口，改成觀光勝地中常見的那種小攤販，賣點香腸、汽水，偶爾兼賣些客家花布製成的手拿包、衣服。從前做線花給新嫁娘戴的羅阿婆，現在她的媳婦接手，開了一間小舖，賣線花改良成的頭飾給觀光客，在櫥櫃裡閃閃發亮著。

「大概都是這樣吧！許多客家村莊後來改做觀光生意，都變成這樣，賺錢的方法之一嘛！」路口雜貨店的老闆摸摸鬍鬚說著，這是他最近新留的，「好不好看，比較有日本有個性的店主會有的樣子。」他問我。

「不好看，一點都不好看，一點特色也沒有。」阿婆在一旁說，一邊揮動她的拐杖。

阿婆沒有很喜歡這樣的情景，「這樣的環境對蝸螺來說，太吵了！」一天阿婆散步回來，坐在天井下說道。

看來是隻喜歡安靜的蝸螺。小舅媽這樣評論著。

爲了阿婆，我查了很多蝸牛的知識。書上說：「有肺類蝸牛是雌雄同體的生物。」查到這筆資料時，外婆正窩坐在門口的竹椅裡，對著群山數著山峰：一、二、三、四……數到六十五時，她開始打盹。

過去幾十年，阿婆一直都是母兼父職的角色，獨自一人將五個孩子養大。

「以前很苦，靠著我在學校當老師，養全部的人。有時候不夠，只能跟路口的雜貨店借，還好那老闆很好。」前幾年阿婆狀況還沒退化得這麼嚴重時，她常提起。從師專畢業後，分發到鄉下來，嫁給了阿公，結婚後，生了五個孩子，某天夜裡，阿公卻騎著家裡的檔車出門去，再也沒回來。

「去哪了？」阿婆和五個孩子不斷地想，卻從也沒想到答案。有村裡的人說，可能是簽大家樂輸慘了才落跑、躲債去，可是，這些年

來，卻也沒聽說過債主上門討債，五個孩子的童年記憶裡，也沒有關於父親好賭的蛛絲馬跡。

這個家族秘密太多，但都藏在阿婆的腦海裡，我想她是唯一知道阿公去哪裡的人。但現在她卻逐漸遺失她的記憶，也記不清了，像是越燉越爛的糜粥。

「年輕人，把妳手中那隻紅色的給我好嗎？」周末下午，她拒絕到外散步了，畢竟觀光客湧進的村子，對她來說太陌生，對一隻蝸牛來說也太吵鬧了。「人，對蝸牛是有害的。」她用字正腔圓的國語說著，彷彿還是當年課堂中的自然老師。但她的記憶逐漸遺忘著，例如她稱她的外孫女「年輕人」。

我將紅色的彩色筆遞給她，她在撕下的日曆背面空白處塗滿黑色，再點上大紅色。

「這是什麼？」我問。

「等等外面會有的。」她回答道，像極了我在幼稚園所教的小小孩們，語氣那樣篤定，卻也讓人摸不著頭緒。

我抬頭，求助在一旁挑菜的媽媽，她聳聳肩，表示不知道。

傍晚，蝸螺阿婆睡著了。她已經逐漸喪失了時間——我想起當醫生的二姨丈上次這樣解釋道，她可能會在夜裡亢奮不已，卻也可能在白天覺得暈，所以她才會在下午五點，說要去睡午覺。我想起了不久前，鄰居還提到會因為遲到兩分鐘，而被阿婆罰站的陳年往事。那樣在課堂中培養學生守時觀念、分秒必爭的阿婆，現在已經喪失了大部分的時間觀念。

我到外頭散步，順便到路口雜貨店幫媽媽買醬油，發現大橋那邊，黑暗裡紅色一點一點，像極了阿婆的畫。

「原來是塞車。」我喃喃自語著。

「什麼原來是塞車？」老闆問。

「我阿婆的畫。」我解釋給老闆聽。

「看來你們家的蝸螺阿婆還是一樣聰明。」老闆說著，順便將帳記在小本子上，等月底再來結清。他的鬍子剃掉了，變回原本的樣子。

沒有人知道阿婆是什麼時候開始退化的，連嫁進這個家二十年，日夜侍候婆婆的大舅媽也不記得。只記得有一天，阿婆的腰挺不直了。從前酷愛吃土芭樂，現在則因咬不動而作罷；有時會吵著要吃早就被兒子接出去住的阿霞阿婆手做的水粿，買新搬來的鄰居所做的替代，她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記憶開始錯亂了，個性也開始像小孩，沒有過去身兼嚴父角色的嚴厲形象，卻也帶來了很多驚喜給家人，大家也就漸漸接受這樣子的阿婆。

「年輕人，妳怎麼大白天在睡。」清晨，蝓螺阿婆搖醒我。

「阿婆現在是晚上上了！」我睜不開眼，努力說服著她。

「不是，現在是白天，妳跟我到外頭去看！」她用她微小的力氣拉著我，「妳不跟我去，我就自己去喔！」我拗不過，只好起身穿鞋。

阿婆帶著我往家後頭走，我說服她往大橋的方向，她卻堅持要從山腰上的國小往下走，我低頭看手裡的手錶：五點。

「我以前不是蝸螺阿婆時，我在這裡教書。」阿婆用拐杖指著校門口，我點點頭。「我在這裡教書，教了好多學生。」

「他們以前，家裡有好多人都養鹿的。從剛剛我們上來的那個路口，一直到很遠的山上，有很多養鹿場，裡面養滿了成年鹿、小鹿。有一次，我教的第一屆學生，其中一個考上了初中，他的爸爸很開心，就帶了一頭小鹿給我，要我帶回家養。」外婆一邊說，一邊走著，我早已氣喘吁吁，她卻一點也不喘。

「但我哪有地方可以養，所以我就跟他爸爸說，要繼續寄養在他們家，我還幫小鹿取名。」阿婆繼續說下去，

「妳知道取叫什麼嗎？」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我也忘了，只記得牠後來成為鹿場最長壽的一隻鹿。」阿婆繼續說，「牠的葬禮，我們還有去參加，村子裡好多人都去了。」我沒有回答，繼續聽阿婆說。

「在那前一天晚上，妳阿公就騎著摩托車出門了。」阿婆越說越小聲，用一種細小到我聽不見的聲音說著，我不知道要回答什麼，就繼續牽著阿婆向下走。

「他原本工作的養鹿場，老闆跑了，他說要去外面找工作，穩定了就帶錢回來。」阿婆說到一半就止住，不再往下說。

但他後來沒有回來。我在心裡替阿婆說了接下來的故事。阿婆就是九九峰故事中的少婦，山神答應少女當她數到一百座山峰時，她失蹤的丈夫就會歸來，但少女怎麼數都只有九十九座山峰，丈夫就再也沒有歸來了。

這些年來，阿婆應該也數了很多次吧，從年輕的老師，每天望著山，但阿公還是沒有歸來。櫃子裡原本鮮紅的線花，也逐漸褪色，不再閃閃發光。

阿公沒有歸來，阿婆就成了雌雄同體的有肺類蝸牛，母兼父職的養活五個孩子。她只是直到退休後，甚至在她最後一個兒子也成家後，才放心地告訴世人她的身份：一隻堅強的蝸螺。

「我是一隻蝸螺。」我想起阿婆那斬釘截鐵的語氣。

我們一路經過了國小、各戶人家，有些是新住戶家門口，有些則是老鄰居。阿婆有時會突然說這裡以前住著誰，她的小孩是過去的學生，是個什麼樣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好話，在她的記憶裡，這些學生都是好人。孩子們都是善人，將來會使這世界更美好，他們之中有些人會功成名就，有些人會沒沒無聞地努力工作著。她的記憶裡，這些孩子，都是好人。

即使他們有些後來成為阿婆討厭的那種賣東西的小攤販，有些到外地再也沒回來，有些，連阿婆也不知道，到底去哪裡了。

阿婆那天夜裡，走了好遠，比每天下午，我牽著她的手走得還要遠。她不再抓著我的手，告訴我每個植物的屬性、分類，也不再如她過去一人走時那樣，一邊低頭翻找生物。她現在很努力的，告訴我每一棟屋裡過去的故事。



她走得很慢，像一隻蝸牛那麼慢；娓娓道出的故事，也很長，是這村子裡這幾年來的變化。

清晨，村子在大山的擁抱中沉睡著，安靜且祥和，少了觀光客帶來的喧鬧跟嘈雜。這才是阿婆想念的村子。

從前，這村子生活的節奏很慢。連接外頭的大橋，只是一座簡單的小橋，一次只能通行一輛車子，上頭也沒有現在那裝飾意味濃厚的大油桐花。村民們鮮少出入，就在這小小的村子裡，各司其職，努力工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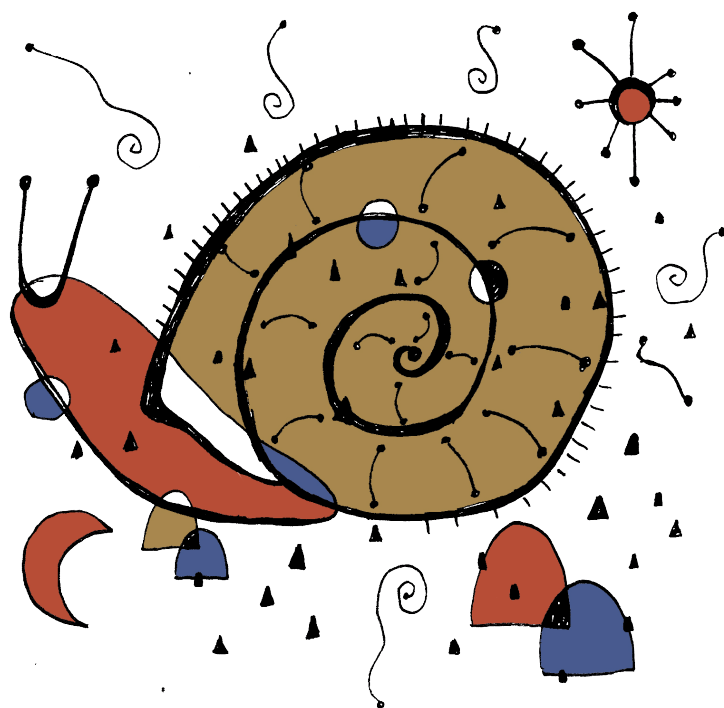
那時候路口雜貨店的招牌還是嶄新的深藍色，寫上白色的字體，遠遠就看得見，很醒目。村裡大多是從事養鹿或者務農行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們白天到學校上課，晚上歸來，一家五個孩子圍在搖搖晃晃的餐桌上寫作業。

白天沒有喧囂的叫賣聲，下午沒有動彈不得的車陣。鄰居之間的溝通，用祖先留下來的方言。像阿婆說的：「都會講阿爸的話。」大家像阿霞買水粿，因為便宜又好吃，帶去田裡工作休息時吃，很方便。村子裡只有一家小吃店，賣的也是簡單的湯米粉、湯粿條，就開在學校門口，給中午休息出來吃飯的老師吃。

客家花布從前不是為了做成手提包賣給觀光客，村民們會穿著簡單圖案的傳統衣裳去工作，因為最方便，也耐磨、耐髒。

大家都是蝟螺，生活節奏很慢，卻也很努力的蝟螺。

直到有一天，觀光的人潮發現了這與他們童年回憶場景類似的小村落。久了，這裡也不像他們的童年場景了，也不像阿婆記憶中的村子。有了嶄新的大橋，是雙線道，上面有白亮亮的大花做裝飾。每個周末，都有人在大橋上的車陣中，看那一天太陽自重重疊疊的山峰間落下。



六點了，我們走到了路口雜貨店前，往後看，太陽自小學依傍著的山那一頭升起，某戶人家的雞啼打破了這一天早晨的寧靜，村子從睡夢中甦醒，彷彿也從阿婆記憶中的村子回到現代。

這一天是禮拜日，再過幾個小時，就會有車潮湧進。

我牽起阿婆的手，要帶她回家。

我的蝸螺阿婆，可能會在家裡的天井下坐上一天，看光影在老屋裡斑駁的牆上游走，對著她家裡的年輕媳婦說著：「小姐，妳長得好漂亮，結婚了沒有？」或者在畫畫時，對她的外孫女說：「年輕人，將妳左手邊那隻蠟筆遞給我好嗎？」她忘了很多，記憶逐漸像是燉得爛熟的稀飯，但遙遠的記憶呢，卻仍如米飯般渾圓飽滿。

或許她今天也會選擇在傍晚時去睡午覺，如同她上個周末的行程。她的時間觀念正逐漸失去著——我想起二姨丈的話，或許阿婆不是失去時間觀念，而是在她腦海裡，還是過去那大家都是蝸螺，生活節奏很慢的時間吧。



短篇小說 佳作

刀店板條

陳韋任

一、鐮刀

風和日麗，方玉寧再來店裡找我，氣色很不好。

「真的不能幫忙啊？」

「我……」大可直白送客，但我仍禮貌性倒了小小一杯高山茶。

上了茶她才說自己不喝這種茶，我不表意見，起碼茶上煙氣已替她設下逗留時限，若她不喝不走，我就當她面倒掉。方玉寧大聊離婚後，自己病了多久，大聊特聊，慷慨地聊，教我哭笑不得的是，話中慘況一句比一句更吻合她那慘白臉容及不自然的髮型。講得只要我「答應」，癌症也不算什麼了。

我無奈頻瞄鐘。吃定我，越是貧病，我越不忍趕人。

何況店內掛滿刀，教我動彈不得。

店後倉庫了無動靜，賴老闆八成打刀打累，癱坐那張躺椅小歇，已經好久沒聽他提那個好久不見的遠房表妹，相思病患著患著，一麻痺，病就好了。

如果可以，我真希望把方玉寧請到倉庫，見識一下店內刀具如何在高溫下錘鍊成形。她再鬧，所有刀都要騰空飛起來對付她。

早就失卻了抗議的權利。過程中，我不舒適地調整坐姿，撥理肩上髮絲。深怕被她逮到了新把柄。認識了二十來年，近兩年，她每回來訪，我都含著一句「妳再來我就要叫警察了」準備噴吐出去。難為女兒下課返家時時目睹我不爭氣將話嚥回去以致內傷的慘狀。

這件事，方玉寧不知第幾次懇求我了，電話按門鈴都有，我有時跳腳、有時出言嘲諷，還是不知道，怎麼把「少昇要玩妳的頭髮」的這種事平常心看待，或代以別的反應。

總之想想，招誰惹誰。自從玉寧幾年前開起板條店，香蔥油、里肌肉，滋味征服鄰里，鄰里方普遍知悉她遠從美濃而來的客家身分，



板條須以刀切條，可想而知，她刀也不去別地方買，登門常藉故買刀切板條，就為試探我答應「那件事」，但今天她不好沒開口，上禮拜她才買過。我聳聳肩，添點業績也好。

「要買什麼刀？」直到有人走進來，我得救似地起身待客。

是位婦人，她環視店內：「我家庭院雜草長得快……」

「鐮刀嗎？」我樂得領她到恰恰避開玉寧的內區。

「有沒有小把一點的？」

「多小？」

「順便切皮蛋。」她作勢，「生皮蛋，菜刀不好切。」

我點點頭，張頭找刀。很奇怪，咱們店，什麼尺寸都有，賴老闆白手起家打出各式各樣的刀。至於積蓄被口中的遠房表妹拿走多少，我沒多問，只是默默為他心疼。

「這把，很好用！」

趁客人選刀，我伸頭看門外，還好少昇沒來。

方玉寧在一旁，我刀賣得心神不定，彈跳的板條張牙舞爪覆蓋視網膜。

「對了。」

「怎麼了？」我一愣，怕她也要將兒子交給我。

「鐮刀怎麼磨？我怕鈍了又要買。」

「噢，簡單！」

我聲量誇張，其實是想佯裝投入工作，看看方玉寧會不會識趣離開。領客人到磨刀石旁，一邊解說、示範，一邊想著，南投又山又林的，刀用得特別兇，顧店多年，卻始終沒看過長得像刀的凶神惡煞。

待她終於選定一把，付完錢，方玉寧竟也不見了。杯子的模樣就像剛揮別煙氣，分秒不差。

就算她問個一百次我也不可能答應。

啐，我怎麼可能讓人玩我的頭髮。



二、試刀

人家說少昇是自閉兒，我倒覺得沒那麼簡單。

認識方玉寧，是外子杰雄還在時。玉寧老公哲峰是杰雄職校同學，不同的是，哲峰頭腦生得好，越念越有風，玉寧嫁過來南投，一口客家國語還引起不小側目，少昇長大確診為自閉兒，聽杰雄說，家庭氣氛不怎麼和睦，我們兩家也漸少連絡了。後來哲峰不知吃了什麼失心丸，工作不順，遭辭退賦閒在家。玉寧的叛條絕活適時冒出來救了他們家一命。「阿寧叛條」招牌越擦越響亮，卻因此種下離婚的因。

我家際遇也起起伏伏。杰雄娶我的前一天，還在跟親友攢錢。婚後兩年生女，婉卉上小學一年級，我便找到刀店的工作以分擔生計，一句苦都不說。

但厄運沒繞過我家。

在杰雄聯結車翻下山的前一個禮拜——精確來說，是那個晚上，NBA籃球賽播罷，哲峰跟幾個朋友喝完酒剛離開我家，杰雄仗著幾分

醉意，吐著酒氣吹噓求學歲月他多吃得開，包括那次營火晚會的火炭，原本是哲峰負責去五金店買，臨時一通哲峰媽電話攪局，改換杰雄過來買，陰錯陽差撞上剛燙完頭髮順道去買封箱膠帶又湊巧懂炭的我。替他指點完迷津，之後的故事，就幾乎全發生在這間不大不小的透天厝。一個偶遇，就是一生，我恍然散會前誰那句精蟲游錯地方是什麼意思。

「媽，妳帶刀回家幹嘛？」

一怔，我從發呆中醒轉過來，看到婉卉翻我皮包。

「妳翻我皮包幹嘛？」

「刀尖露出來我還以為是什麼鬼。」

「啐。」我沒好氣，「是賴老闆要我拿回來試刀。」

「三不五時帶刀回家嚇人，水果蔬菜都躲起來了。」

皺皺鼻子，我聞到一陣不祥的香氣，循著氣味望去，果然——

三步併兩步蹬到她面前，斥責道：「妳去買板條！」



「這麼晚了沒什麼店有開嘛。」婉卉奇怪地 一眼後摸摸小腹，
「放心啦！媽。」

我癱下肩膀，無以苛責，也不知自己在緊張什麼。

拉了張椅子坐下，盯著她一條一條的吃。省得她被下毒。

「還考得好嗎？」

「都幾年級了，還考咧。」

婉卉念大四，什麼都可能發生。特別是考試。

她吃了一塊肉，含混地說：「對了！玉寧阿姨——」

「她說什麼？」我一怔。

「她……」婉卉將肉嚼罷嚥下，「玉寧阿姨問，妳怎麼都不去找她了。」

搖搖頭，無言以對。

看著女兒吃完乖巧洗好碗，身影隱入房門，就像投幣孔，錢幣一投，掉下什麼，不抱期待。

少昇比婉卉大兩歲，剛出生時，我勤跑他們家，肥嘟嘟抱在手上，滿心期待自己也懷個兒子。依哲峰、杰雄哥兒們交情，我升任乾媽都不奇怪。

「啊！」好痛，他偶爾抓我頭髮。

那時候流行梨花頭，我也去弄了一顆，電視上辛曉琪老是領悟領悟領悟的唱著，從幾個月大，到兩歲，少昇不安分的手沒停過，大家說他跟我投緣我聳聳肩不置可否，隨著輪到自己肚子隆起，想想要是也生個兒子，哲峰家擺飾比我家氣派許多這件事，我也不會那麼掛懷。幾年後，我恍然，如果當初不要三不五十往哲峰家跑，被少昇拉頭髮拉得緊張兮兮，說不定，真的能生個兒子。

我抓起肩包，小心翼翼拿出賴老闆要我試的麵包刀。

正好婉卉走出房間看到：「媽，我幫妳試！」



看著女兒勤快地拿麵包刀切水果，挺滑稽，但很窩心，我心想真像她爸。女兒怎麼會像爸？不然，活了這把年紀，也沒誰能保護我。她爸走得早，咻一聲，什麼都沒了。

三、潤絲

「玉寧，妳不用忙了。」

看到我來，玉寧高興得連忙將麵店鐵門半關。甚至忘了請我坐，直兜圈子喃喃家裡這麼亂如何是好，失措的我也沒來得及找到椅子坐下。

環視這屋，說不出的熟悉。或許是人老了，變了。因為杰雄、哲峰熟識，以前常來這串門子，直到唯一的公子少昇八歲自閉症確診，兩家也漸漸少了聯繫。

想到這，我一愣，發現少昇出現了，好像他一直待在原地，等我。

玉寧眼睛在跟少昇說，過去啊！少昇，過去啊……

我動也不動，彼此明白，當我踏入這裡，就應允了。

少昇怯怯走過來，我猛聞及今早潤絲的濃烈餘味，好像頭上瞬間開滿了花。

這孩子當然不在意這些，當他手碰我髮，不若以前那麼粗蠻，像個愛人，手指滑過身後，我感覺身體化作平滑的坡——我想起婉卉學走路，我帶她去麥當勞玩溜滑梯，一個不穩滾下來，我勿急上前抱起女兒，冷不防她竟回報我一聲「媽」，這是婉卉第一句話。看著女兒玲瓏大眼，當下閃過的念頭，竟是：這溫炙的一瞬，方玉寧感受過了嗎？

少昇手隔髮鋪柏油似的拂過我的背，我想到杰雄背疾，夜復一夜的睡前藥膏，嫁給杰雄，意味也要獻出手指爲他塗抹背上坑疤。這就是我，嫁壞了，卻僥倖沒生下一個自閉症兒子。

彷彿透過觸感看穿這一切，少昇用手，安撫我，又像一個不懷好意的溫柔怪物，邊吸納我，一邊入侵，試圖焊進我體內。一個慢慢變形的，類似異形那種怪物。

我緊閉眼，忍耐一個漫長手術，黑暗中，我看他們一家三口，在這屋，這空間，走動，爭執，嘆息，長達二十年的生活，坐因此地流轉，任何一個家，拿掉一個自閉兒，生活都會好轉不少。

一如少昇循序漸進的手部動作，我開始相信，哲峰是慢慢消失而非一夜告別。

噯，人生缺的，拿什麼來補？我鬆口氣，覺得放鬆——從家裡帶的那一份委屈，也一併釋懷。

少昇慢慢停下手，我發現自己眶內有淚，一半魂魄留在他手裡。

此時，我發現玉寧像坨麵糊趴伏在地，啜泣著。匆匆一刻，我擔心她變扁、變平，化成一攤水——直到我發現她頭上那團不自然的黑絲是假髮。假髮是不會變水的。

當天晚上，少昇早早在睡——不，我不該這麼描述，據玉寧所說，少昇很少這麼聽話，乖乖就寢。

「平時，他多半窩在客廳角落，玩相簿。」
「玩相簿？」

「伸手指，劃著舊照片。」

當她這麼說，我哆嗦一下，想起十多年前來訪，大夥手裡傳著一台照相機，每個大人都搶著跟圓嘟嘟的少昇合照。

我也留下了一張。

她很難確切指出，怎麼觀察出「少昇想摸我頭髮」的這件事，模模糊糊說，就類似少昇指指她頭髮，又指指照片裡我頭髮，目光裡釋放出某種唯獨母親辨識得出的渴盼。

玉寧很後悔自己很晚才洞察出這一點，如果早一點，我便會是唯一讓少昇幼年時期願意走出房間的訪客，他會伸手，就在那張藤椅，摸了摸我頭髮，我不呼吸，不敢動……

只是，若這一切早點發生，對誰都不公平了。

她啜了一口茶，一貫平靜繼續說自己這幾年病痛纏身，哲峰工作不順被辭退，欠下債務，兩人的婚姻不知該怎麼走下去。好在兩年前，結識一個閨密，玉寧對她掏心掏肺，什麼苦都跟她傾吐。

「還好當時有她，不然真不知怎麼撐下去。」



當玉寧這麼說，我一時難辨她話中真偽。或許我腦袋，還在另個可能性裡暈頭轉向——如果當初跟哲峰結婚的人是我，我會生下婉卉，還是少昇？

四、賣刀

我髮質，洗直燙捲都很快。心血來潮潤個絲，柔滑得剛拆封似的，幾撮白髮我坦然迎接，偶換髮色，別有韻致。

這個夏天，刀店生意如常，不好不壞。偶有遊客過來，讚我兒子怎麼那麼孝順還幫我梳頭，我不解釋隨即切入賣刀正題。即便常客過來，看到少昇也不以為意，沒人記得我生的是兒子還女兒，甚至杰雄被聯結車輾過因此上了新聞一角也超出他們記憶所及。附近餐廳、市場、伐木都有，用到的刀，我們都賣，常客來來去去，他們關心的，充其量是刀好不好握，利不利，店員家務事，他們記得住也早忘了。

店後鏗鏘鏗打鐵聲，不絕於耳，賴老闆很少現身店內，少昇輕柔的手部動作，彷彿補足了賴老闆的缺席。除了打鐵，磨刀，賴老闆光棍一生像把輕便的刀。

話說回來，賴老闆一出現，少昇也不怕他，一老一少，兩張死氣沉沉的臉湊在一塊，有股奇怪的張力。杰雄出殯，他奠儀包得不多不少。有人謠傳我待在這那麼久，就是爲了有朝一日晉升老闆娘，機率多少，我赧然一笑。賴老闆一顆心卡在那個遠房表妹上，飛蛾撲火看多了，愛上的，勸也勸不上。

不過話說回來，看著賴老闆進進出出，說我沒動「一旦他對少昇好，我就決定嫁給他」的念頭是假的。

放眼看夕陽，客人入內頻率不高，閒下來，少昇就玩我頭髮，他不玩，我便稱許地看他，像他「辦到了」，辦到了延遲享樂。他看懂我的稱許，不說話，我就是知道，比起之前，他好很多。儘管我沒真正參與過他的昔往。



慢慢，我喜歡上髮絲上的新生命，慢慢，我不再潤絲。

手與髮，纏綿得像手語百科，髮絲有了語言。身後發生什麼事，只能空憑想像，有時少昇將我頭髮快速撈起，空中冒出一個毛筆字。多撈幾遍，我有了一幅字畫。即便如此，我仍感受得到這孩子的害羞，退怯，年紀大過婉卉，卻比誰都像個小孩，有時進行得正順，客人闖入，我急急掙開，他懂我的顧慮，每天都在長大，像頭髮逐日變長，那感受很奇妙，無生命的頭髮，鎖住了他的專注力，有時，少昇專注到連玉寧偶而藉故晃過刀店，都渾然未覺。

他謹守分寸，讓雙手活動於我髮絲範圍，絲毫不逾矩。為此，我感到異常安全。

這種念頭一多，甚至湧現他是我所生的錯覺。

一邊被抓髮，一邊賣刀，宛如多虧身後男孩保住我的頭髮。多賣一把，就欣慰頭髮還在。

多年來，我才感覺到，這樣賣刀，才是真的在賣刀。

買完刀，方玉寧說要付我錢，我說不用，她擔心少昇動刀發生什麼危險，我說她多心了，至於她吃不吃味，我無暇多想。

她轉身離去，留下兩包熱騰騰的粢條。看著她背影，我腦裡竟閃過她準備去做化療的念頭。

配著這個念頭，我將粢條吃下。眾刀環伺，彷彿碗內粢條，是它們一刀刀切出來的。

我看看少昇，叮嚀他小心燙。

若有這麼一個兒子，多好。

「妳帶他回來幹嘛？」

「婉卉，不要沒禮貌。」

「這是我家，我想怎樣就怎樣。」

婉卉砰一聲重重關上門，留下我跟少昇在客廳沙發。我慢慢失去女兒。上網查找女兒的學校資料，打字好難，暨南大學，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你只打兩個字，會跑出「濟南」，但打了四個字，才會變暨南大學。

我拿起筆，想寫些什麼，又洩氣擱下。

婉卉，等媽一下，媽快好了……

一家之主離世後，母女彼此體諒的額度已用完，婉卉交了男朋友，用愛情打散媽媽丟臉的存在。想給她一巴掌，卻找不到時機與理由。

逐步自毀似的，我知道有場風暴要來，早或晚。

真的，早或晚。

總之，是那麼一個下午，賴老闖的遠房表妹來訪，外務要麻煩我負責，我趁少昇未到，騎上單車，外出送刀給客戶。一回來，只見店內一片狼藉，賴老闖氣急敗壞，說少昇對他遠房表妹大吼大叫，他一氣之下，把少昇揍了一頓。

兩耳發熱，我三步併兩步往玉寧家奔去，鐵門關得密不通風，那天太陽大，我步伐不穩，幾乎要昏過去。

一整天，我心神不寧，去電玉寧也不接，大概氣炸了，往來踱步，整個腦裡，旋飛著怎麼辦、怎麼辦。長針轉了幾圈，心律倒也慢慢平緩，我扶牆坐下，彷彿一切回到原點。

卻也不單是原點。

那個冬天，少昇不再來刀店。我默坐店外，雙手攤放膝上。枯坐，等待下一個不知名的誰，進來。

五、磨刀

好一段時間，我不敢經過玉寧的板條店。

並非出於愧疚，是基於一種說不上來的「這樣也好」。我跟少昇雖非敗德，做的卻也不是什麼正常的事。起碼傳出去，除了難聽，還是難聽，沒有人能精確轉述這件事的真諦。

少昇一消失，我跟玉寧之間產生一種「療程告一段落，為免舊病復發，少碰面為妙」的默契。我是這麼想的，唯有按兵不動，婉拒才能開始體諒母親。

有什麼好體諒？我犯了什麼錯？

人生就是這樣，我對自己說。



婉卉赴北念碩士的那一年，我接到一通電話，是玉寧邀我去她家坐。

少昇不在，玉寧問我要不要吃客家板條。我搖搖頭，不是怕她下毒，而是累了。她嗯了一聲，沏了壺茶，我凝視壺上煙氣，揣想她何時下逐客令。

玉寧不談少昇，倒聊起了她很久以前說過那個閨密，話裡隨煙氣漫出不尋常的細節，這次，她全程用「那女人」來稱呼她，事後我發了好一段時間才渾身發顫的將玉寧所有敘述拚湊起來。

大致是說，那女人來自臺中，年輕的時候，渾身帶股不想被看扁的傲氣，或許是過去幾年一段段挫敗感情錘鍊而來。嗜吃甜倒也苗條有致，她走在路上受男人多瞄幾眼還算適應，有人說她邊走邊將貓狗勾得團團轉最美，她跟說這話的人絕交了。挑心情吃方便素，她常繞遠路至小巷口點道燙青菜打發掉一頓午餐，下午餓了，就拉開抽屜，照例冒出新奇甜食，譬如：一包辣炒年糕口味玉米餅、一包兩條裝的

香蕉蛋糕。抽屜一向塞滿這麼多零食？想知道，可以問她。不過，她不見得願意回答。住臺中北屯區五樓寓所，幾個雅痞室友偶爾買酒圍坐，她不參與，一逕悶在房裡東摸西摸，室友們聳聳肩，內務分配倒也小心翼翼繞過了她，「好孤僻喔，她男友怎麼受得了？」有位室友背後這麼講她，講完嚥下一口伏特加，打了難聽的嗝。

夜深人靜，她腦際無可避免飛掠過種種瘋狂念頭，其中一種是先跟食之無味的男友提分手，以迎接可能的、未知的什麼。起碼眼前她的生命，未知比已知要值得期待多了。

後來，女人因工作轉調，來到南投上班，打扮入時，很快，便有了追求者，她幾乎是被動的照單全收，燠熱的小賓館，濕黏蠕動，她很快鎖定其中一位，斬掉其他。

那位中年男子，早已結婚生子。兒子的自閉症，教他生活滯鬱難耐，他在她身上找到慰藉，她等他帶她離開。無奈他遲遲下不了決定，

密會往往愁雲慘霧。這段私情藏得雖好，她卻忍不住偷偷跟他太太做朋友，報復般細細傾訴她的前半生。鉅細靡遺。

外遇很快瞞不住太太，男子認命承接了痛苦，公司電話響，任職的修配管公司，進進出出的技工們，多有家室，也因此辭職信來來去去，離職原因，不外乎另覓一份不讓家中沙發染臭的工作。負責敲定公務、也經手離職手續的他，慢慢發現，臭掉的是自己，那些他未曾深入參與的水錶、汗水豎管、供水管、截流閥、溢流口，有多少糞便汙泥翻攪其中，難捨難分，汗水豎管見不著截流閥，溢流口也永遠不知道水錶長什麼樣子。

直到好友車禍驟逝，哀痛不已的男子終於鐵下心離職，逼太太離婚，帶著一點錢，跟女人遠走高飛，奉獻工作多年，深不可測的管線，終於現出浪漫的真貌。

玉寧講完這段往事，頭髮也白得差不多了，她開口閉口「那女人」，絕口不提本名，好多細節，活靈活現，宛如我活該承繼她的苦、她的恨。

其實有點愠怒，但對少昇的近況的好奇，掩蓋了前者。

玉寧打開冰箱，倒了兩杯柳橙汁，一杯給我，一杯給自己。

我說我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刀店收了，賴老闆給了我遣散費和一堆刀。一飲而盡，佯裝舌尖沒有酸味。

這天少昇不在家，去上班，「速食店，學炸東西，話是敢講了。」

玉寧聊起少昇，絕口不提頭髮，當然也不提那個少昇不再來的冬天，她究竟將少昇藏去哪裡，才阻斷了他的哭喊與不甘。

如今，我真的只剩刀了。

「因為那個女人，我才會私下跟杰雄往來。」玉寧啜了一口，微皺的眉不知爲了誰。

「沒想到，他會先走。」我淡淡地說。

「呵，他背會好，是我幫他塗的。」

我聳聳肩，不重要了。少昇不再去刀店，這段時間之空虛，度日如年，不過也沒關係：「婉卉要結婚了。」



「真的？嫁去哪裡？」

「臺北。」

玉寧不語，看著屋內旋浮著揮也揮不去的記憶。

我則注意到靠牆角的滑板，想找機會問，是不是少昇在玩。

「對了，那女人去過妳那裡，買刀。」

「啊？」

我反芻著玉寧話裡透露出的，一股迷濛的詛咒。

「妳一定記得她。」她堅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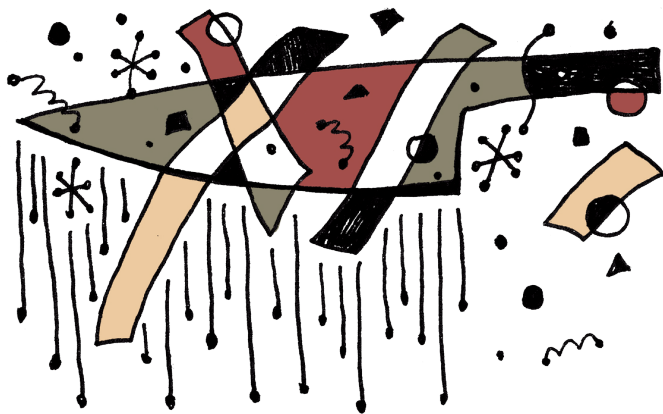
「我記性差。」我疲憊地說。

「她專程去找賴老闆的。」玉寧不疾不徐。

我點點頭。了解到，玉寧指的就是賴老闆的遠房表妹。

霎時之間，好多念頭在我腦中混亂地流轉著。

其中一股強烈的念頭，是想吃一碗玉寧親自烹製出來的客家粿條，盡情地吃，狼吞虎嚥地吃。



這些念頭混雜一塊，轉著轉著，
倒也聳聳肩嚥下。

末了，我打開皮包，拿出磨刀鋼
條，提議幫她磨菜刀，若還有更多刀，
更好。反正她板條店生意那麼好，刀
總得一把把用下去。

不過恐怕玉寧也早看穿我心思——
我慢條斯理邊準備，心底邊打著磨來
磨去少昇遲早回家的如意算盤。

畢竟磨刀鋼條上密密麻麻粗駁網
痕，彼此的人生，也有。



短篇小說 佳作

光之鹽

黃可偉

方濟神父每天都早早起床，先吃一個豐富早餐，再回修會處理日務。今天弄早餐的神父病了，方濟神父親自下廚。已經很多年沒弄早餐，有點生疏，他打算弄點火腿奄列吃。方濟神父除了愛吃士多啤梨醬塗多士，最愛吃的就算不同內餡的奄列。方濟神父這時在碗中打了三隻雞蛋，用筷子把蛋黃與蛋白混和在一起，他看著蛋漿，猶豫起來：要下多少鹽？這二十多年都是廚子神父替他煮飯，他早已忘了要下多少鹽。修院裏有幾位神父都與方濟神父一樣，有高血壓，廚子神父聽從醫生的話，做他們的飯餸時都少下鹽，鹽少得淡而無味，方濟神父懷疑廚子神父根本沒下鹽。他問過他，廚子神父堅持有下鹽，方濟神父唯有相信了，崇敬天主的僕人都不會說謊。

看著一碗蛋漿，想起平日吃的無味食物，方濟神父看著鹽罌與雪白雪白的鹽花，他想平日已經吃得太健康了，偶爾放縱一下，似乎也

不太過份，方濟神父於是伸出拇指、食指與中指，伸往鹽罌，撮了一點白鹽，放入澄黃的蛋漿中，白鹽浮在上面，很快就沈到碗底，看不見了。方濟神父用筷子調勻蛋漿中的鹽，口中唸唸有詞，感謝天主賜他身體健康。他很快倒蛋漿進平底鑊，過了兩分鐘，又在蛋餅中間灑上火腿絲，用鑊鏟翻了蛋餅一下，就成了香噴噴的火腿奄列。

這天方濟神父的餐桌上，放了金黃色的奄列，還倒了一大杯豆漿佐餐。方濟神父在香港傳教五十多年，飲食習慣早已入鄉隨俗，不少時候都跟隨本地教友食唐餐。他懷念意大利餐，可是唐餐也很好吃，有些中國菜式比意大利菜還要好，譬如他覺得，用中國豆漿配西洋奄列，比配牛奶還要好吃，那就是方濟神父喜愛的中西合璧。今天他自己下廚，下多少鹽由他自己決定，他吃下奄列，奄列很有味道，與平日淡淡的不同，他覺得這一餐很圓滿，他心中叫了一聲哈利路亞，感謝天主。

邊吃奄列，方濟神父邊想到鹽的神奇，這點白白的鹽巴，竟然可以令到平平無奇的雞蛋變得活色生香，的確是神奇東西，難怪古代的

鹽生產困難，而價比黃金了。他記得少時在意大利神學院學做神父，有時要到附近孤兒院幫忙。他記得其中一個滿頭紅髮的小男生最愛搗蛋，有一次用餐，紅髮男生把飯桌上一整枝鹽倒到桌上，攤開，再用手指在上面畫畫。那時方濟神父才二十出頭，他罵了紅髮男生一頓，男生連飯也不吃就逃離飯堂。方濟神父有點生氣，也只得耐著性子收拾桌面。他正想把一桌鹽掃到地上再用掃帚掃走，一個已八十歲的神父過來阻止他，邊用碟子放在桌邊，小心翼翼掃鹽巴到碟子裏。方濟神父很奇怪，說用掃帚掃走不是更乾手淨腳？想不到老神父卻說雖然只是小小的鹽，也是食物，要珍惜，不要隨便浪費。原來那老神父不是想掃走鹽巴，而是把他眼中的珍貴食物小心收拾好，留下一餐用。年輕的方濟神父看到，自覺慚愧，從此也開始凡事留意，不會浪費任何有用之物，這是鹽的教訓。

現在方濟神父也八十歲了，他每次見到鹽，仍然會想起當年的事。只是方濟神父不再年輕，他仍然珍惜鹽，不過有時又覺得與鹽的情份開始生疏，他有高血壓，每次量血壓，上壓都徘徊一百四五十度，他

不能不小心，要敬鹽而遠之。不過今天實在太想吃鹹一點的食物了，碰巧今天自己弄早餐，就當作天主想他偶爾放縱，要珍惜今天嚐到的滋味。

吃過早餐，休息一會，方濟神父便過修會處理事務。今天打開電郵，教區傳來消息，要處理鹽田梓一單資產轉移事務。話說一個老早移民過了英國的客家老教友，過身前立遺囑，說要把鹽田梓的地留給教會。兩個星期前老教友蒙主寵召，英國的律師聯絡教區接收。

說方濟神父與鹽沒了關係倒不太準確。他還記得在六十年代，教會派他去這座遠東小城時，便在鹽田梓落腳。當年鹽田梓仍然有幾百個村民住，要由西貢乘街渡才去到島上。鹽田梓全村客家人，信天主教，翻歷史，才知道十九世紀西洋神父傳教，到1870年代整條村都入了教，成了一條教友村，想不到後來出了幾個神父修女，還有一個副主教。

那時教區派方濟神父到島上主持小聖堂日常運作，兼要在旁邊的澄波學校教英文，教出很多學生。現在每年五月第一個星期日都有主

保瞻禮，當天散居全世界的原居民都重聚鹽田梓。方濟神父每次出席，那些早已五六十歲的老學生，見到他還是親切地叫「神父！神父！」又問方濟神父記不記得他們。都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他已八十歲，當年的小孩也老了，怎會還記得？只好調笑著說「記得記得」，之後立刻轉問他們近況，免得追問起來穿梆。方濟神父知道說些小謊言逗自己的學生開心，天主一定不會見怪。

那個剛過身的老村民，給教會留下六七幅地，再仔細看看文件，原來都是近海的鹽田，有六畝大，方濟神父不知幾十年過去，村民都搬走了，那些荒廢了的鹽田還有甚麼用。當年剛去鹽田梓，鹽田早已不再是鹽田，給人改作漁塘，後來他被調出市區時只剩下幾戶人家，現在島上已沒人住，相信連漁塘也不再存在。方濟神父不知教區打算怎樣處理，不過那幾畝鹽田是教友心意，不能隨便糟蹋。

教區知道方濟神父曾經在鹽田梓生活，問他意見，他其實也答不上甚麼，幾十年前的舊事，大概現在也沒有甚麼參考價值，只好回說他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方濟神父打開電郵，發覺教區想他帶一個年

輕修士親身視察鹽田，到時教區再作決定。方濟神父想起五十多年前初到鹽田梓的情況，突然想念起那裏的風土環境，想了一會，答應了。

找了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望完彌撒，方濟神父帶著一個廿多歲的小修士前去鹽田梓。那個叫陳志明的小修士很尊敬方濟神父，怕他累到，搶著要替他拿隨身物件。方濟神父在西貢等街渡過鹽田梓時，問陳志明：「入了修會幾年？」陳志明說：「今年第二年。」方濟神父又問：「父母捨不捨得？」陳志明說不會，他全家都信天主教。再說下去，才知道陳志明原來就是鹽田梓的客家原居民，方濟神父心中暗想自己笨，鹽田梓村所有居民都姓陳，他合該早就要猜到了，只是問陳志明的父母是誰，方濟神父卻不曉得，大概是他的祖父母老早已遷出鹽田梓之故。

當日除了方濟神父與陳志明等街渡，還有十多人。方濟神父想起幾年前教區撥款重修聖若瑟堂，結果教堂得到聯合國文物保護獎，從那時開始就有人到島上旅遊。大家熙熙攘攘坐上街渡，方濟神父問身旁年輕旅客去鹽田梓幹甚麼，他們說參加生態遊。方濟神父說：「我

幾十年前在鹽田梓居住，那時還有村民耕田捉魚，現在都荒廢了。」旅客說：「真可惜！可惜這一片美麗土地丟空了，還好現在重新開始有人關顧，修葺舊建築，假日有人辦生態遊，否則我們都不知香港有一片世外桃源。」方濟神父問：「為甚麼喜歡這種鄉下地方啊？」他們說：「平日在煩囂都市生活，假日要出來鬆一下，呼吸大自然氣息，而且我們是香港人，理當好好認識香港的一切。」方濟神父聽了，想起近幾年香港出現一股尋根熱，不少年輕香港人沒在那個年代生活過，偏要尋覓過去的香港，保留香港僅有的舊事物，比他們這一輩老香港更熱心。方濟神父明白他們，現在香港每況愈下，他們希望保留還未消失的，還有尋找他們覺得以往美好的事物。有愈來愈多香港人對香港有歸屬感，那是天大好事，但是一想起那是因為香港在沈淪的緣故，卻令方濟神父不禁擔心將來的新一代。他心中想到一些事情，口卻沒說，只是稱讚那些遊客愛護大自然。過了幾分鐘街渡靠岸，他差不多廿年沒踏上這片土地。

方濟神父仍然保有過去的記憶，他記得一下碼頭，走上小斜坡，有一棵百年老樟樹，樹之右就是村公所。慢慢走向村公所，見到建築光潔如新，相信近來裝修過。方濟神父引領小修士走上小斜坡，拐向右邊分岔路，再走幾分鐘，就到荒廢的鹽田。鹽田曾經有一段時間灌了水，變成漁塘，現在水乾，可是還留有一層厚厚的乾泥漿。泥漿上面長滿長長的狗尾草，在微風吹拂下像幾十隻唐狗在左右招搖尾巴。這就是方濟神父曾經居住三十年的地方，景色依然，人面全非，他不禁感嘆，長滿狗尾草的荒廢鹽田可以用來做甚麼？這時陳志明突然說了一句：聽祖父小時候，鹽田都鋪滿海水與鹽巴，想不到現在變得一片頹唐，很失望。方濟神父聽見陳志明的話，心中想起《瑪竇福音》一段經文：「你們是地上的鹽。」鹽那麼有用，現在的人卻不重視，再看看這六畝荒廢了的鹽田，同時被遺棄的還有與大自然相處的古老智慧，多麼可惜啊！

看完鹽田，陳志明拍了十多張照片，就與方濟神父並行回去。他們順道重訪早已丟空的小村，方濟神父還認得村中最左手邊的奶白色



房子，他幾十年前寄居過，現在房子鎖上門，周圍都是氣槍子彈，玻璃都打破了，似乎有人在這裏打過野戰，留下不能分解的垃圾，方濟神父見到便搖搖頭。這時他們見到剛才在街渡偶遇的遊客，遊客拿著垃圾袋，沿路收拾廢村周圍的垃圾，方濟神父見到，很感動，想不到這些年輕人竟然這樣做，於是向他們豎起大拇指，點點頭稱讚。

方濟神父回到修院，心中還在想要怎樣回覆教區，鹽田一片荒蕪，看來沒多大作為，但他又不想糟蹋了老教友的遺贈，很是苦惱，唯有向天主祈禱，求祂啓示。那晚方濟神父發了一個夢，在夢中他重回鹽田梓鹽田，鹽田放滿了海水，有兩個人拿著犁耙拖拉已結晶的鹽巴，方濟神父向他們叫了一聲「ㄟ」，那兩個人回身望向自己，卻原來是方濟神父自己，還有陳志明，之後他就醒了。方濟神父知道天主幫他的忙，他連忙感謝主，又立刻起床，到小型圖書館發了一封電郵給教區。

幾天後教區回郵，很支持方濟神父的計劃，只是教區人手不多，他如果想推行計劃，就要自己落手落腳做了。方濟神父去過鹽田梓，覺得鹽田梓很美，而且看到不少香港人都愛護大自然，覺得假如可以

復修鹽田，不只可以提供一個好地方給人感受大自然，也可以令鹽田梓不再荒蕪，一舉兩得，他願意去做。

不過事情做起來，便有點阻礙。去到漁農處，面目和善的官員說鹽田土地是用來種植，不是用來製鹽，令方濟神父很難做。方濟神父聽到，靜了兩分鐘，雙方沈默下來，你眼望我眼，方濟神父這時心中其實在祈禱，希望天主再次幫助他。不知怎樣，方濟神父突然靈機一觸，說：「製鹽也是種植，只是他種的不是農作物，是鹽。」官員樣子有點為難，方濟神父就說：「農作物也要用人工農藥，會破壞環境，種鹽就不同了，用的是現成的海水，天然無污染，請考慮一下吧。」官員才說三個星期後答覆，方濟神父沒辦法，唯有希望天主幫助他復興這條天主教客家村，令它回復生機。

過了漫長的三個星期，方濟神父收到漁農處電話，天主似乎答允了方濟神父的祈求，想不到事情就這樣成了。經過大半年籌備，他與教區籌劃了復修鹽田的環保大計。主持計劃的，除了方濟神父、陳志明，還有一位來自大嶼山熙篤會的修士李達修。方濟神父與陳志明知



道李達修來自熙篤會，覺得很奇怪，熙篤會又叫啞巴會，修士平日遵守修會戒律，不說話，平時隱居在大嶼山的隱修院，很少出來，李達修為甚麼會主持鹽田計劃呢？李達修口不能言，隨身帶備紙筆與外界溝通，他說修道院新任院牧愛環保，覺得保護環境與熙篤會宗旨很相近，聽到教區想復修鹽田，便派人出來參與了。李達修自己也在鄉村長大，最喜歡大自然，知道院牧派人參加，自告奮勇報名。方濟神父知道，覺得很好，三個主持復修計劃的人都與鄉村有緣，都愛大自然，那的確最好不過了。

現在錢不是問題，方濟神父向政府的自然環境基金，還有教區申請了三百萬資助，早已搬出鹽田梓的村民又合資籌措了一百萬，加起來有四百萬，應該可以用一段不短的日子。方濟神父在秋分那天舉辦了重修鹽田的聖祭，香港樞機陳日君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都抽空出席。方濟神父看到貴賓站在鹽田邊的臨時禮臺，合力舉起一桶在岸邊汲來的海水，倒進仍然滿是雜草的鹽田時，看著泥土很快吸乾了海水，方濟神父彷彿

看到鹽田早已復修完，在快要乾透的泥土上鋪滿一層薄薄鹽巴。當然那只是方濟神父的錯覺，他一定想不到天主要給他一點考驗。

方濟神父計算了預算，請了三個曾在漁塘工作的工人，又親自到汕尾及臺南考察，學習怎樣造鹽田。回到香港後，他先請工人拔掉滿田野草。野草很頑固，根莖早已深深鑽入泥土底部，要先斬除露出泥土的植株，再用犁耙翻起泥土移除根部，工人斬草除根，早已費去一星期功夫。之後方濟神父要工人重鋪翻爛了的土面，每六分沙土混入四分黏土，置於池面再大力壓平，工人又挖通幾條由海邊通向鹽田的溝渠，再裝上水車及閘門，好等潮漲時灌海水入乾涸的鹽田，鹽池工程便完成。方濟神父看著新簇簇的鹽田，覺得經過一點困難便完成工程，是天主眷顧，只是他太早開心了。

方濟神父在中午潮漲時，看著海水慢慢倒灌入鹽田，鹽池水位緩緩上升，非常開心。陳志明對他說，事情似乎很容易完成，李達修在旁邊也默默點頭微笑。三個人轉身回去，希望明天再來到時，海水早已揮發，只剩下白花鹽白。當然，他們知道這只是希望，看到海水升到一呎深，便關上閘門，微笑著回去。

到了第二天八時，方濟神父三人乘街渡去鹽田梓，去到鹽田時，他們大吃一驚，本來一呎深的水都不見了，甚麼鹽都見不到。水往哪裏去了？陳志明說。不過方濟神父也不知道答案。他們唯有再打開水閘，等待中午水漲時再引水入鹽田。又過了一天，他們滿心期待見到鹽田仍然放滿海水，可是又失望了，海水不知何時又消失了。為甚麼這樣呢？李達修也忍不住打了一個發問的手勢，只怕唯有天主曉得了。

三番四次都是這樣，方濟神父請了汕尾的鹽田專家到鹽田梓檢查。專家去到鹽田，用手掬了一點土察看，又再摸摸底部。專家皺了皺眉頭，問鹽田之前是不是改過用途。方濟神父說：「是啊，改了做漁塘，之後又荒廢了，你怎麼知道？」專家說：「不好了，鹽田曾經長期荒廢，又改過用途，泥土成份改變了，會漏水，海水來不及蒸發便由罅隙漏走。」方濟神父聽了，很擔心，問怎麼辦，說完李達修拍拍神父膊頭，安慰他，只是方濟神父仍然很憂心，怕一年的心血功虧一簣。鹽田專家看到，不忍心

「辦法不是沒有，可是很貴。」專家說。

「錢不是問題，只要不是天文數字，我們應該可以負擔。」陳志明立刻說。

「我們為鹽田打針，在鹽田的裂縫注入防水建築物料，逐條裂縫修補，完成後再鋪上一層天然泥灰作底，那就行了。」

「修補六畝大的鹽田要多久？」

「一個月左右吧。只是要找專人做，很花錢……」

撇除開始時請工人的十幾萬，方濟神父仍剩下三百多萬，不過想不到修補鹽田真的很貴，人工貴，材料也貴，加起來差不多要二百萬，修田工人也要由大陸輸入，要特別向勞工處申請批文。種種行政工作很麻煩，幸好方濟神父有陳志明與李達修從旁協助，才令他不致累壞，畢竟神父已經八十歲了，還有高血壓。

當專家視察完修復工程後，嘗試放海水灌田，方濟神父看著海水漲入鹽田，心中向天主祈禱，希望祂令鹽田修復成功，否則不只海水



會漏走，連他們花了一年的心血也會付諸東流了。不知天主願不願應允？方濟神父心中想，他唯有等待明天的結果，希望天主用大能扶助自己。

方濟神父整晚睡不著，好不容易等了十幾小時，到了六時就由床上坐起，匆匆梳洗後便出門了，陳志明與李達修原來早已在修院外的巴士站等待，二人面色不佳，有點青白，看來與方濟神父一樣也沒睡好，大概是怕海水全漏走了，會前功盡廢。在渡頭等了鹽田專家半小時，他才施施然來到，陳志明見到他，立刻拉他往街渡上去。這天乘街渡去鹽田梓的幾分鐘，好像永遠都去不到彼岸，時間過得很慢，不過最終還是抵岸了。四人沿小路走到鹽田，一看，海水仍在，沒漏走。「嘩！我們成功了」陳志明大叫。方濟神父心中立刻向天主祈禱，感謝天主，李達修則拿著胸前的十字架親吻主耶穌。三人終於安心下來。

鹽田修復好了，現在要正式種鹽。在證明鹽田不再漏水後幾日，有一天李達修悄悄給陳志明寫了一張紙條，問方濟神父年紀已大，要

親身下田工作會不會太辛苦。陳志明想了想，覺得也是，第二天等街渡時，當著方濟神父直接問他年紀大，辛不辛苦，李達修想不到陳志明會直接問，想阻止也來不及。方濟神父聽到，沒有生氣，還一臉笑意說自己很好，在鹽田梓工作恍如使自己回到二十多歲。

「可是現在只是規劃，還未正式需要下田工作呢！」陳志明聽了立刻說。

「不打緊，天主自會幫助我。況且整個鹽田只有我們三個，人不夠，看來要多招募幾個人才可以，我也希望可以利用鹽田推廣生態與修行呢！」方濟神父仍是不緩不急地回說。

陳志明聽到，才知道方濟神父早已想好整個計劃，他年紀雖大，卻比自己更有能耐，陳志明的臉紅了起來。

方濟神父說事不宜遲，當天晚上在小圖書館擬了招募短文，第二天通過教區傳訊處，還有 Facebook 發散消息，一個星期後截止，暫定名額三人。起初方濟神父等人都以為沒有幾多人有興趣，打算招募



情況不理想便延長一星期，想不到一個星期後，卻收到一百三十二封自薦電郵，令他們喜出望外，又很頭痛，不知如何篩選。

約自薦人見面前，方濟神父三人開了一個很短的會議，列出幾個基本條件：不怕辛苦、粗略認識田野工作、愛大自然、愛環保、有信心。

「要不要一定是天主教教徒？」陳志明問。

「不一定，有其他信仰抑或無神論都應該接受，我們要推廣的是一種修行。」李達修在紙條上寫著。

「是啊！我們不應該排外，只要他真心熱愛大自然的生活，就是同路人，我們大家一同修行。」方濟神父很同意。

當下三人有了共識，便開始看不同的自薦書，本來方濟神父想約見每個自薦者，李達修卻說時間很緊迫，再過幾個月便到夏天，那時多雨，不利曬鹽，最後方濟神父無奈挑出五十個人面試。

在這三天面試，有幾個候選人令他們眼前一亮。其中見到一個叫史偉明的學生，方濟神父問他為甚麼想參加，他說要復興香港農業，香港人食香港鹽。陳志明追問為甚麼要復興香港農業，他就說香港人

復興了農業，不用輸入外來農作物，減少碳排放，也不用再仰中國鼻息，自己更有自主能力，令香港人活得更有尊嚴。原來史偉明在大學讀生物，卻關心政治，事後方濟神父三人討論，覺得他的理念似乎不切實際，卻處處關心香港的位置，看出他很愛香港，那麼是不是合乎現實也是其次了。

在第二天，方濟神父又遇到另一個奇人。這個中年奇人蔡叔勵，本來是年薪幾百萬的堪輿術數師，他自言有一天算到香港將會經歷新的範式轉移，人們都要追求更美好的新生活，他知道與自然契合才是新人類典範，於是想種鹽。事後李達修寫到，這個蔡叔勵看來瘋狂，卻有一種改革的雄心，還願意放棄錢財身外物，實在難得。面試結束前蔡叔勵還想幫三人算命，方濟神父婉拒了。

面試最後一天，又見到一個怪人。這個叫陳淨心的年輕瘦弱女子原來信佛，問她為甚麼想在鹽田工作，她說行住坐臥都是禪修，工作也是修煉，所以她想通過種鹽禪修。方濟神父正想問她禪修是甚麼，陳淨心已經接著說，保護大自然是惜生護生，種鹽是為眾生積德。方

濟神父聽了很感動，他對李達修與陳志明說，想不到種鹽那麼卑微，這個禪者卻由鹽田看到一種偉大。

三天見了五十人，很趕逼，要選出合適者也困難，幾番思量，他們終於選了史偉明、蔡叔勵與陳淨心。其實眾多面試者中，有更多人的條件比他們好，只是三個入選者的信念卻最有人文關懷，其他條件相比之下只是小事一樁。

第一天在那六畝鹽田前集合，三個主事人向三個參與者提點了一些要事。戴了一頂農夫帽的史偉明，身穿傳統短打唐裝的蔡叔勵，還有一身素白的陳淨心細心聆聽。方濟神父說鹽田雖然是教會產業，但大家自有各自的修煉法門，不必囿於天主教方式。之後，陳志明向他們傳授在汕尾學的種鹽技巧，大家便分為三組，各自管兩畝鹽田了。

六個人每天傍晚先耙鬆鹽田的表泥，到了第二天用水車灌海水入鹽田，看到海水湧到鹽田，便等待太陽蒸發，過幾個小時，鹽水少了，便再灌水入田，重重複複。坦白說，普通人一定會覺得種鹽既悶又辛勞，六個人卻自得其樂。到了第五天，水中鹽份足夠了，陳志明叫大

家把含鹽表土耙到滲漏槽上，淋上清水溶化鹽粒，再用大木槌打實，令鹽水慢慢經槽底流進結晶池，曬乾後就成了白花花的鹽巴。方濟神父問大家悶不悶，史偉明說：「在大自然的和煦天氣下幹活，耳聽鳥聲吱吱，眼看滿園翠綠，腳踏濕淋淋卻實在的泥巴，是我們的福氣。」蔡叔勵忍不住說：「我早算過大家集合在一起，是機緣」，大家都笑了。陳淨心同意，說佛家也講因緣和合，大家是因為各種因緣才有機會一起種田，一點點辛勞是修煉，為香港帶來自家產的鹽是功德，那就是蔡叔勵說的機緣。

用犁耙耙起結晶池上的鹽巴，捧著一掬小小的鹽，大家都感謝上天，天色很好，太陽猛烈，令他們一個星期便有小收成，只怕將來不知會不會還有好天氣。方濟神父很欣賞三個參加者，覺得沒有挑錯人。史偉明平日要上學，陳淨心要做翻譯的自由工，蔡叔勵依靠他的積蓄，還有他說用術數算出來的股票投資生活，大家都有日常生活，也要金錢過日子，卻抽時間做鹽田義工。陳志明說鹽田慢慢上了軌道，所有事都井井有條，那一定是天主神跡，李達修點頭同意。

有了第一次收成，六個人工作得更加勤快了，方濟神父連自己已經八十歲，還有高血壓都忘過一乾二淨。不過他大概太努力，不知道身體實際上漸漸負荷不了。這天起床，他覺得腰與腿有點痛，早已痛了幾天了，不過他沒有跟別人說，以為自己可以應付。方濟神父去到鹽田與大家會合，他與陳淨心一組，陳淨心很體己，時常問方濟神父辛不辛苦，他只說不辛苦。

用犁耙耙了一個上午，方濟神父覺得雙腿突然站不起來，跌坐到及腰的海水上，陳淨心見到，一邊叫救命，一邊想扶起方濟神父，卻不夠力氣。大家趕來，七手八腳把方濟神父抬到旁邊放鹽的小木屋去。史偉明學過急救，他連忙為方濟神父按摩，方濟神父說好了一點，要站起來，卻很困難。蔡叔勵說叫救護車，立刻打電話去999求救。

等待時，李達修用筆寫了「祈禱」兩隻字，大家信仰雖然不同，不過同時用自己的方法祝福方濟神父。方濟神父心中也在祈禱，他希望天主耶穌聖母幫助他，不是為了自己，只是不想嚇怕那一班小的，要他們擔心自己。大家祈禱了十分鐘，方濟神父慢慢感到雙腿重新有

了知覺，有一股熱血由腳板底傳來，他慢慢可以站起了，起先要人攙扶，後來自己卻獨自行了起來。大家都很高興，不知是哪個神明顯靈。方濟神父對大家說想起《瑪竇福音》中，耶穌令啞吧說話，殘廢康復，癱子行走，瞎子看見的經文。剛說完，飛行服務隊上的救護人員便乘著直昇機來到附近了。

經此一事，大家都不允許方濟神父下田粗勞，他負責的兩畝田由最年輕力壯的史偉明獨力承擔，方濟神父只負責茶水雜務。史偉明很負責又勤力，將那兩畝田管理得很好。過了夏天雨季，大家又可以再密集地種鹽了。在九月初，史偉明很出奇地缺席了幾天，大家以為他開學忙，但是方濟神父奇怪為甚麼沒通知。史偉明再出現時，變得沈默寡言，大家知道他有心事，問他，他卻叫大家多看新聞。

有一個星期一大清早，那天是○月○日，方濟神父三人分別在自已住的修院望彌撒，陳日君樞機呼籲教區的神職人員，為在昨天示威中被警察打，被拘捕，被催淚彈嗆到的示威者祈禱，也為香港的民主自由祈禱。方濟神父三人雖然沒有參與示威，但昨日看電視直播，卻同樣不值警察的行爲，不知道為甚麼要鎮壓市民。



他們八時在鹽田梓集合，在渡頭只見陳淨心與蔡叔勵，獨不見史偉明。去到鹽田，卻見到史偉明獨自在耙鹽田，頭上還圍了一圈紗布。大家驚問史偉明甚麼事，他回說昨天被警棍打中，用來抵擋的黃色傘子也打爛了，大家就明白。史偉明很沮喪，說覺得前路很黑暗，他再走不動了，還是種鹽對市民的好處大。

「小朋友，鹽田不是避難所，世途不好，人才更要抗爭，一時三刻面對困厄，不代表以後都如此。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卻救贖了世人，傳播了愛。我上次站不起來，上主不是令我行起來嗎？要對天主有信心，也要對自己有信心，你們唐人說「天助自助者」，你要幫助自己，天主才會降福。是不是？」方濟神父說完便大力抱了抱低著頭的史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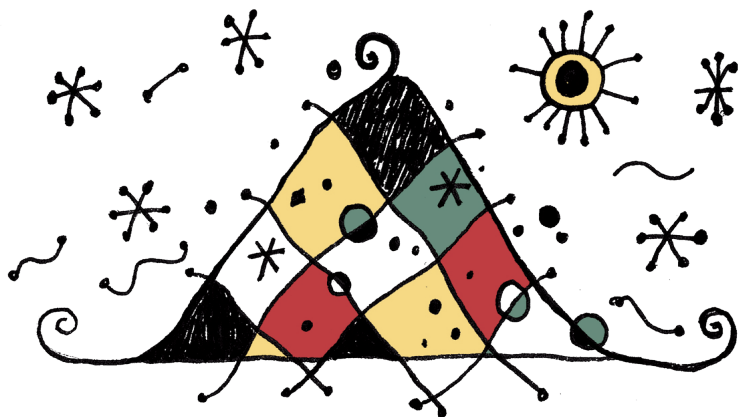
這時陳淨心又說了一些話，她說佛教講因果，今天種的因便是明天的果，現在市民爭取民主，經過可能很困難，不過她相信只要有正確的信念，明天便會開出好的果報。方濟神父說這與天主教積累天國的功德殊途同歸。

這時蔡叔勵要說話了，大家以爲他又要說自己早算到警察會鎮壓，不過未來一定有大機緣令香港扭轉時勢之類的話，想不到大家都猜錯了，蔡叔勵說：「我是男人又年輕，以後史偉明的田我一併負責」，之後就五音不全地唱起黃家駒的《海闊天空》。大家看看史偉明，他原來流著淚，不停點頭，卻甚麼都沒說。那晚大家都早走，方濟神父晚上收到由史偉明發來的電郵，在信中向大家說對不起，他以後不能再去鹽田幫手，直到革命成功爲止。之後兩個月，大家就沒有再收到史偉明的消息了。

12月15日，這幾個禮拜天氣好，又乾燥，有很多鹽收成，堆得整間小屋都是鹽。方濟神父在午間吃飯時扭開收音機，大家聽到警察已在市中心最後一個佔領區清場，還拘捕了不少留守的市民，警務處長說非法堵塞馬路七十九天的非法佔中示威終於完結，市民不用擔心。大家靜靜聽著，不約而同想到史偉明現在身處何方。飯後休息了一會，大家看著一包包的鹽，說只要用玻璃樽包裝一下，就可以放到公教進修社與環保食物店寄售了，下個禮拜要招募義工幫手入樽。

方濟神父說要為鹽起一個名字，大家七嘴八舌，說出來的名字，不是太俗就是太雅，意義不是太膚淺就是太深奧，一時間大家都沒有結論。這時李達修的 What's app 突然「喔噢」起來，他收到一個訊息：「我被捕，現在警署，可是不用擔心，民主理念已在香港遍地開花！」是史偉明的 What's app。

這時方濟神父靈光一閃，說不如叫「光之鹽」吧，這是天主教客家人土地上種出來的鹽，耶穌是鹽，又是光。方濟神父還打算今天晚上自己做飯，他口淡淡，要下多點光之鹽，哪怕他有高血壓。



短篇小說 佳作

轉屋

黃國誠

時間，被標記在沒有很重要的一天。

今天的後悔，無法彌補昨天。

但明天還是來了。

菊月

少林拳俗家弟子鍾發鳳，抱著三歲的兒子，在河邊的樹影下疾馳。

陽光自一整排龍眼樹間中灑下，他的臉忽明忽暗。

他聽不到自己的喘息，邊跑邊看著三歲的兒子。

鍾發鳳懷中的孩子已是奄奄一息，就像睡著了，安詳地睡著，一動也不動。

梅縣，蕉嶺鎮，三圳墟。

狗母崗上關帝廟的香爐，爐上刻著的饕餮，讓黑影不敢越出爐底一分。



正午

廟公點燃三十六柱天公香，在鍾發鳳和他懷中的孩子身邊繞了三圈，念念有詞。

廟公說：「這細人，要過給恩主公做兒子，不然過不了十三歲。」

鍾發鳳將兒子放上關帝廟的供桌，老淚縱橫喃喃唸道：

「恩主公，拜託你認我細人做兒子，我求你一定要救我兒子。」

恩主公說話，廟公當人證，鍾發鳳連續擲出十三個聖筊。

供桌上的孩子，依舊一動也不動。

饕餮吃不了小孩，黑影開始在盧底下蔓延。

「煞煞！灌他這個聖水，煞煞！」

廟公無力回天。

鍾發鳳抱著癱軟的孩子，沿著原路回家。

三圳墟。

月色在他臉上抹了一層白，這是一整天憔悴的白。

穎川堂，狗母崗的月色亮眼。

鍾發鳳的妻子陳氏，把廟裡求來的最後一包香灰和了溫水，含過後送進兒子嘴裡。

月半圓，隱約看得到鍾發鳳房裡的蠟燭亮著，燭光伴著兩具悲傷的影子。夜未央。

「咳咳～咳～哇～～！」

鍾發鳳的兒子，在雞鳴前終於醒來。

「咳咳～哇～～！」

無意識地哭喊可能是在抱怨：「爲什麼不讓我繼續睡？」

「爲什麼一定要我醒來？」

「爲什麼要逼我回來這個世界？」

鍾發鳳的兒子咳出了一口鮮血

帶著怨念的鮮血，三歲就有怨念的血。

這口血，恩主公給的，是三圳墟，狗母崗恩主公給的。

恩主公，一生忠義。這口鮮血，註定這孩子一生的遺憾。

鍾發鳳的兒子，在三歲臨死又不死之後有了新名字，複姓鍾關，單名仁。



終於破曉。

鍾虔在四周圍滿遮光布的臥室醒來，他自床沿摸出手機。

I phone 的螢幕，為他一夜的黑暗，帶來第一道光。

螢幕的光，映著他因為宿醉而浮腫的眼，眯著眼點開氣象局的APP，起床看天氣，是他一直以來的習慣。

打開房門，農村的艷陽，瞬間驅走房裡還帶著貪婪的夜。

客廳桌上放著昨晚沒吃完的小菜，和正在變酸的啤酒，電視螢幕上播著世大運陳金鋒的完美揮棒。

三年前，鍾虔離開了時不時有人自殺或被殺，像故障壓力鍋一般的城市。

一個人逃到兩百公里外的農村，一個人住在稻田邊的農舍，一個人享受著一個人的生活。

農村和城市的差別在於，農村裡，受不了壓力的人自殺。都市裡，受不了壓力的人殺人。

日子對他來說，就像一列通往末路，卻不知何時會到終點的火車。

車上每個人都買了單程票，每個人在不同的車站相遇，也在不同的車站相離。

每一次相離，都是可能是重逢的開始，每一次相離，也都是永別的終曲。千萬別小看車站的重要性，它是送往迎來的空間，也是生離死別の場合。不管它是一個每天吞吐百萬人的巨獸，或是連站房都沒有的草寮。生命是一列火車，一旦啓動，就無法回頭。

鍾虔開了門，屋外停著滿是刮痕的老爺車，他拖個行李箱上車。汽車在田間小路上緩緩移動，最後消失在滿眼金黃的稻田盡頭。

這年大豐收。

三圳墟的農人拉著牛車，在田裡幹活。

鍾發鳳從小不讓兒子做農事，自從恩主公救醒他兒子那天開始，他就決心要讓兒子像恩主公一樣出人頭地，不管是「出將」還是「入相」，總得有個名堂。



農人在田裡忙著收成，鍾關仁和挺著肚子的妻子丘氏在房裡忙著準備行李。

一九三七年的夏末，他拖了一箱行李，搭上開往廣州的火車。

從軍，是歷史上唯一可能改變庶民命運的機會。

火車鳴了汽笛，鍾關仁在月台向父母親拜別，懷了身孕的妻子哭紅了眼。他頭也不回地上了火車。

不回頭是因為不敢，不敢再看月台上老淚縱橫的雙親，和曾經誓言永不分離的妻子。

不回頭是因為害怕，害怕自己無法面對未知的明天。

火車緩緩開動，鍾發鳳的妻子不斷向火車揮手。

三人目送火車離開，鍾關仁終於忍不住探出窗外，遠遠看到月台上三個人影，消失在平行的鐵軌上。

火車越開越快，他突然發現曾經熟悉的一切，急速在窗外消失。

熟悉的稻田、水圳裡的魚、恩主公的香火、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的初戀，和他來不及看到的兒子。

一幕幕熟悉的畫面，都在狂奔的火車上變成回憶。

然而人生就像火車，一旦上了車，就註定無法回頭。

月台上的分開，是生離，是死別。

火車進了隧道，車廂被黑暗籠罩。

昏黃的燈光，讓鍾度的焦慮，浮現在皺成一團的眉間，隧道裡發生事故，國道三號頓時成為大型停車場。

他打開音響，黃連煜的聲音安撫了情緒。

「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惟願上天垂庇佑，三七男兒總熾昌。」

手機螢幕的來電顯示出現「大哥」二字，他按了擴音鈕。

「阿虔，事情辦得怎般？」

「我已經出發了，等一下就會去接阿公出門，高速公路塞車中。」

「明天中午我會在機場等你，你自家要多小心，該帶的東西不要忘記。」

「蕉嶺的天氣怎麼？」

「這邊十分熱，你要小心開車。」



「知道了，明天見。」

兄弟倆各用自己的腔調溝通，雖然都是客家話，蕉嶺腔跟苗栗腔就是有點不一樣。

汽車在SOS的匝道駛出，鍾虔把車停在樹蔭下，手裡拿著一疊文件走進被芒果樹圍繞的辦公大樓。

櫃台上掛著午休的告示牌，鍾虔只好又回到車上，打開行李箱，拿出一本殘破不堪的相簿，準備打發時間。

黑白相片裡，婦人牽著小男孩的手，旁邊是一位白髮老婦人。

照片背面寫著：「庚辰年，除夕，吾兒三歲。與阿姆影於蕉嶺相館。」
庚辰年除夕，鍾關仁剛從黃埔軍校畢業，隨即加入十二集團軍野戰補充團第三團第九連。

那一年日本人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中華民國政府軍在蔣委員長의領導下，節節敗退。

相簿裡掉出一張信紙，毛筆簡單寫著：

「關仁吾夫，家中安好，吾兒開芳已是兩歲，乖巧機敏。阿姆身體康健，勿憂。阿爸於上個月入土安葬。君爲國在前，須注意自身安全，望君早歸。夢君君在眼前，醒來猶自笑顏。丘筆」

鍾關仁在火車上讀完這封信，窗外的月光讓長江江面變成一面銀白。他想起離家那天的月台，後悔沒有多看一眼。那一別，就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父親。他望著夜色長嘆。火車上滿是跟他一樣年輕的軍人，每個人臉上，都有一層淡淡的哀傷，哀傷在月光下，像霜一般，讓大家的眼神瀰漫哀傷。

鍾虔把信紙塞回相簿，下車走回一旁的大樓，值班的胖子笑著。

「先生要辦什麼業務？」

「我想帶我阿公出門，之前打過電話來問，這些是相關的資料。」

鍾虔從資料袋裡倒出一疊文件，胖子拿出表格，一一核對。

「好的，這樣就可以了，請你跟我來。」

胖子領著鍾虔走出大樓，通過龍眼樹林，來到另一棟建築。一隻蜥蜴穿過兩人面前，爬上樹幹，睜大眼睛一動也不動。樹林裡沒有風，空氣在潮濕裡凝結。

連著幾聲爆炸，接著槍聲四起，一具具人體在火光裡炸裂。

鍾關仁躲在樹後，緊貼著地面，耳邊的無線電喊著：

「所有火力集向前，聯絡砲兵射擊前方山坡。」

「讓坦克車往前當掩護，其他的人從旁邊繞過去。」

他臉上滿是泥濘，後方有大约一個排的弟兄靜靜看著他。

大家手裡的步槍擦得黑亮，這夥人的眼神裡沒有畏懼。

砲擊聲慢慢變小，叢林恢復平靜。

「衝鋒！衝鋒！」

一群人越過鍾關仁面前的土丘，如水銀瀉地般向前湧進。

他站起身，跟著隊伍往前，手中的匣子槍彈無虛發，連斃數人。

一位夥伴倒下，他連拖帶拉把人帶到掩蔽物後。

「小四川，你沒事吧？要撐著點。」

小四川的左胸被打穿，血汨汨流了滿身。
大口大口地喘著氣，鮮血從他的嘴裡湧出。

「小四川，你撐著點，我們打完這場就可以回家啦！」

小四川張了嘴卻說不出話，一陣抽搐後，在鍾關仁懷中闔了眼。

一九四二年四月，那場仗打了四天。

鍾關仁所屬的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在緬甸仁安羌，創下了自清朝以來，對日本最大的勝利，大敗人數多於自軍七倍之多日軍，解救被圍的英軍七千人與美國傳教士和各國記者五百餘人。

仁安羌大捷之後，鍾關仁穿著筆挺的軍服，和兩位外國軍官合照，大家笑得燦爛，戰場上的笑，比得到任何稀世寶物都更珍貴。

而戰場上不論勝敗，活下來的，才是真正的贏家。

四十年後的一個夜裡，電視裡報導著孫立人將軍的故事，鍾關仁指著小腿肚上的彈痕，告訴孫子說：「我這輩子沒有真的殺過人，戰場上無辦法，我不想殺他，但那在打仗，我不知道我殺了誰。」



鍾關仁帶著這樣的無奈四十年，然而人生就是由一連串的身不由己構成的。

在無法改變的昨天，總想用今天去悼念。

仁安羌大劫，獲救的英國軍官把自己的佩槍交給鍾關仁。

雖然語言無法溝通，但軍人都知道，槍是第二生命。

槍是殘忍的殺戮，槍也是一生的感激。

穿的筆挺軍服的鍾關仁笑著收下槍。

槍管上刻了「仁安羌 贈鍾君」

三人拍完照，他轉身走進樹蔭下刷了白石灰的營舍。

鍾虔自建築中走出，手裡拿了一只布袋，沈甸甸地袋子讓他的步伐有

些緩慢。

經過龍眼樹林，蜥蜴已消失無蹤。

他跟著胖子走回辦公室，簽完最後的兩張文件。

走出大樓，他把布袋放進後座，確定布袋裡的東西穩穩在椅子上。

發動引擎離開，他沿著濱海公路走，天空飄了雨，他搖下車窗讓雨打濕他白嫩的臉。雨勢越來越大，他不情願地關上窗，迎面一輛砂石車在路面濺起了一面水花，潑在剛好關起的窗戶上。

大雨

鍾關仁背上裝備爬上軍用卡車，終於要離開緬甸。

在緬甸的那幾年，他的部隊一共殲敵死傷十萬餘。

回家，是他在每場戰役後唯一的夢想，他的阿姆、妻子、和一直沒有見過面的兒子。

在陣地不停的轉移，部隊不停的移防，同袍不停陣亡的歲月裡。

回家，是戰場上撐住每個人活下去的唯一意念。

每年除夕，他會收到從蕉嶺寄來的全家福。



照片裡，他的兒子逐漸長大，妻子和阿姆慢慢老去。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往廣東移防的路上接獲軍令，緊急調往東北。

這是他一九三七年搭上往廣州的火車後，離家最近的一次，只是依舊無法回家。

鍾虔將布袋放在客廳的桌上，打開電視走進廚房。

電視新聞裡報導著世大運柯P的「王八蛋事件」。

拿錢就可以瞎掰的名嘴們，用洪荒之力朝彼此吐著口水。

鍾虔拿出包裝上印了日月潭的紅茶，倒了熱水，把玻璃杯放在客廳桌上的布袋旁茶葉在舒張的同時，將開水染紅。

鍾關仁將桌上的濃茶遞給一旁椅子上，肩膀上別著一顆星的軍官。

「師長，委員長調您到臺灣，不是讓您穿小鞋嗎？從抗日島剿匪，我們從沒打過敗仗呀。」

「目前的局勢不穩，先到臺灣練新軍，把部隊整理好，也不是壞事，你們跟著我那麼多年了，也該喘口氣。」

一九四七年，部隊集合場上。

鍾關仁帶著一批十幾歲的孩子出操，鳳山的氣溫跟蕉嶺很像，他常常望著操場想家。幾年下來的輾轉，從西南打到東北，他依舊回不了家。臺灣唯一方便的地方，是可以穩定與蕉嶺的家人通信，也可以安全地把軍餉寄回家。

每年的除夕前，他會到相館照相，然後寄給蕉嶺的家人，蕉嶺的家人也會在除夕前回寄全家福。

他兒子唸初中了，家中蓋了洋樓，日子比起過去征戰那幾年好。

他終於可以不用在半夜裡衝鋒，在白日裡收屍。

鳳山的太陽毒辣，烈日下十多歲的少年，額頭冒著黃豆大的汗珠。

少年赤腳跑在黃昏的泥路上，眼前不遠處，兩名婦人在門口站著。

「阿婆，阿爸寫信轉來咧，阿爸寫信過來咧！」



少年喘著氣，將手中的信封交給中年婦人。

「去請阿叔出來，他才識字。」

一名中年人從屋旁出，手上攤開信紙朗朗唸著：

「母親大人膝下，兒抵達臺灣已經兩年，眼下一切安好，慎勿憂慮。臺灣發展蓬勃，相信不久後定能返家。另告吾妻，為夫日夜思念，而國難當前，不得一敘夫妻情緣，甚倖。再告吾兒開芳，為父離開之時，你當代父職，孝順祖母和阿姆，用功讀書，待為父返家再享人倫。關仁字」

少年邊聽阿叔念，眼睛興奮地閃閃發光，婦人們則是淚流滿面。

三圳墟的水道乾涸，蕉嶺的夏天悶熱，泥土在烈日下翻成一片一片。

少年拉著阿婆和阿姆的手走進兩層樓的洋房，屋外的蟬，在樹上奮力唱著，夕陽在地平線上像是烤熟的蛋黃。

日落，濁水溪。

天色從橘紅變靛藍，最後轉黑。

農人都在這時下田。鋤禾日當午的詩句，不適用於臺灣的農夫。

鍾虔在午睡後醒來，喝口桌上放涼的紅茶。

電視裡，頭大身體小的女主播，和名嘴們互噴口水，解釋著那個年代，國共內戰時不是秘密的秘密。

黑白的電視畫面裡，潮水般的中華民國政府軍難兵，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自各地湧入臺灣。

倉皇的眼神，對應著蔣委員長宣示反攻大陸的堅毅表情，形成極荒謬的對比。

一九五零年除夕，鍾關仁沒有收到全家福照片。

部隊裡的年夜飯，身經百戰的男人們，臉上少了豪氣，大家默默地扒飯。以往的年夜飯，至少知道還有個家可以回。

這個年夜飯，政府把大陸搞丟了，也把大家的家給搞丟了，大家突然變成了沒有家的人。

鍾關仁對著眼前的部屬說

「大家辛苦了一年，終於可以好好吃一頓飯，新的一年，一定可以帶大家轉屋。」



長官的祝福像投進水裡的石頭。大家低著頭默默扒飯，年輕一點的士兵，湯水和著淚水一起落肚。

夜深沉。

遠處的火光在地面上映出了數條人影，喧鬧聲由遠而近，人群越聚越多。

「丘氏你給我滾出來，你這個國民黨的同路人，你們一家都是反祖國的黑五類！」

一群人拍著門叫囂，已經有人拿石頭扔碎門窗的玻璃

「再不出來我們就放火燒了你們，你們這些國民黨的畜生！」

「快出來，三圳墟沒有你們這種畜生！」

丘氏把兒子和阿姆安置在廚房底下的儲藏室，理了理上衣打開門。

迎面而來的是一桶屎尿，接著是一陣扯拉扯與叫罵，頭髮扯斷了，衣服拉破了。

嘴角流血。

丘氏一語不發。

眾人打罵完畢一哄而散，她回家中整理好自己，再到地下室把孩子和阿姆帶上廚房。

孩子看著媽媽嘴角有血，心疼又恐懼的抱著媽媽流淚悲泣。

阿姆在一旁眼淚直流。

陳氏含著眼淚告訴孩子

「這些人都亂講，你阿爸是相當正義的人，你這生人都要記得，都要學他做一個正直的人。」

眾人滋事，丘氏被辱，兒子不捨，母子痛哭。這樣的戲碼重複演了整整五年，一次比一次難堪，一次比一次傷人。

萬籟俱寂的一夜，丘氏把腰帶繫上屋內的大樑，正要自決時，阿姆將她拉下。陳氏流著眼淚說：

「我知道妳心裏相當苦，但是你要爲了你的丈夫和小孩，等關仁回來就沒事了。」

爲了丈夫和小孩，丘氏就這樣忍過了兩年來所有的不堪。爲了照顧好孩子，爲了等她丈夫回來。



她養成習慣，每天晚飯後拉個小板凳，靜靜在院子口做女紅，今天做丈夫的上衣，明天縫丈夫的布鞋，她知道只要準備好這一切，丈夫回家時就有新衣新鞋可以穿。有時候她會望著門前小路發呆，希望有一天他日思夜念的人，會出現在遠遠的盡頭。晚風徐徐地吹著，就像愛人正撫著她的臉。

一片烏雲遮月，門外的人壓低聲音但著急地喊著：

「連長！連長！出事了！你快出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鍾關仁點亮桌上的燈，打開門和那人低語，轉身回房從床下的木箱裡拿出一把槍，槍管上刻著「仁安羌贈鍾君」。

桌上的燈滅了，鍾關仁的人生也暗了。若說人生像火車，鍾關仁搭的這列，在剛才一片烏雲遮月時出了軌。

孫立人事件爆發，鍾關仁第一時間連夜逃離，從此改名。

電視螢幕裡，孫立人在花園裡澆花，他說他種的玫瑰就跟他的兵一樣堅強。

鍾虔關了電視，夕陽自窗外照亮客廳，他拿出車上那本老相簿。

「第一屆南莊鄉兵役課訓練」的照片裡，戴著眼鏡，有點暴牙的鍾關仁坐在第一排中間第三位。

透過戰時同鄉的引薦，改名後的鍾關仁在南莊這個與世隔絕的山裡當公務員。

對周遭的人來說，這名公務員是個謎。

不知道從哪裡來，不知道誰介紹來，唯一清楚的資訊，是他「外省人」的身份。

改了名的鍾關仁在安靜的南莊，安靜地過著生活。

大家慢慢發現，這個單身外省人其實很一般。於是開始把他當自己人，開始想替他的未來做打算。

在神父的證婚下，他娶了當地的女人黃氏。黃氏帶著和日本人生下的五歲女兒，一起住進了他的宿舍。

鍾關仁在日記寫道「我在今天背棄了我的妻子和兒子，背叛了我的家。然而誰都無法告訴我，何時可以回家？這裡的人，像家人一般待我，



卻也外省人、外省人的稱呼我。已經有六年沒有老家的消息，我只好
在今天另組一個新家。有一天我終將死去，我應該葬在蕉嶺？或是臺
灣？天涯何處是我家？」

盛夏的山村，陽光裡總有微風，風裡有著淡淡的青草香。

黃氏在廚房裡洗菜，女兒初枝安靜地在客廳擦地。

五斗櫃上有個竹筒做的日曆，年月日是三個可以轉動的數字。

日昇月落，日曆上的數字飛快地轉動。

客廳裡出現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小孩。

鍾關仁每年除夕依舊去相館拍全家福，照片裡的他頭髮越來越少，黃
氏的背也越來越彎。竹筒日曆上的數字繼續轉動，一封來自香港的信，
讓數字停在十月二十一。

「父親大人膝下：經過很多人的打聽，兒得知您在臺灣生活無恙，透
過香港親戚的協助，希望可以與您聯繫。母親和阿婆亦期待與您重聚，
請保重身體。兒開芳」

鍾關仁在屋外的街燈下看完這封信，想起那年的月台，母親與妻子的身影，淚水奪眶而出。他把信收好返回屋中，喚醒已經熟睡的黃氏，夫妻兩人在客廳聊了整夜。

黃氏說：「既然人都還在，那就不要虧待人家。」

天剛亮，屋簷下的燕子正忙著往返於覓食和餵食巢中的幼鳥之間。

鍾關仁和蕉嶺的書信與照片，也熱絡的往返於兩岸之間。

丘氏透過兒子的朗讀，知道丈夫在臺灣過得安穩，從照片看出丈夫信守當年的承諾。她知道這二十年辛苦的等待是值得的。終有一天，丈夫會回家和自己重聚，夫妻倆就跟以前一樣過著快樂的生活。

一如往常，丘氏在晚飯後拉了板凳，在門口做女紅。

她深信是自己的堅持，換來老天眷顧，在二十年後可以與丈夫重逢，只要繼續堅持，不久就一定能聚首。

月色下，鍾開芳看著母親孤單的身影暗自流淚，他和父親的約定是隱瞞。隱瞞不是欺騙，而是成全，成全丘氏心裡那個圓滿的世界。

月色下，嬰兒的哭聲，讓公務員宿舍熱鬧起來。



鍾關仁的孫子出生，那一年的除夕夜，全家老小三代同堂，十二人在相館照了全家福。幸福在每個人的臉上，勾勒出心滿意足的曲線。破曉。

爆竹聲由遠而近，孩子們在田裡奔跑，蕉嶺的春節一直要鬧到元宵。

鍾開芳抱著兩歲的兒子，在門前放爆竹。陳氏在廚房準備湯圓。丘氏和媳婦在屋裡忙進忙出，天倫和樂的場景就像一幅畫。

一聲尖叫，畫破了這幅美麗的畫。

鍾開芳抱著兒子衝進自己房間，丘氏癱在地上，手裡捏著一張照片。

照片裡十二個人，每個人臉上，都有著心滿意足的曲線。

鍾開芳將母親扶回房間，淚流滿面說：

「阿爸一直不敢讓你知道，他在臺灣結了婚。他根本不知道這輩子有沒有機會再看到我們，他只好選擇過自己的日子，這些年他心裡一直都痛。」

丘氏全身顫抖，不發一語，望著一旁角落裡，這幾年做的衣服，那堆等著男主人回家要穿的衣服。

時間從來不能證明什麼，等待只是逃避自己的藉口。

既然時間從來無法證明什麼，等待就只是維持自己幻想的迷藥。

丘氏在元宵節那天發現自己二十年的等待，等到的是一場錯誤。

二十年的堅持，就算一場空也好，最多證明自己白等。

而丘氏用二十年證明了一件事，她等到了一場錯誤。

因為無法原諒自己的錯，丘氏嚴厲地懲罰自己。元宵節隔天，丘氏的靈魂已死，肉身衰敗。她從此不發一語，在自己關在房裡與世隔絕。

隔年夏天，丘氏病死。

那夜的南莊，山谷裡沒有雲。

鍾關仁的剛滿週歲孫子哭了一夜，在他打碎了家裏所有櫥櫃之後。

他在酒精中與髮妻訣別，碎了一地的櫥櫃，就是他碎了的心。

路燈底下，一叢七里香漫著醉人的芬芳。

鍾虔在田埂間散步，手機的聲音打破了他田間的寧靜。

「阿虔，東西都準備好了吧？」

「不要忘記把相片都帶回來，還有那些信也一樣。」



「趁這個機會，我們把長輩的資料整理整理，才不會辜負他們的期待！」

「大哥，我不是三歲小孩，我等等回去就再核對一遍。」

「好啦～好啦～你自己有分寸，明天見了。」

鍾虔在田埂旁石頭上坐下，望著星空發呆，在沒有光害的農村，滿天的星星是鄉下人專屬的夜景。夜鷹在求偶，尖銳的啼聲是對寂寞的恐懼。鍾虔返回家中整理行李，把舊相簿和一疊信封收進牛皮紙袋。他看到一個寫了遺囑的信封，打開來只看到短短兩行字

「我一生奉公守法，以至於兩袖清風，了無遺產。人生憾事無多，就是對不起蕉嶺的家人。樹高千丈落葉歸根，請將我帶回老家。鍾關仁親筆」

這世間沒有固定的常理，無常是常。如果硬要找出一個每個人都適用的道理，那就是每個人都一定會死。

鍾虔一邊整理資料，一邊看著那些全家福的照片。照片裡的人數隨著時間的增加，從十二人增加到十九人。時間繼續走，照片裡的人數又減少到只剩三人。

鍾關仁在九二一的那夜受了風寒，在許多人情事故地推薦下，他住進了當地的區域教學醫院。一個月後，鍾關仁死於醫院誤診。

他的告別式上，推薦他住進區域教學醫院的那些人情世故，一點人情都沒有。

鍾開芳來台奔喪，本想把完成父親落葉歸根的遺願。但死者為大的道理，被黃氏否決。

時間靜悄悄地為這世界帶來許多人，也無聲無息地自這世界帶走同一批人。

你會發現，最後這個世界上，唯一能擁有的人，是你自己。

在時間裡，鍾關仁全家福照片裡的成員，依序走進了相紙中，也各自走出了相紙。



艷陽天

鍾虔把護照和一疊資料放進背包，拎起桌上的布袋，拖了行李箱上車。他走進機場大廳，航空公司的地勤親切的接待。

「您好，你有訂了一位特殊旅客的機位，請問他到了嗎？」

鍾虔把布袋放上櫃檯，指著布袋對地勤小姐做了個鬼臉。

「好的，稍後您在候機室時，會有特別人員引導您登機。」

「謝謝！」

鍾虔過了安檢，布袋經過X光機時，安檢人員指著螢幕。

「我祖父啦，不然你可以打開來看。」

安檢人員揮手叫他繼續向前，候機室裡兩位空姐站在一旁，鍾虔正要坐下時，空姐笑著走到身邊。

「先生，由於您有一位特殊乘客，所以要請您優先登機，以免影響到其他的旅客。」

鍾虔隨著空姐的引導登上飛機，雙腿修長空姐發了零嘴和飲料，她走到鍾虔的座位。

「這位是？」

「我阿公。」

「噢，是阿公喔，那這個請他吃。」

空姐遞給鍾虔一包餅乾和橘子汁，鍾虔把食物放在旁邊擺著布袋的座位旁。

「阿公，這係小姐請你吃的點心，你愛保佑她平安順利賺大錢。」

空姐聽了笑得燦爛，原來他聽得懂客家話。

「阿公，要起飛了，你要跟好喔！你一生人講要轉屋，這擺真的要轉了喔！」

飛機穿出雲層，鍾虔看著底下雲，心想一件事情終於可以圓滿了。地面溫度三十四，飛機降落在梅州機場。鍾開芳的兒子，鍾虔的堂哥在出境大廳迎接。

「好幾年沒回來了，看起來也沒有變老呀。」



「好得遺傳我阿姆，頭髮沒有像阿公一樣禿光。」

兩兄弟從小沒有一起生活，感情倒是不錯。哥哥幫弟弟拿了行李，鍾虔堅持要自己捧布袋裡的阿公。

「我要帶阿公轉屋，要帶就讓我帶全程，這擺轉來，他就再也不會離開了。」

兩人上了車，不久回到蕉嶺的三圳墟。大哥領著鍾虔走進祠堂，桌上擺著好幾個甕，甕上寫了不同的人名。

鍾發鳳、陳氏招妹、丘氏淑嫻、鍾開芳。

鍾虔把布袋擺上桌，從布袋內捧出另一個甕，甕上寫著「鍾關仁」

「阿公，你轉到了，這擺真的轉來了。」

「你跟阿太、公太、阿婆和阿伯做得共下咧。」

「以後你們一屋人，永遠不會分開了，在天頂要保佑我平安順利賺大錢喔。」

法師吹起法螺，法會持續了一整天，在誦經聲中，鍾虔兩兄弟依序把這幾個骨灰罈放進新修好的祠堂，長輩們終於一家團圓。
黑色的轎車在山谷間的高速公路上奔馳，鍾虔在蕉嶺待了兩天後返回臺灣。

「下一次什麼時候要轉來？」

「我想每年的清明節好了，轉來看阿公、阿伯，順便看你和妹妹。」

「這樣也好，我們一家人一年固定相聚一次。」

「這大概是阿公的安排，一家人圓圓滿滿。」

轎車後座堆滿了當地的土特產，疊成一座小山的禮盒遮住了後視鏡。

順著往機場的匝道標示，轎車駛離高速公路，匝道口一輛逆向的紅色卡車迎面撞來。

轎車在烈火中消失。



短篇小說 佳作

洞莊

賴永明

一、

車窗掠過兒時的小學，老舊而龐大的引擎聲，在田埂小路上猶顯刺耳，盛夏的綠意，亦無法將小發財車墨綠車身的斑駁遮掩，路徑愈狹，車體的動盪愈劇，路徑愈彎，好似自己走過的人生愈曲折，經歷雖短，感受卻深。

小時候，前往小學的路上，每一步他都踏得志得意滿，每一日他都覺得充滿希望，在這個閩客交融的崙仔莊，雖然身為少數的客家人，但秉清出類拔萃，一直出盡鋒頭，這條路，如今，走的人一樣，卻是不同的光景了。

隨著阿公踏進老屋的廳下，那年的紅榜，依舊高傲地裱裱在框中，睥睨廳下人們，它的時光彷彿歇在那年大家報喜的簇擁中，人群散了，

赤豔的紅色在時光中褪去驕傲，廳下雖大，但從前認為可以光宗耀祖的自己，霎時間沒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阿公點燃二支香，發遞後，便喃喃地向宗祠祖先祈禱，保佑自己的孫返鄉後一切順利，這幕場景，十餘年前也曾上演，那時阿公意氣風發，向祖先的祝禱詞宏朗有勁，讓前來恭賀的村民，彷彿都聽到了崙仔莊的希望，「有打拚即會成功」不僅是那時阿公的口頭禪，更彷彿是崙仔莊共同的信念。

場景抽換，這次迴莊沒有祝賀的村民，空蕩的廳下，讓穿廊前後的狗兒的腳步聲都傳遞得到，唯獨阿公的話語，只聽到「順遂就好、順遂就好。」如今廳下淡薄的線煙，緩緩飄起，讓紅榜上「高中」大的字略顯黯淡。

二、

約略半年前，在學校的基礎通識課程中，秉清刻意拉高聲調、放大動作，三小時的課堂，像是小丑一般，用盡所知一切年輕人的用語、笑梗，只爲了博得學生們的歡笑、只爲了期末評量時的高分，更爲了



下一學年的續聘，墨綠的黑板，刻下他慘白的教案文字，但與留在學生心底的那些笑梗相比，授課內容似乎不再重要了。

爲了生存，一切如是。

回到如鐵籠般的宿舍，簡單咬了幾口冷硬麵包，掀開筆電，望著銀幕博士論文，依舊停留在文獻探討的章節中，論文停滯在那些符號之上，人生也停滯在論文中了。聽說同儕之中，出身較好的人，都已謀好了畢業後的出路，平日也不需另行兼職，秉清心底盡是羨慕與嫉妒。

離開自幼成長的莊下，他曾相信，人生將會愈來愈有色彩，他曾篤信，自己少一些玩樂，多一些努力，將會爲自己人生帶來光明，殊不知愈是打拚，自己人生的色彩褪去愈快，想起自幼寒窗苦讀，奮鬥至中年，卻發現，教育翻轉未來，已是神話，萬般皆命定，半點不由人。

想起第一次見到正義女神 Justice，一視同仁的凜然正氣，讓秉清憧憬的說不出話，女神所代表的意義，是他授課時必說內容，然而時日一久，這樣的憧憬卻逐漸落空，讓他在課堂上啞口無言，不知如何告訴學生，公平正義是否僅存在於神話之中？

三、

秉清開著阿公淡綠色的小發財車，在農路間穿梭，青綠未熟的柳丁果實、鏽紅的路燈柱、焦黃的野草、苔綠的小排水溝，在破落的車窗，不斷抽換場景，順著農路小坡而下，來到阿公那兩分半的農田。

原本光亮卻悶熱的天氣，在汽車引擎暫歇那一刻，突然調降了亮度，遠處轟隆的聲音逐漸靠近，崙仔莊夏日午後雷陣雨即將來襲，簡單做好防護後，盡力拉動那舊式的背負式除草機，細雨逐漸綿密起來，除草機悶哼了幾聲，卻又馬上熄掉，穿好的牛筋繩旋轉了幾圈，即又歇下，雖然陰雨讓空氣降下溫度，但斷續的除草工作，讓秉清也煩躁了起來。

突然一道閃電豎劈在不遠處的高壓電塔頂，轟雷未來之際，凝結了空氣，震懾了除草機，不再轉動、不再掙扎了，雨隨雷聲轟隆而下，萬物皆濡，頓時間，在原野之中，彷彿秉清就置於大自然的反撲之中，他並不想逃離這滂沱的大雨，因為在雨中，就僅是獨自一人，不需面對任何人，這樣的寧靜，是孤獨的，卻也是清醒的。

一切皆被豪雨沖刷：自己的返鄉的偽裝、自己想融入農事的努力，唯一沖洗不掉的，是他對於未來的疑惑，以及已上身的汗泥。

四、

當晝一至，崙仔莊的老大人便雲集到社區活動中心用餐，村長娘看到阿旺叔公，開心地趨前寒暄幾句，「阿旺叔，聽講你个寶貝孫轉來了。敢有影？」只見阿旺叔公回答：「係啦。佢个寶貝孫經佢老了，放下學業，轉來照顧佢。」食堂裡的老人家，聽到莊內最會念書的秉清放棄學業回來，多為驚訝，「旺叔有大家陪伴你，秉清那著放棄學業轉來，實在真打爽啊」的聲音此起彼落。

「沒啦，他就……說」阿旺叔公欲言又止，「說要轉來崙仔莊發展農業，就是那，這滿時行的有機農業啦，想說為佢个崙仔莊盡一份心力，順便、順便照顧佢啦。這係後輩个孝心，我歹勢阻擋啦」突然的靈機一動雖讓叔公冷汗直流，但也讓他脫離了村民們的質問。

「學業要怎麼辦，不是讀到博士班了？」

「不是讀法律嗎？轉來作檯，有法度無？」

「有機？無法度啦，旺叔，你還是叫他繼續念博士班，以後當個教授較妥當啦！」

「秉清這個細人仔自小就笑頭滿面真得人惜，沒問題，有打拚即會成功啦！」

平日乏善可陳的長青食堂，崙仔莊的日子，像是長青食堂的菜色，日復一日，年盡一年，卻因為秉清的洄莊，長者們七嘴八舌的討論，突然鬧騰了起來，增添了許多茶餘飯後的話題。

五、

崙仔莊幅員雖小，傳聞卻是傳得極快的，在村長娘的放送之下，平日無大事的地方新聞台，很快就派來記者前來採訪，那日當晝，正在午睡的阿旺叔公與秉清，被記者以及跟風的崙仔村民吵醒，在村長娘的安排下，秉清在盛暑中午十二點半，穿著村長娘帶來的全新防蚊長袖，以及嶄新的工作褲，從酣睡的床上，被拉到田裡接受記者採訪。

微綠的蕉葉，抵擋不了如刺的陽光，頭上戴著崙仔莊伯公廟的帽子，帽緣繡著某某鄉民代表敬贈的字號，防蚊長袖胸口印著村長娘家



農藥行的店名，不合身的工作褲勒緊他的雙腿，胯下與額頭的汗，如同上下游匯流成河。

曾以講師為業的秉清，是習慣以麥克風說話的。但是面對地方記者誘導式的訪問，他也僅能「是、是」、「回來家鄉幫忙阿公。」的回應，雖然全身被各式名號冠上，但秉清當下覺得沒了自己，好像只是這崙仔莊乏善可陳的日子裡，一齣穿場的丑戲罷了。

在艷陽的曝曬之下，他的汗水逐漸滿位，理智線卻瞬間下降，在記者那連珠式的問題尚未結束之時，秉清突然嘶喊一聲，逃回家中，留下驚愕的眾人。

那天晚上，地方新聞台播著「博士生孝孫返鄉發展有機農業」的崙仔莊新聞，鏡頭上看到阿旺叔公為村民們添茶水，傻笑得開心，惟身為主角的秉清，卻是一臉呆滯。他總覺得那不是名不符實的一則新聞，不論是「孝孫」還是「有機農業」。

而那發瘋、嘶喊的博士生，在這苦悶的世代，彷彿不具有任何新聞價值。

六、

「碩博士生大流浪，文組學生没人要」、「律師學位大開方便門，上萬學生無頭路。」聳動的標題，飄進北部自助餐店上那映像管的老舊電視機中，半年前的寒風，秉清至今仍感哆嗦，在那桌面盡是油漬，免洗餐具的塑膠套隨意風飄的店裡，總是擠滿了年輕的面孔，像秉清這般大齡的學生並不多見，但那髒汗的小店，卻是窮學生最好打發三餐的地方，老闆以菜市場當日的特賣品，隨意上菜，在舊街區老宅中，沒有店租壓力、不在乎盈餘的老闆，儘管臉色再怎麼臭、再不會招待客人、店角的蟑螂再如何成群，都不影響到客率。

沒有滷透的小雞腿，秉清雖然費力咬著，但卻似乎不太在意那口中漫開的肉腥味；十年前，他咀嚼著未熟的青菜，背誦著生澀的法條與法理；十年間，他喝著半涼極稀的紫菜蛋花湯，熟記任何冷門的判例與考題；十年後，他一樣在那角落的五號桌，但多了徬徨，掉入思索自我未來出路的驚惶。

「是什麼偷走這十年，是什麼搶走努力的果實？」秉清重複地責問自己。一則新聞是無法驚動人的心，但既定事實卻會摧毀任何故作

堅強的偽裝。他所記得任何法條、題型、法理，卻再也無法敵過現實給他的一記判決，他開始卻步，因為不知這樣的日子，是否有止盡的一日？

在那五號桌的角落裡，秉清在天旋地轉的視角裡，昏厥，在沉重的身體逐漸倒臥之間，他奮力伸出右手，想捉住那桌角，卻無法如願，「碰」的一聲，將那折疊桌一併翻落，秉清終究在他忍貧奮鬥的最後一處容身之地中墜落了。

此後，在逐夢之地，痛徹心扉地，發覺他不再有棲身之地。

七、

崙仔莊，自群聚記憶以來，即是閩客交流的地方，愈來愈多年輕一代的詔安客家人，不再具有詔安客語的聽說能力，彷彿詔安客語僅是與祖父母說話時才會使用的語言，在這崙仔莊的客家人們，有時即便知道鄰居會說客語，也習慣以閩南語或國語與對方交談，老一輩的人玩笑話「客語在父親那一代，是『父母親的話』，在兒子那一代，

是『祖父母的話』，再下去幾代，就變成『鬼話』了」，雖然是調侃話語，但這樣的情形卻在崙仔莊，血淋淋的上演。

在與閩南人同化、融合之際，卻也少不了彼此衝突的一面。就像阿輝與秉清即是，阿輝的家庭是全說閩南話的，雖然他們有著客家姓氏「廖」姓，但卻從不以客家人自居，以阿輝而言，小時候還專欺負會談說客家話的同學。

聽說村里又傳出偷蕉的事件，一個晚上被偷割四五十弓，害阿旺叔公半年的心血都放水流，聽著父親痛罵著沒良心的偷蕉賊，阿輝卻是不發一語，「價格那麼好，一弓若是賣個伍佰元，那就係一大筆收入」自忖若有一筆不勞而獲的錢財，又免去被抓到的風險，該有多好，女兒即將上中學了，聽說市內私立中學，比公立國中的師資、教材都還要更好，但是那高昂的註冊費，對他一個平日幫父親做事、偶爾打零工的他，是不可負擔之重。

八、

阿輝想起自己小時候調皮，總是愛欺負瘦弱的同學，拿著一副撲克牌，逼著學童一起十三支，在只有他懂得規則裡，全部都是莊家全



收，遇有對方手氣極旺時，便立刻更動遊戲規則，以確保他的利潤，小霸王的日子，卻是他人生中最志得意滿的一段，就連讀到博士班的秉清，在兒時，也曾被他「澳客、澳客」的欺侮過，年紀愈長，這段時光對他而言，是怪異卻又一直回味的時光記事。

阿輝並不是徹頭徹尾的壞人，只是他所建立的天地，不被崙仔莊的常識所認同。

每當想到過去，看見眼前的女兒，卻「難道女兒要跟我一樣一輩子撿角嗎？」女兒的未來，重壓在他的肩頭，如果可以籌到兩萬餘元的學費，是不是可以避免女兒的人生如他一樣慘澹？此時此刻，那籌措那昂貴學費的拚勁，反而是阿輝妄想逃脫階級複製的一條路徑。

「旺叔的孫子，不是你同學嗎？聽說從臺北回來，要推什麼有機農法、自然農法，那都沒用啦，書讀那麼高，都三十好幾了，還不是回來做農，浪費旺叔那些錢了。」阿輝的父親自田裡回來，不斷碎念秉清的返鄉，浪費了國家的栽培，「沒有比較厲害啦，讀幾年書，就

比我們曬幾十年太陽厲害？有機農法，推廣這，好像把我們這些花錢買農藥的老農當成白癡，農藥用幾十年了，還不是把你們這一代養大，有人吃農藥吃死的嗎？」

莊尾的人家，要補修一道圍牆，請阿輝去打些零工，要翻找出久未使用的工具，已讓他相當不耐煩，對於父親的抱怨，只是淡淡地唯諾幾聲，父親見他這態度，又提高嗓子「有啦，像你這種不肖子，可能都是呷到農藥，才會頭殼壞去，十七八歲都早丘（早熟），生了個女兒，媳婦也落跑，讓我跟你阿母拖老命在養，希望你女兒，以後書讀高點，才不會像你一樣丟臉！」

「讀到T大博士班，還不是要回來種田！」阿輝冷冷地丟下一句，便騎著他的野狼機車，往莊尾去了。

九、

愈近正午，溫度愈升，小發財車的車輪，胎壓遽升，奮力的撐住那四五十包鉀肥的重量，秉清在田裡搬上、卸下，兩分半的香蕉園，在湛藍的天空下，點綴般的蕉葉，遮不住盛暑，汗流浹背，亦散不透



衣內的熱氣，顧不得體臭早就把肥料臭味壓過，必須趕緊完成肥料催熟的作業，否則就趕不上即將崩跌的好價錢。

自從阿公的香蕉被偷割，這個月的收入頓時少去三分之一，洄莊後也半年有餘，阿公託付的這片蕉園，對秉清而言，是一個新的開始，未料出身未捷，只差三天，就被小偷搶割了，看著偷兒粗魯割裂的蕉樹斷口，好似自己人生的斷裂點，從小到大，前此一帆風順，後此多有不測。

莊內的父老，最近愈常來到蕉園裡，說是要參觀有機農法、自然農法的栽培方式，其實秉清一點也不懂農業，更遑論什麼有機農法，從小阿公扛下了所有農事，只爲了讓他可以有充分時間準備課業，沒想到離開博士班回到家鄉，卻來了一堆人想參觀他的農園，本來覺得受寵若驚的秉清，逐漸的了解村民們的用意。

「還說有機，只是不用殺草劑，就是有機嗎？阿旺叔真會欺雞胥。」村民通常離開農園時，常常會碎念的台詞，讓秉清學會保護自己，日

後再遇有村民想要參訪農園，他即用「泥肉要改善真多年才會肥又賁，這下沒有物件好賸啦。」來搪塞。

然而崙仔莊看戲的村民，在蕉園中所留下的話語，愈加刻薄，讓秉清多次忍不住回了幾句，然而，換來的更加刻薄的稱號，「眼高手低」、「博士看不起人」的風聲就在崙仔莊傳開了。

村民的直白，雖然刺耳，但卻讓秉清了解箇中的道理，但是了解後，刺痛的卻不是村民直白的話語，而是阿公為何要掩飾的動機：阿公大半輩子的驕傲，在他返家那一刻崩落毀滅，如今卻要用一個謊言，再去支撐那個驕傲，讓秉清失望的不是阿公的謊言，而是需要用謊言掩飾的阿公身影，是自己刺痛了阿公，讓阿公失望吧！說穿了，自己也是謊言的一部分。

十、

莊尾的林家，住在老舊的大落屋中，林家爸媽膝下無子，年近五十方才領養了一名女孩，有著原住民血統的她，一雙大眼，兒時一直是同儕暗戀的對象，但因林家一塊破落的農田，自無法給予女孩完

整的教育，雖然課業成績不差，但自國中畢業之後，女孩即離開崙仔莊出外謀生。

阿輝的野狼機車，疾速穿越莊內的小巷，來到林家大落屋前，林父臨時更動了施工範圍，但阿輝倍感困惑「阿伯，但是你女兒是跟我說周圍的圍牆全部翻修。確定只做大門嗎？」林父只是點個頭，便返回屋內食朝。

阿輝使用墨斗線將頹落的圍牆稍作定位，並將敗落的磚塊整堆，放置在旁，昨日訂購的紅磚已送至門前，用水淋濕後，即至坪中將水泥及黑沙以水攪和，前置作業方才完成，已近正午，為防止午後雷震雨突然襲擊，阿輝沒有歇息，操著傢伙即開始作業。

忽有一輛賓士車駛近門前，亮眼的車門打開，林女緩緩走下，碎花短裙，微露衣領，讓乳白的雙峰若隱若現，勻稱的身材、一身靚裝，搭配韓式彩妝，鮮明亮眼，立刻奪住了阿輝的眼球，「怎麼又換車了？」在屋下的林父，一碗飯都還沒吃完，即出來迎接返家的女兒，

「沒啦，男友送的。」林父臉色青了一陣，想說些什麼，卻又意識到阿輝在身旁，「進來聊。」即把女兒帶回屋內。

但女孩的出身，早就是崙仔頂人人皆知的秘密，自中學畢業後，即北上打工，聽說在美容護膚行業上班，這在崙仔頂民風淳樸的地方，護膚行業，總是添著不少情色成分的想像。

「至少有錢啊，還可以拿錢回來給老家翻新，總是孝順的。」阿輝想起父親曾經這麼評價過林家女孩「哪像你，一輩子都要靠我養。」這輩子尚未出外謀生過，一直在爸媽身旁，卻總是被村人說是不孝順的叛逆小孩。孝順與否，真是一個奇怪的鄰里標準。

「難道我也要出去賣嗎？」阿輝咒罵著這世道的倫理標準。

十一、

半年前的冬季，以橘紅色二丁掛鋪貼而成的五層樓建築，十一月東北季風襲來，讓暖色系的建築，冷肅了起來，一名面無血色的青年，在暮鴉也不願出巢的天氣裡，抱蹲在頂樓，細雨沾濕他的臉龐，往遠處看去，林立的大廈與灰濛的天色，與他無助的眼神頗為相襯，往前



跨一步，是否就不用擔心未來，那過去呢？該如何對過去交待？

一陣寒風打在臉上，風聲似一陣訕笑，這是一個清醒的契機，但他卻沿著屋簷繼續緩行，雨愈降愈強，他卻愈形糊塗，他想沉溺在過往的時光裡，在那努力就有回饋的年代，愈用功，獲得獎勵愈多、排行愈前面，現在所有的努力，如同大雨刷蝕一般，消失不見。想起從小大到，投入即有產出的定論，現在已無人相信，當普世的奮鬥價值已被廢棄，人們即會回歸野蠻，不以努力的多寡作為成就的考量，而是以出身背景論英雄，一切早已沒了分寸。

這已不是秉清第一次崩潰，長年的努力，如今對他而言，卻形成一股怨懟，當壓力累積到頂，例常性的情緒爆炸，他只能跑到宿舍頂樓，作野獸般吶喊，幾次脫序行為，被其他學生錄製上網，被冠上「瘋博士」的羞辱封號了。

十二、

莊尾的圍牆工事，扣掉材料費所剩利潤只差幾千元，就可幫女兒報名私立中學，阿輝私自盤算，若再來幾日零工機會，便可繳納學費，

但又逢農曆七月，怕是要找到相符的工資不太容易，如果幾千元，可以改變女兒的一生，做什麼他都願意。

但想起父親從小對他叫罵的表情，阿輝退卻了幾步，要他伸手再跟父親要錢，肯定又會被打罵一頓，打他事小，但將女兒說是賠錢貨的字眼，阿輝是一句話也不想聽到。他騎著野狼機車，在莊裡閒晃，看到秉清在農田裡笨拙的砍除被盜的香蕉株，「這麼熱的天，這澳客是起肖喔」，本想過去調侃秉清幾句，但他卻發現，前些日子被盜砍的面積之大，「如果再偷砍個幾株，應該不明顯吧。」

在崙仔莊這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工作機會不多，即便是私立中學近在咫尺，也像是遠在天邊的夢想，在為數不多的零工機會裡，阿輝心存僥倖的心理，竟變成無可救藥的天真，讓他的望女成鳳的夢想不至於被現實擊潰。

十三、

坐在小學縣長獎贈的檯燈前，閃爍的燈光，秉清的情緒不禁焦躁起來，執起黑色的原子筆，在慘白的V+筆記紙上，端寫從網路上買



來的有機農業專書重點，白晝的農忙、除草機的重量，肌肉的痠痛，讓他的手指頭無法停止顫抖，看著專書上生澀的農業用詞，他既沒有從農的經驗，亦無心於農，想起自己曾經那麼用功，迴莊之後，這樣的努力，是否又會在未來的某一日功虧一簣？

「博士澳客，我女兒都快念中學了，你博士是拿到了嗎？」上午在田邊遇到阿輝時，阿輝調侃的話語猶在耳邊，但自己外出這麼久，卻仍是孑然一身，深夜的沁涼，寂寞湧上心頭。

前些日子在莊尾看見林家的賓士車，雖然他不曾要求大富大貴，但那行頭，著實讓秉清好生羨慕。

「自己一直要求不多，也很殷實打拚，為何過得如此七零八落。」這樣的念頭，加深了秉清心底的抑鬱。好像每一次呼吸，都無法填滿胸腔，花了三十年，得到一場空，自己還能夠用下一個三十年換得榮光嗎？這天深夜，無法間斷的念頭，搶奪了他的睡眠時光，讓他掉入無語蒼天的痛苦深淵中。

十四、

連續幾日的西北雨，地處低窪的李家祖屋，連日都積起水痕，自從秉清返鄉後，阿旺叔公他老人家便鮮少出門，一來怕是左鄰右舍又問起「有機」農業的事，他當了大半輩子古意人，實在也再想不出新的故事足以圓謊，二來，秉清出於內疚彌補的心理，多請阿公不要再下田操勞，在家當個「顧問」即可，天甫光，於祖屋旁資材室幫秉清把所需的工具搬上車，並將92無鉛機油與機油混成除草機所需的油後，便坐在坪前起癮：年輕時曬穀、孩子遊玩、孩子娶妻辦桌、秉清的滿月宴客，都在這裡，蒼海桑田，變化竟如此大。

「阿公，你爲着家庭，一年透天攏真業命。愛歇睏阿。」秉清在離開家門前，又再三叮嚀阿旺叔公要好生休息。

盛夏的清晨，仍帶著幾分涼意，阿旺叔公倒抽了幾口長壽香菸，看著自己長年赤腳而來的厚繭，在粗糙的斷裂口間，迸出新生的皮膚，感受到一絲涼爽，然而對於這樣的涼爽，卻讓他有幾分不祥的預感，二十年前，秉清的父親逃債離開甯仔莊，也是清晨時連夜逃跑，一個



月前，他半夜接到大學通知，急急忙忙北上安撫秉清時，也是在清晨時分，趕忙出門的。

清晨的涼爽，對他而言，卻是不安的沁寒。

秉清在宿舍大樓那張慘白的臉，看到他來，眼角便是崩堤，不斷地流出淚水，秉清先是對不起後，又直抓著阿旺叔公的衣襟，直說自己失敗了，如此失常的孫子，阿旺叔公從未看過，即便再多的不捨，也強忍著心酸，急就章似將秉清的家當丟上車後，即啓程回鄉，那時後車斗裝填的不只是細軟，更有著秉清破碎的臺北夢，以及他們即將面對崎嶇的人生道路。

十五、

崙仔莊的清晨，是一天中最多聲音的時刻，鐵牛車、機車、小發財車的引擎聲，與此起彼落的雞鳴，好似趁著炎熱尚未來襲，趕緊將一日的待辦工作執行完畢一樣，秉清的那台破舊小發財車，鑰匙轉動了幾回，只見呻吟了幾聲，遲遲不肯發動，重複了幾次，它才吐了一口廢氣往前行。

一至蕉園，卻見已有另一部車闖進蕉叢中，秉清的車緩緩進逼，看見蕉櫟新的斷口，不由得抓緊副駕駛座的柴刀，該死，哪個不要命的來偷我的香蕉，想起臨莊偷蕉賊被打斷手骨後，就再也沒聽過竊蕉的事件了，「可惡，轉來莊下做農，也要被這些人欺負。」秉清咬起牙根，輕聲下車，在蕉葉間壓低身子，無論如何都要抓到這廝小賊，教訓他一頓，讓他知道什麼是天公地義。

天色漸亮，但蕉園還是暗色未褪，秉清像是甫遭野放的獵豹，不得不放棄慣養他的保護圈，蜷伏，他屏息，手中的柴刀卻又愈握愈緊，環顧四週，卻不見人影，難道人已經跑了？不可能，車子還在，被割下的蕉也還沒銷贓，這小賊一定還在田內。

秉清望向田旁的圳溝，只有那裡有容身之處，拔腿狂奔，腎上腺素直升，一不小心踢到小坡，跌翻了過去，吃了一口土，還來不及爬起，只見身後一道黑影，閃了過去，迷茫中，往田尾方向閃去，秉清顧不得磨破的雙膝，奮力的爬起，跳回小發財車上，那老舊的小車，卻也知道主人的心意，一發即動，急速地轉動前輪，隨著黑影，往田尾疾行而去。



十六、

蕉園以丘壑爲鄰，憤怒的小發財車，忘記地形的限制，直奔過去，忽然間兩輪朝空，後輪就陷進去土壑之中，空轉的臭味，劃破晨間的清香，也讓鄉下的早晨折騰起來，幾番努力，終於擺脫田溝的糾纏，秉清不放鬆的踩踏油門的任何一刻，那黑影猶原還在遠處晃動，在田間橫衝直撞，好像彈射出來的子彈，向靶心飛去一樣，影子愈來愈明顯，與車子的距離愈來愈近，就快追上了，非打斷他小偷一雙小腿不可，秉清心中咒罵著，雖不知這偷兒是誰，卻也已經將他祖宗八代的訓斥了一番。

這一切都是瘋狂的，半年前，他正通過博士資格的考試，半年後，他卻滿身泥濘的握著方向盤，急催油門，爲了那幾弓千元的香蕉，獵捕一個沒有從未結怨的人，這一切都是未可預測的，原本該追逐的是高收入璀璨的階級，現在卻如同餓狼搶肉般，是一場爲了生存，最原始，卻也最荒謬的追逐。

在那田野之中，奔跑的，都是爲了生存。

十七、

阿輝抓狂似的奔跑，躍過土灰色的田壑，掠過橫綠的蕉樹與柚樹，還來不及喘氣，他已然衝進廢棄的枝葉棄置場，踩踏著枯葉，褐黃色的背景，好似也將他的人生顏色褪去了。他再也跑不動了，不論是人生，還是逃亡。攤開雙手，他佇立在田徑間，看著疾速行來的小發財車，天色仍未全亮，但是車輛的頭燈，射向他怯弱的雙眼，看不清車上那人是誰，直喊著「香蕉都掉在田裡啦，都還你、還你！」橫衝直撞的小貨車，已撞倒鄰田許多果樹，小發財車已然失心瘋，不計成本，就是想逮到那前面奔跑的身影，那削弱、汲營的身影，就好像是在臺北的自己，這讓秉清感受到莫名厭惡。

那身影愈跑愈快，秉清的油門愈踩愈深，那個身影、那個自己，如果消失了，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可以撥亂反正？

他厭惡過去的一切自己，認真求學、拚命要得第一的自己，如果一開始就如此平淡，是否自己就不會期待過高，摔得太深？每一句疑問自己的話語，都似刀割，割痛了自己也無所謂，只要可割裂自己的

人生，讓一切從零開始，前此、後此，都不要再有關聯就好。

車前的那個人，大聲的喊著什麼，秉清早已無法聽見，那個黑影，逐漸褪去了黑，臉的輪廓逐漸顯見，是一張熟悉的臉，那個口口聲聲罵他「澳客」的同學。

「澳客，澳客。是我啦，你的同學阿輝啦！」聲嘶未盡，即被慘厲的碰撞聲掩沒。

有著截然不同過去的兩人，資優與叛逆，在此撞擊，卻再也沒有未來了。

十八、

崙仔莊的日常，被兩個家庭的破碎劃破寧靜，這個暑假，要念私立還是公立中學，對阿輝女兒來說，忽然間舉無輕重了，她跪在家門口，迎來阿輝，平日輕浮不似人父的阿輝，在此時此刻，卻多了幾分威嚴，匆忙來不及撥放佛經迎接，背景音樂卻添上輝爸輝媽的慘厲嘶喊。神主牌上寫著「張騰輝」的姓名，此時此刻，阿輝與家裡的連結就這麼生硬的被切除。

老屋廳堂些許駁落的春聯，在那一輛不鳴響的救護車抵達家門後，即被撕落，阿旺叔公跌坐在門檻，慘無血色，葬儀社人員忙進忙出，在廳堂內搭起簡易的欄架，拉上鵝黃色卅字捲簾，擦拭過身體後，著上一套不合時代的壽衣，秉清即被放置於冰櫃裡了，一張不安祥的臉，浮現在冰櫃四方的玻璃上，供人瞻仰，在這一刻，聽不見，也看不見別人對他的評價，他終究是與世隔絕了。

午後崙仔莊的西北雨，吹揚了捲簾，廳堂角落的播音機，呢喃著大悲咒，那些咒文是否能讓秉清在另個世界恢復自信不得而知，但阿旺叔公早已無法聽見經文的一字一句，更無法讓他慘白的臉色回復，呆望坪中，秉清出生、成長、掙扎、逝去的樣子，重複刺痛他脆弱的晚年。

也許對於崙仔莊而言，只有出生和離去那時的悲傷，才是平等的。



短篇小說 賞評

甘耀明

要尋找完美的小說作品，本是艱難的，原因是評審喜好很主觀，到底是作品的哪部分觸動到審美觀，難以用科學方式度量，但還是可以用討論與交流的方式找到。這次後生文學獎的小說稿，題材多元，剔除完全跟客家無關的作品，三位評審為名次高低討論良久。

較之去年有馬來西亞的得獎作品，今年則有來自香港的佳作，客家議題放諸四海皆有，端看作者如何鍛造。這次作品水準，較之上屆，略微降低，但是競爭仍激烈，評審自個人嚮慕的作品中找亮點，試圖說服對方。首獎雖然從缺，但卻多補了佳作名額。

〈菸草花〉是鄉土傳奇的故事，融入花東人文與菸樓，從後山觀看人生的興衰。小說主角的小舅舅，膝下無子，亦沒有正職，投資都沒有著落，最後潦倒而死。這非常貼近生活底層的小人物，沒有失望，卻處處碰壁，人生頗多無奈。此小說要是割除一些旁支雜線，如爺爺奶奶，或者將旁線回饋到小舅舅身上，更像短篇小說的風範。〈無處安頓的舌頭〉是一則概念先行的小說，將語言不同而引起的誤會與衝突，展現在人生動盪。阿公的日語、阿婆的客語、父親的英語、阿姨的客語在廈門卻因不同調而受責難。語言看似溝通，不料卻引起人際隔閡，「我」卻願意安頓在客語中，有其意念。

所有來稿中，〈刀店板條〉是一則技術較成熟的小說，處理「我」與「方玉寧」兩線的節奏與速度，舒緩適可。有些地方的運鏡極有味道，例如「我」與少昇摸髮的情慾流動。小說越到後頭，兩條線越來越複雜，最後情節的開展，可能太戲劇化，也使小說難以說服評審的脾胃。

〈洄莊〉無疑是悲劇，高學業而回鄉的秉清，與叛逆的阿輝，最後因為偷竊案而碰撞殞落。這篇詔安客小說，道出鄉村農業的困境，年輕人想突破，卻屢屢受限傳統束縛。小說技藝方面，太多名言佳句式的人生標語了；另外從秉清或阿輝擇一當作敘事主聲調，人物會更立體。

〈光之鹽〉取材令人眼睛一亮，將香港鹽田文化復興，巧妙融入，並穿插香港的公民運動，很有現實感。這篇小說在技術上，比較傾向報導文學格式，將事件臚列清楚，人物多，但效果少，當然使失去小說該有的衝突與處理方式，卻不失是時代文化的失落拼圖。

〈轉屋〉是傳統的大歷史題材，企圖大，從鍾家三代的命運跌宕，呈現人物在歷史洪流中的起伏，最後沉沒，如果在細節上多加豐潤增飾，小說更可觀。〈蝸螺阿婆〉則是融入蝸牛意象，將失智阿婆的生命情懷，寫得絲絲入扣，有其動人與迷人之處。



待續

發行人 曾年有
統籌 劉春香、楊佩玲
評審委員 甘耀明、何石松、張典婉
(依筆畫順序排列)
客字校正 張淑玲
發行單位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地址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 巷 11 號
電話 02-2702-6141
傳真 02-2709-3227
網址 www.hac.gov.taipei
企劃執行 黎歐創意有限公司
總編輯 郭玫芬
總監 王志中
行政協調 鍾彥琳
插畫 林孟賢、王志中
美術編輯 彭勉富
印刷廠商 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 250 元

G P N 1010602122
I S B N 978-986-05-4269-1


臺北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TAIPEI HAKKA
AFFAIRS COMMISSIO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